

摘 译

(外国文艺)

1975年第7期(总第18期)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7.5 字数172,000

1975年11月第1版 1975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71·527 定价: 0.58元

内 部 发 行

“以暴力对付暴力”

——读美国电影剧本《迷路前后》

复旦大学外语系外国文学评论组

十年前，美国著名黑人领袖马尔科姆·爱克斯被维护帝国主义反动统治和种族压迫的罪恶势力杀害了。广大黑人群众缅怀自己的英雄，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创作了电影剧本《迷路前后》。

作者同马尔科姆以及许许多多的黑人一样，生长在美国最大的黑人贫民窟——纽约哈莱姆区，从小就身受种族主义的迫害。他同情美国广大黑人群众，在他的作品中，对美国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进行了揭露和抨击。

让我们先看看剧本中马尔科姆一家的遭遇吧。马尔科姆的父亲是一个黑人牧师，据说他“一直在煽动城里的黑坏蛋”，而屡遭三K党的迫害，被迫流浪，三迁其家，最后惨死在暴徒的铁蹄之下。马尔科姆的母亲是一个蒙受白人侮辱的黑白混血妇女，由于不忍心把自己的子女送给白人统治者当奴隶，竟被逼得发疯，并在绝望中离开人世。马尔科姆自己，则沦为奴仆，受法庭监管，还被捕入狱。在美国，这样遭到家破人亡的黑人家庭，真是数不胜数。它使人们想起了列宁的一句话：“黑人的状况对美国是一种耻辱！”这种状况对美国统治者所标榜的“民主”，无疑是绝妙的讽刺。什么“民主”，说穿了，“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

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

然而《迷路前后》的作者却把这一切仅仅归结为种族矛盾。在剧本里，作者反复强调“所有的白人都是魔鬼”。正是由于这一观点的支配，作者在描述马尔科姆的所谓“迷路”的过程中，不是着重表现马尔科姆身受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以及在这种剥削压迫下马尔科姆的觉醒和对黑人解放的热烈追求，而只是停留在种族歧视的表面现象上，并过分渲染仇视一切白人的种族复仇思想，甚至为此穿插了不少黄色内容的情节。在剧本尾声部分，作者虽然写到马尔科姆认清了“基督教和资本主义”是罪恶之源，意识到世界上也有“跟我一样献身于变革”的白人，但是这一切却又是通过马尔科姆前往正统的穆斯林发源地麦加朝圣的情节来表现的，被抹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剧本中的马尔科姆是这样说的：

“我和穆斯林教友们向同一个上帝祈祷……。碧蓝的眼睛不如他们的蓝，世上的金发不如他们的美，雪白的肌肤不如他们的白。千真万确，我们彼此一样，我们都是弟兄！因为他们信仰唯一的上帝，这就把‘白色’这个概念从他们的头脑里赶跑了，从他们的行为中赶跑了，从他们的态度中赶跑了。”

原来是大家都信仰“唯一的上帝”、“向同一个上帝祈祷”而使大家都成了“弟兄”，也使马尔科姆认识到不分皂白地谴责所有的白人是一种错误，这仍然不可能表现出广大黑人同白人统治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性质。

对黑人问题的这种理解和表现，反映了《迷路前后》作者的阶级局限性。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名作家的鲍德温与仍然栖身于

哈莱姆区的广大黑人毕竟不同了。他可以同情黑人的遭遇，具有一般的种族平等的意识；但是和一切资产阶级作家一样，他不可能揭示“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的真理，而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和掩盖这一真理，力图把黑人斗争停留在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水平上。

鲍德温的这种阶级局限性在对待马尔科姆“以暴力对付暴力”的光辉思想的态度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美国黑人的出路何在？马尔科姆和成千上万的黑人一样，经历过一个痛苦的探索过程。正象剧本所描写的那样，年轻的马尔科姆曾经相信过美国的“民主”和“平等”，梦想经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出人头地”。但是现实使他碰了壁。他想当律师，可是在美国，黑人不能当律师，而只能“做一些黑人能做的事情”，就是当奴隶。哈佛法学院大楼上镂刻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箴言，可是在美国的现实生活中哪有什么“人人平等”？还是“矮子”说得对：“这就是他们培养律师的地方，这些律师帮助他们把你和我关在牢狱里。”于是，马尔科姆从幻想中醒悟过来，“面对现实”了。这应该说是马尔科姆觉醒的开始。以后，马尔科姆在黑暗的现实里进行了种种挣扎和盲目反抗，这被作者称为“迷路”，实际上它反映着在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和腐蚀下，黑人在斗争的道路上所经历的种种曲折过程。作者写出这些过程，对于揭露美国种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严酷，对于启发黑人的争取解放的觉悟自然也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无论是对马尔科姆来说，还是对和马尔科姆一样要求解放的美国广大黑人来说，这些都不是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东西。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东西是什么呢？是马尔科姆经历了这一系列痛苦的教训以后所得出的结论，那就是在美国，黑人要寻求解放没有别的出路，而只有“以暴力对付暴力”。这是马尔科姆思想中的精华，是他留给美国黑

人运动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美帝国主义者杀害马尔科姆的根本原因在这里，千千万万黑人拥戴和怀念马尔科姆的原因也在这里。然而可惜得很，《迷路前后》的作者却恰恰没有抓住这一点。从剧本对马尔科姆参加黑人运动以后的描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欣赏的是马尔科姆的“非暴力”斗争，诸如在监狱里和白人教师争论耶稣的肤色是白的还是黑的；领导为营救黑人牧师而举行的和平示威等。在写到这些斗争时，作者的笔触生动、细腻而充满感情。特别是在描写兴登事件的时候，作者简直把它当作黑人运动的典范。白人警察无故拘捕了黑人牧师兴登，并且毒打重伤。对于这一反革命的暴行，黑人们愤怒极了，他们聚集在警察局门口。作者在写这场斗争时，不是着重描写黑人们的阶级仇恨，而是一再强调斗争的“有纪律”即和平性，强调什么“别给白鬼子以杀人的借口”，强调“忍耐”，说什么“因为这种忍耐帮助我们救了一条人命。……只要我们把今晚的行动坚持下去，我们的男女教友就能生存下去。”在这场斗争中，马尔科姆被描写成为“非常巧妙地应付了一个潜伏着爆炸性的局面”的领导者了，就是说成了一个群众斗争烈火的熄火者、阶级斗争的调停人。而对于众所周知的马尔科姆的“以暴力对付暴力”的思想，作者是怎么表现的呢？那只是在剧本快要结束的时候一笔带过，既没有写出这种思想的形成过程，也没有写出这种思想的群众基础。不仅如此，作者甚至把黑人运动内部的暴力与非暴力的两条不同路线的争论歪曲为争权夺利的斗争，并且把马尔科姆的被害归结为这种争权夺利的结果，从而掩盖了马尔科姆“以暴力对付暴力”的思想光辉，削弱了它给黑人运动带来的深刻而巨大的影响。这样一来，鲍德温笔下的马尔科姆与十年前英勇牺牲的马尔科姆相比，与广大黑人群众心目中的马尔科姆相比，就不能不黯然失色了。这当然不是什么艺术处理的问

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作者的阶级地位和生活状况决定了他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

在这一点上，鲍德温和最广大的美国黑人分开了，完全分开了。最广大的美国黑人并不象鲍德温那样迷恋于“非暴力主义”，恰恰相反，他们也象马尔科姆一样，越来越认识到革命暴力的重要。是现实斗争的情况使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因为向真主祈祷也好，“有纪律”地示威，“别给白鬼子以杀人的借口”也好，并没有给美国黑人的地位带来什么根本的改变。承认耶稣的皮肤是“棕色的”，给一个被毒打致伤的黑人以起码的治疗，这能给黑人带来政治和经济的解放吗？显然不能。不错，美帝国主义者黑人运动兴起之后也作过不少姿态，许下不少诺言，诸如“给黑人以平等权利”呀，“让黑人担任公职”呀，一九六四年还通过了一个所谓保障黑人权利的“民权法”哩。但是黑人究竟得到了什么？“平等权利”吗？黑人总是最后被招雇而又最先被解雇。“让黑人担任公职”吗？在广大黑人连基本人权都被剥夺的情况下，让几个黑人在政府中担任一官半职，无非是要借用几张黑面孔欺人耳目。至于一九六四年的“民权法”，更是一纸空文。在这之前，美国历史上已经有六部“民权法”了，哪一部是为黑人和其他劳动人民谋利益的？没有。而且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者绝不会因为黑人的“非暴力主义”而放弃反革命的暴力，而是变本加厉地向手无寸铁的黑人施行暴力。提倡暴力的马尔科姆牺牲后不久，著名的黑人“非暴力主义”者马丁·路德·金的被害就是一个证明。因此，在今天越来越多的美国黑人拿起了武器，以黑人工人为骨干的武力抗暴斗争日趋频繁，而且黑人工人又同白人工人的斗争紧密结合，汇成了抗暴大军。这种情况在本期《摘译》选刊的美国黑人诗歌中也得到反映。

当然，斗争将仍然是曲折的。不仅美帝国主义者还会继续

采取各种手段破坏黑人运动，用“非暴力主义”去瓦解黑人的斗争意志；世界上另一个最大的民族压迫者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一贯破坏黑人运动，到处兜售“天下太平”图，说什么世界上的一切矛盾都缓和了，解决了，“世界可以松一口气了”。他们命令各国人民把革命暴力“压缩到最低限度”，并且横蛮地要美国黑人对美国统治者采取和平共处、非暴力与种族合一的政策。苏修这样做，除了扼杀美国黑人运动和世界革命外，还有一个险恶的用心，那就是妄图扑灭他们那个“各族人民的监狱”里的斗争烈火。帝国主义者所宣扬的这种“非暴力主义”自然还会影响到黑人运动中的一部分人，从鲍德温的剧本《迷路前后》中就可以看出这种影响。但是可以断言，广大的贫苦黑人最终是不会上当受骗的。他们将识破一切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克服形形色色错误思潮在自己队伍里的影响，赢得斗争的最后胜利。

迷路前后

(电影剧本)

作者：詹姆斯·鲍德温

美国戴尔出版社 1973 年版

(黄昏，纽约。自由女神像，繁忙的水上交通。市中心及其四周的大楼尖顶。纽约希尔顿旅馆的汽车房。

汽车房里鸦雀无声，长时间的寂静给人以一种不祥的预感。

旅馆的大门打开了，一个瘦长的人影快步走过来，钻进汽车。

好一阵子，他才开动引擎，轰鸣声响彻汽车房。

随着马达轰鸣，整个银幕映出了一个汽车的侧视镜——它跟汽车房一样显得空荡荡的。收音机里播送出“黑人乐曲”，——汽车的侧视镜开始向前移动，驶进太阳光中。

后视镜里映出了开车人的戴着眼镜的双眼：困惑而又机警。

音乐突然中止，播送一则消息：马尔科姆·爱克斯将于今晚在奥社朋舞厅发表演说。

移动着的侧视镜里明暗交替，最后映出街道上的来往车辆。

红灯；过街的人群；黑人乐曲。

我们现在看到了开车人——马尔科姆·爱克斯的面容：蓄着胡须，神色困惑；却又显得镇静自若、气宇轩昂。

汽车又向前开动，许多难以辨认的、重叠的、模糊的形象从侧视镜中飞快掠过。

银幕上一片火海。一群头戴兜头帽的骑着马的人在拚命敲砸一间村舍的窗户。一个怀着身孕的年轻美貌的黑白混血妇女瑟缩地往后退避，马队从她和房子中间横冲过去，又在她和镜头中间奔驰而过。

一个声音在高叫：“弟兄们，姐妹们，这儿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乡在非洲！在非洲！”

一阵电车的叮咛声传来，电车司机猛然看见一个惨遭毒打的独眼黑人倒在车轨上，眼望着死亡的到来。

马尔科姆的脸。

汽车穿过曼哈顿的街道，向近郊驶去。马尔科姆看了看马路上的行人和那些耸然矗立的高楼大厦。他的视线开始集中在这些大楼的一些细小特征上：

纽约一座大楼的圆形屋顶，化为达喀尔总统府的阳台：阳台前旗帜飘扬，一群群黑人在欢呼。蓄着胡须的马尔科姆微笑着向欢呼的人群致意。

一个年轻的黑人男学生，容光焕发，热情殷切地在和马尔科姆说话。）

马尔科姆 我已经回来了。隔了好几个世纪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欢迎。你们给了我一个新的名字。

（在非洲某地的一个大厅里，马尔科姆被披上一件非洲人的长袍。

那个黑人首领把长袍披在马尔科姆身上，随口念出了这个新的名字。马尔科姆向学生重复说了一遍。）

马尔科姆 俄莫威里。

学生 意思是：重返家园的孩子。

马尔科姆 我已经有过许许多多的名字——

（一本虔诚的穆斯林信徒登记圣册。一只手在册子上写上了一个名字：厄尔·哈季·马立克·厄尔·沙巴兹。

一部家用圣经，一只黑人的手在上面写了一行字：马尔科姆·利特尔，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九日生。）

我一定回到你们中间来。我保证——(过了一会儿)但愿上帝许可。

(阳光照在纽约高楼大厦的玻璃窗上,熠熠耀目的闪光。)

马尔科姆的画外音 许许多多的名字——

(水手舞的粗犷的音乐声。

汽车的侧视镜里映出了一个已经累得冒汗的马尔科姆,在不停地跳着,旋转着。

一个声音在嚷着:“嗨,红头!跳呀,跳下去,红头!”

马尔科姆又跳下去,跳得步步合拍。他跟一个年轻的、满面春风的黑人姑娘劳拉一起跳着。他们跳的是一个特别精采而又非常吃力的双人舞。舞厅里的人喝采声不绝,鼓动他们跳下去。在马尔科姆放下劳拉,让她站稳以后,他把她拥抱了一会儿。两个人都非常年轻,就这样他们情意绵绵地彼此相视微笑。)

马尔科姆 你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东西!

(马尔科姆现在的面孔:一脸胡子,显得十分倦怠和孤独。无意中,他瞥见一个十分迷人的金发女郎,正沿着大街走过去。)

马尔科姆的画外音 索菲娅——

(汽车停住,等候绿灯。

那个金发女郎并不是索菲娅。她走进一家珠宝商店,透过商店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她。

在侧视镜里可以看到:

马尔科姆的一双长手抚弄着索菲娅金黄色的长发。他们亲吻了好一

阵子，然后进入房间，躺在床上。索菲娅穿着宽身长袍，马尔科姆光着上身。)

马尔科姆 你说说看，你怎么去跟你那个白人男朋友交代你有一个黑人男朋友呢？你的标致的黑汉子，你的人儿呢？——你听见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安妮小姐？

索菲娅 我压根儿不打算提起你。

马尔科姆 要是别人告诉了他呢？

索菲娅 谁能使他相信啦！

马尔科姆 (大笑)你老是对我说：你该知道那些白人是些什么玩意儿。(她吻他)难道就没有什么人来关心你们这些人吗？

(他让她躺在自己身上。她把头钻在他的怀里，又抬起头来看着他。)

索菲娅 没有人——你别笑呀——只有你——

(马尔科姆把她搂在怀里。)

(马尔科姆在狱中跟人打架。看守把他们拉开。

叫骂声：“撒旦！”)

马尔科姆 (喊着)我他妈的压根儿没惹他。我正在忙我自己的事，偏他妈的这个家伙找到我身上来了！我才不是那路子货哩！

(看守们使劲拉住他，把他扔进了一个单人囚房，马尔科姆走一步叫骂一声。看守把门反锁以后，马尔科姆用力捶门，最后猛然倒在地上。)

马尔科姆的画外音 许许多多的名字。

（一棵大树。树上飘挂着褪了色的破布碎片——它们原是一件件血迹斑斑的衣服。几只大鹰在有亮光的灰色天空中盘旋。利特尔家庭院里的晾衣绳上迎风飘荡着衣裳。

一个孤单的女黑人的歌唱声：

“永别啦，

永别啦，

我将要扔下，

这沉重又沉重的负担。”

这时，那个十分年轻美貌的黑白混血孕妇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晾衣绳，朝小屋走来。她就是路易丝·利特尔。

独眼的厄尔·利特尔在讲道。）

厄尔 上帝已经给我们派来一位先知，他将把我们带回家乡去。弟兄们，姐妹们，你们明白吗？你们明白吗？把我们带回家乡去！带回到非洲去！我们将离开这可恨的民族，他们长期以来都在杀害我们呵！（在黑人教堂里听众全是黑人，为数不多）但我们必须自给自足，那样我们就用不着要白人的东西了——什么也不要！

（骑在马上的人的手枪套。马不停地躁动。

一幢白色的房子里，一只黑人的手撩起一块白色的窗帘，又放下。）

一个黑人的声音 上帝保佑。

厄尔 我们将办起我们自己的各行各业，种出我们自己的粮食

(路易丝站在炉边,烧饭做菜,同时看着时钟。)

厄尔 当我们做到自给自足的时候,我们将遵照基督的教导——把这个最可恨的民族沾在我们脚上的灰尘抖落干净,跟着我们的兄长马科斯·加尔维,回到故乡去!

(三K党徒,在黑夜中驰马而过。)

路易丝听到了声音。她瞥了一眼孩子们。他们都悄然无声。

骑马者进入利特尔家的院子,绳子上的衣服在他们一些人的头顶上飘打。

路易丝走到门口,面对骑马的人。她几乎跟他们一样白,这使她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怨恨,又有一种蔑视一切的威严。

然而,即使慑于她的异乎寻常的愤怒,他们毕竟是一伙人,而她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路易丝 你们这帮子人,深更半夜到这儿来干什么?我在炉子上替孩子们烧饭呢。

骑马者之一 你丈夫在哪儿?

路易丝 要是他在家里,我还会站在外头院子里吗?

骑马者之一 要是你还想站下去,说话就得小心点。

路易丝 你的脸可以蒙住,可你的声音却遮掩不了,乔尔先生。你们这帮子人我全认识。

(一个骑马的人笑了。他的马鬃足立起来了。)

骑马者之一 好哇,要是我们你全都认识,你该知道我们可不含糊。告诉你那嘴唇象猪肝似的当牧师的独眼的丈夫——

路易丝 你要告诉他什么,你就自己去得啦!要不然,你还算有

种吗？

骑马者之一 我们在尽量捺住性子——

骑马者之一 你这个半黑不白的婊子——

路易丝 说不定我还是你的女儿呢，你也不见得不知道——甚至还是你的姐姐呢——！

骑马者之一 你丈夫一直在煽动城里的黑坏蛋，当心我们把他吊起来——你就这样告诉他！

骑马者之一 当心刮了他的另一只眼睛！

（他的马性子不驯，又一次蹶足立起来。猛然，他狂怒地用枪托砸碎了一扇窗子。他在马肚子上一蹬，其他的人都跟着行动起来。他们纵马绕屋一周，用枪托砸碎了所有的窗户，然后奔驰而去。

路易丝握紧拳头按在自己隆起的肚子上。）

（夜。从电车司机的位置上看出去的轨道。

厄尔奔过去想赶上这辆车，可是没有赶上。他站在轨道上，露出一一种莫名其妙的、强烈的失望情绪，看着电车开走。他开始步行回家。

一辆挂着内布拉斯加州牌照的汽车沿着漆黑的街道徐徐驶过，车子里坐着两个带枪的白人。

厄尔穿过飘动的晾衣绳。他的妻子把门打开时，灯光照到他的脸上。他慢慢地沿着毁坏的屋子走了一圈。孩子们一边唧唧啾啾，一边哭泣。

他转身对着站在门口一动不动的路易丝。）

路易丝 厄尔，也许你现在肯听我的话了。我们不能耽在这儿，厄尔。我们得走。

厄尔 我不能就这样让他们给撵走。——哼，不，决不。

路易丝 听听那边孩子们的声音吧，他们在哭哪，都给吓死了！你呀，难道就听不见孩子们的哭声吗？

厄尔 我当然听得见。正因为这样,我才不愿意跑掉。

(他想进到屋内。路易斯拦住了他。)

路易斯 厄尔,我是无关紧要的,我不是在担心我自己。我也从来没有要你替我担心。我们是心甘情愿的,这没什么。可是孩子们呀,厄尔,还有孩子们呀!

(她哭泣。他抱住她好一会儿,他的脸对着我们。)

厄尔 好吧,告诉你,我们要离开这里,要离开这里。但是我们今晚哪儿也去不了。我得赶快把窗子修一修。明天早晨——明天一清早——我就开始准备,让我们离开这个城市。——但是,无论走到哪里,情况都是一样。他们永远不会公正地对待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永远也不会。这些白人真是坏透了。我们非得回到非洲去不可。

路易斯 厄尔——到非洲的哪儿呢?

厄尔 到加尔维大哥领我们去的地方。

路易斯 我巴不得我也是黑人——跟你一样黑——比你黑!他妈的!我真恨他们,恨死他们——!我恨那白人强奸犯留在我血管里的每一滴血!

厄尔 嘘!(他抚摸着她的肚子)在这小东西出世以前,无论如何我们走不远。他急着要出世,正冲着我的手心呢。

路易斯 在我们去非洲之前,他肯定会生下来的。

(他们走进屋子。

我们看到一张地图,路易斯的一个手指。)

路易丝的画外音 不，你是生在这儿的，马尔科姆。（她指点着
奥马哈）后来我们搬到——这儿。

（她指点着——密尔沃基。）

（夜。银幕一片漆黑。黑暗中一根火柴擦亮了。火光摇曳，差点儿熄
灭。接着擦亮了又一根火柴，又一根火柴。

厄尔在床上翻身，开始醒来。

路易丝坐起来。）

路易丝 厄尔！

（火焰吞噬着屋子。他们把孩子们叫到一块，用毯子或随手抓到的东
西把他们裹起来，带出屋子。）

厄尔 孩子都在吗？马尔科姆在哪儿？

路易丝 在这儿。全在这儿。

一个小孩的声音 我在这儿呢。

（我们看到厄尔绝望的脸，他看着火。路易丝也看着火。

救火车队赶到。救火员全是白人。

人群围集拢来，全是白人。

救火车停下来；救火员站着观火。

厄尔转过身来看着人群。他抱起马尔科姆，把他搂在怀里。

父与子，母亲和孩子们注视着观火的人群。

一张地图。）

路易丝的画外音 后来你爸爸盖了一座房子——在这儿。(她指点着蓝辛)我们就住在这里。

(一只海鸥在空中翱翔。明朗的夏天。

年轻、聪明但有些笨手笨脚的马尔科姆疲乏地走着，肩上挂着他自己的鞋子和一双女孩子的鞋子。)

马尔科姆 其实我并不是生在那儿。我只是在那儿长大。

劳拉 我可从来没听你说起过呀。

马尔科姆 噢，离那儿不远有一座大城市，叫做底特律——就是出汽车的那个地方。你听说过底特律吗？

(马尔科姆和劳拉光着脚在科德角一个人迹罕见的海滩上漫步，他的裤脚管向上卷起。)

劳拉 嗯，我听说过底特律。那末——蓝辛——是个好地方吗？你喜欢那个城市吗？

马尔科姆 我不喜欢住在那儿。跟我现在不喜欢波士顿一样。

劳拉 波士顿有什么不好？我就住在这儿。

马尔科姆 呃，我觉得我是个大人了，可以自己选择。我还正想把你拐走呢。你想学那帮子黑人乡下佬的样子吗？学你祖母喜欢得不得了的那帮子人吗？

劳拉 我祖母喜欢他们，可并不等于我也得喜欢他们呀！

马尔科姆 她要你喜欢他们嘛。她要你也象那个样子。她还要你嫁一个那样子的人。譬如那个执事吧，——他叫什么名字——那副黑不溜秋的窝囊相，连话都说不清楚——他还叫我利特尔少爷呢——哈哈！我什么也不是。他说他在

“银行界”。听哪，在银行界！（一个上了年纪的黑人，一本正经地在给一只引人注目的怀表开发条）他在那家银行里连一个子儿都没见到过。他们根本不让他沾边。他整天就是拖地板。（当他煞有介事地把怀表塞进口袋以后，我们看到了如实的情景）还有老小姐斯特拉，说什么她跟一个“世家”住在一起——嘿，她跟那个世家算得上什么关系？不过是给他们做饭、擦便盆罢了——（这时，一个漂亮的黑人妇女正换上出门衣服，老练地往一只派头十足的大手提包里塞东西）——把他们吃剩的饭菜捎回家去。她要是嫁给那个“银行界”的老头，倒挺不错呢。

劳拉 可别这么说。

马尔科姆 这可是事实呀！还有那个在“公用事业”里的家伙。哦，对了——当他不在外头替煤气公司踏自行车的时候，倒是有点派头的。在公用事业里！

劳拉 那是另一代人啦。你用不着跟他们一个样。

马尔科姆 （停住脚步，看着她）你说得对极了。

劳拉 嗨——！（她忽然抓住他的手，开始一起奔跑起来。他们笑了。他们跑到水边，笑着躺在沙滩上）嗨，看！

马尔科姆 看什么？

（他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到她所看到的東西：一只海鸥在天空中翱翔、扑腾。）

劳拉 天空披在它身上，就象一件大氅。

马尔科姆 （出神地看着她，深受感动）宝贝儿，它只不过是在找点吃的。它有好几口子要喂呢。

劳拉 你总是这样——实用眼光。

马尔科姆 还是这样的好。

(他逗趣地、轻轻地吻她，象是一个哥哥，然后坐起来。他从肩膀上取下鞋子，放在沙滩上。)

劳拉 这儿多平静。

马尔科姆 你想是吗？但愿如此。愿我能使你感到平静。为了你，我什么都肯做——要是我能做点什么的话——

劳拉 你当然能，马尔科姆，当然能！你——你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马尔科姆 你知道，我小时候，在我们住过的地方——(他犹豫了一下，看劳拉听懂没有。她正侧身躺着，看着他)我还没有认真告诉过你我们从前住的地方，那是在乡下——我们自己种吃的——那是我爸爸的主意——(劳拉注视着马尔科姆)——于是我们就有了自己的菜园子，而且我问妈妈能不能我也有一块自己的小园地。她说，好，就让我弄了一小块地。我真爱上了这个小园子，管理得也挺好。我喜欢种些豆子。当我们在饭桌上——我们自己的饭桌上——吃着这些豆子的时候，我是多么自豪啊！

(路易斯微笑地剥着豆子，哼着歌。)

马尔科姆的画外音 我常常爬在地上，找小虫子呀，蚯蚓呀，把它们弄死，埋掉。(一块地面的近镜头，象是从一个爬在地上的小孩眼睛里看出去的那样。一棵硕大无比的绿叶青枝，长时间地吸引着我们)有时候，我躺在我那整洁可爱的豆子中间，仰望着蓝天，望着那飘浮的白云——

(马尔科姆的脸。)

马尔科姆 ——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劳拉 什么事情?

马尔科姆 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常常梦想着有一天我会给大群大群的人演讲——或者为我爸爸妈妈帮点什么忙。我不想让我妈妈没命地干。(劳拉注视着马尔科姆。他突然抓住她的手,仰起头来看着她)他们常常打架,他们太劳累啦。

(从一个仰卧着的人的眼睛里看出去的蓝天。)

路易丝的画外音 厄尔,我们搬来这儿以后还没吃过兔子肉呢。

(天空:非常静谧。)

厄尔的画外音 好吧,我们今天就吃吧!

(天空渐渐化出,转暗,路易丝化入。)

路易丝 我们家养兔子是为了向白人卖钱。

厄尔 你没听见我刚才跟你说的话吗?

(一只兔子。厄尔双手抱着它的脖子,使劲一抡,甩在地上。

路易丝吓得张口结舌,浑身冒汗。)

厄尔 把它做顿菜吃。我一会儿就回来。

(路易丝看着脚边的兔子,拎起来放在水槽里,找了把刀。

厄尔走出厨房和院子。

（路易丝从黑暗的厨房走进明亮的院子。）

路易丝 厄尔！

（厄尔回过身来看着她：他已经走得很远了，但形象还很清晰。路易丝背朝着我们。）

路易丝 厄尔——？

（厄尔挥了挥手，过了一会儿，转身走开了。我们看着他——依然从路易丝的眼睛里看过去——渐渐消失。

（马尔科姆仍然握着劳拉的手。）

马尔科姆 你冷吗？

劳拉 不冷。

马尔科姆 你刚才在发抖呢。

劳拉 你一碰到我，我的血就发冷。

（他们笑了。他逗趣地、轻轻地吻她，跟往常一样。蓦地，两人一阵狂吻，然后惊异地互相看了看，又亲吻起来。马尔科姆分开身来。）

马尔科姆 你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好姑娘。

劳拉 你是最好的男子汉。

马尔科姆 唉，我不好。一点也不好。你奶奶对我的看法是对的。你应该听她的话。

劳拉 我有我的主意，马尔科姆，我又不是小孩子。

马尔科姆 不，你是个孩子，比起我来，你还小呢。我不是这一

帶的人。你不了解我的底細。说不定我跟你說的話都是騙你的。

勞拉 我啥也不了解你嗎？我知道，你才貌出眾——而且——你真好。

馬爾科姆 你陪我一起到玫瑰園舞廳跳舞好嗎——就在禮拜六晚上怎麼樣？我知道你奶奶准要氣得發昏的。

勞拉 你說哪個晚上就哪個晚上。我來對付她的發昏。

馬爾科姆 （過了一會兒）我們該走了。（他親了親她的臉頰，十分傷感）走吧。

（我們目送他們遠去，愈來愈小的身影隱現在海洋、陸地和天空之間。）

（馬爾科姆種的小園地。夜景。

小園地一行又一行地移動過去。

月色朦朧。

路易絲站在爐旁，看着時鐘。）

厄爾的畫外音 （和着時鐘的節奏）離開這裡！離開這裡！離開這塊可恨的土地！離開這裡！

一個黑人的聲音 上帝呵，保佑吧！

（城里：空曠、陰暗。

寂靜中傳來電車的嗚嗚聲。

厄爾·利特爾遍體鱗傷，橫倒在軌道上。他想動一下，可是動彈不了。

電車的嗚嗚聲越來越響。

厄爾失聲驚叫。）

(保险公司的凝着霜冻的办公室大门。路易丝走进门去。

路易丝面对着一个坐在办公桌后面的白人。)

路易丝 我知道,你也知道,我丈夫的保险费已全部付清了。他拚死拚活、忍饥挨饿,好不容易才按期付出了这笔保险费!

白人 利特尔太太,我们不否认这一点。但你也得弄清楚我们的意思。调查人员报告说,你丈夫是死在他自己手里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无法支付这笔保险金。这是法律。我很抱歉——但我是爱莫能助呀。

路易丝 哼! 法律!

白人 是法律,利特尔太太。您可以指望——实际上您确实得到——我的满腔同情。可惜我不是法律。

路易丝 你坐在那儿一口咬定我丈夫是自己拿起铁锤砸自己的后脑勺,然后又把自己的身体拖到电车轨道上,这可能吗?一个人怎么可能砸自己的后脑勺呢?

白人 你丈夫的身体是横在轨道上的。我们的结论是自杀。

路易丝 自杀?!

(白人立起身来。)

白人 很抱歉,利特尔太太。我们怕是帮不了忙啦。

路易丝 你有孩子吗?

白人 有——三个男孩。

路易丝 而且你有人寿保险。要是有一天哪个孩子割了你的咽喉去拿这笔钱,可别忘记我。

(清晨。在一个白人妇女的设备齐全的厨房里。)

白人妇女 唷,我已经不再把你看成是他的妻子啦——我是说,他的寡居的女人——不再想起那回事了——我过去真以为你是白人——不说出来就等于是撒谎——那令人讨厌的弄虚作假——唉呀,真罪过,我自己也是做娘的呀。不过,你得给我走。

路易丝 我希望有那么一天,听到有人对你说这种话。说不定就是我来说这种话。

(在利特尔家的简陋得多的厨房里,路易丝面对着一个办事认真的、年轻的白人福利工作人员——邓恩小姐。)

邓恩小姐 利特尔太太,你记得吧——前不久,当你失去丈夫的时候——

路易丝 当我丈夫给谋害的时候。

邓恩小姐 你一定还记得那时我们曾经讨论过——

路易丝 是你们,不是我们。

邓恩小姐 ——一个值得采纳的方案,也许是——

路易丝 要我把孩子们送走。我当时就说过,我现在再说一遍,你们已经夺去了孩子们的爸爸,我不会让你们再夺去他们的母亲。我问你,你今天早晨上这儿来干什么?

邓恩小姐 我们所关心的,完全是孩子们的生活福利——我们想确保他们得到妥善的照顾——

路易丝 (冷笑)说得倒好听——!

邓恩小姐 利特尔太太——

路易丝 你们想确保——确保——你是这样说的吗——你这受过高等教育的、皮包骨头的、长着一副猫儿脸的白妖精?——你怎么说的——你想照顾我的孩子?我要把你粉身碎

骨，决不把孩子交给你，或者交给象你这样的人。我自己会照顾我的孩子的。

邓恩小姐 利特尔太太，我们有关于你的孩子们的情况报告，他们全是少年罪犯——有一个还是小偷——

路易丝 是什么？

邓恩小姐 是——小偷，——利特尔太太。

路易丝 你给我滚！

邓恩小姐 利特尔太太——

路易丝 滚！给我滚！

邓恩小姐 你要后悔的，利特尔太太。

路易丝 你要是再不给我滚出去，你可就要后悔莫及了。

邓恩小姐 我看你疯了。

路易丝 我还有孩子们要养活呢，我可不让你把我逼疯了。

(在疯人院里：折磨得不成人样的路易丝。)

路易丝 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给那孩子吃猪肉呀！

(年轻而邈邈的马尔科姆的背影：蓬乱的头发。他坐在一辆行驶着的汽车里，夹在两个白人官员中间。)

官员甲 喂，小鬼，记着，算你幸运。这不是感化院。这是私人办的一所条件很好的儿童之家。一对夫妻办的，他们两个人都很好。你将上学念书，什么都供给你，也没人来管你，只要你每天把鼻子抹抹干净——我们这是给你一个上进的机会。听见了没有，小鬼？

官员乙 你现在是在察看期间，就象他们在法庭上跟你说的

样。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看了马尔科姆一眼，马尔科姆没有答话）听着，小鬼，你母亲实在太累了。这也是很自然的。不过她会好起来的。（沉默）当然，这是不好受的。不过，往后得每天把鼻子抹干净。

（一张饭桌，坐着五个粗野的白人青少年。他们越挨越紧，眼睛盯着马尔科姆——马尔科姆背对着我们。）

斯韦林太太的画外音 这是马尔科姆——马尔科姆——马尔科姆·利特尔！咱们新来的客人。他就跟咱们大伙一样，咱们也要象亲兄弟一样对待他，懂啦？

（五个男孩子对这种哄骗反应冷淡，显然，他们不会理睬她的话。）

（悲愤、沉默的马尔科姆，在劈柴。

马尔科姆洗碗碟。

马尔科姆边跑边拍球，穿过球场，腾空一跃，投球进网，取得竞赛胜利。

汗涔涔的马尔科姆兴高采烈地在更衣室里，欣喜若狂的队员将他团团围住。他是全队唯一的黑人。他们为他感到骄傲，对他非常亲热。当这一组镜头结束的时候：）

画外音 马尔科姆在哪儿？

（在学校舞会中，一对对白人男女青年，有的在跳舞，有的在黝暗的室外调笑。斯韦林太太坐在舞池边上。）

保罗 （一个年轻的白人学生，笑着说）他不会跳舞。

(夜。兰辛的黑人区。一家黑人酒吧间。噪耳的音乐，笑声，男男女女。

打扮得很漂亮的马尔科姆，在街头闲逛，走进这家酒吧间。他在自动选片唱机前塞进一个硬币，站在那儿等唱片播放音乐。

马尔科姆机敏的、热切的脸，微笑着隐现在阴影中。)

一个女人的画外音 亲爱的，我知道你不到二十二岁，你说的不是真话。不过你这点年纪，长得可真高大。

(马尔科姆，把着树叶。他默默地、机械地、干净利落地把着。他把叶子堆成一堆，点着了火。然后一动不动地站着，两眼望着天空，而不是看着火焰。

房子里面，斯韦林太太正窥视着马尔科姆。)

斯韦林太太 (喊)马尔科姆。

(马尔科姆在厨房里，剥马铃薯皮。斯韦林太太在烘炉旁烤东西，察看炉子的火候；接着又到水槽边忙着什么；然后她在马尔科姆的对面坐下来。)

斯韦林太太 我说，马尔科姆，你要是见到我父亲的话，你准会喜欢他。他漂洋过海来到这儿，大概还没穷到光着膀子吧，要不然人家是不会放他进来的。——不过，那差不多也就是他的全部家产了。可他是个倔强的人，心肠硬得跟打火石一样。当然，他对我们可一点也不狠。我们知道怎么哄着他。我觉得女孩子比男孩子更容易跟父亲合得来，你说是吗，马尔科姆？

马尔科姆 这我可不知道，斯韦林太太。

斯韦林太太 你一定跟你爸爸相处得很好,是不是?

马尔科姆 那当然罗,我猜想是那样。

斯韦林太太 你猜想?

马尔科姆 噢,太太,我是说——我们是相处得挺好。

斯韦林太太 我想,你——人家对你爸爸风言风语。我不听那一套。我父亲从小就教我们别听那一套。他的脾气呀,嗨,他要是跟你交上了朋友,那可就真够一个朋友。就是这个样子。他从来不听闲话。你说,做人不就应该这样吗?

马尔科姆 应该这样,太太。

斯韦林太太 要是这样的人多一些,这个世界保管要好得多。你跟别的孩子相处得怎么样?

马尔科姆 相处得挺好。

斯韦林太太 他们都是些好小子。当然,有时他们也会耍一阵子脾气,要不然就不合情理了——但他们都是挺好的。我一直就抱不上孩子。这是天意呀!我就给自己抱来满屋子别人家的孩子,人人都在遭难哪。大伙都忘了我们的救世主也是在受难哩。你母亲那儿有消息吗?

马尔科姆 没有,太太。

斯韦林太太 你给她写信吗?

马尔科姆 没有,太太——我想他们不会让她看信的。

斯韦林太太 马尔科姆——一个人只有一个母亲。这我明白。谁也无法替代。我也不想这么做。不过我对你就象是当娘的一样。这儿的人都为你感到有面子。真的是这样。你丝毫也不用怀疑。不管是白人家的孩子,还是黑人家的孩子,我很少看到象你这样的好小子。你在球场上争了不少光,马尔科姆,我硬是知道你将来有出息,你不愁没有朋友。你知道为什么吗?

马尔科姆 不知道，太太。（她抬起他的下巴。两人看了一会儿）为什么呢？

斯韦林太太 因为你够朋友。你待人和善。大伙喜欢围着你转。谁都看出了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只要你保持这种品性，那末，你想当什么人，就一定能当个什么人。——不骗你。我知道你有时感到孤独，你想见见你的亲人，这是人之常情。告诉你：每个礼拜五和礼拜六，把活干完了，你就跳上一部去蓝辛的公共汽车，去看看你的朋友。我知道你是不会自找麻烦的，你说会不会，马尔科姆？

马尔科姆 不会，太太。——谢谢你，斯韦林太太。

（夜。蓝辛黑人区。还是那家酒吧间。马尔科姆和矮子两人坐在一张小台子的座位上。

矮子——矮小，比马尔科姆黑得多，年纪也大一点。）

矮子 不行呵，小兄弟，我无论如何受不了啦。

马尔科姆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矮子 我看他们是要赶我再当一次奴隶——哼，这个鬼地方！

马尔科姆 这个地方不见得就这么坏吧——嗯？

矮子 嘿，见他娘的鬼，我倒忘了，你在那儿跟那帮白人混的时间太长啦，你什么也不了解呀。

马尔科姆 我才不去想那些白人哩。——你知道我在想些什么。

矮子 老弟，你是个傻瓜。天生的傻瓜。这儿的一帮子烂货黑婊子，她们让你跟她们胡搞——替她们说话，让你到处叫叫嚷嚷：唷，棒呀！妙呀！我的爹，等到你想撒手不干的时候，她们可就恼了，还要你干下去。你这个傻瓜。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因为你年轻，你不吭声，而且她们真以为你是白

人哩。

马尔科姆 矮子，看样子你是妒忌呀——就那么股味儿。

矮子 我一点不妒忌。

马尔科姆 那你干吗这么挖苦我？

矮子 那个臭婊子不要钱，白让你跟她胡搞。她在哪儿让你干这勾当呢？在我出钱租来的房间里。她把鸡蛋端到你床头。她从哪儿弄来这些鸡蛋的呢？她说，宝贝，再来一杯吧。她从哪儿弄来这瓶酒的呢？她又给你扑粉洒香水，赶在我回去之前把你送回家去，说不定还让你口袋里带上点零钱——

马尔科姆 矮子，我可从来没跟你那些女人有过什么关系！你跟我胡诌什么？

矮子 没什么。可都是我那黑婊子干出来的事。我这个人生就要让人整天价地骂我黑鬼，所以她跟你胡搞，让我做乌龟，她白白让你睡觉，因为她真以为你是白人哩。

马尔科姆 她可能以为我是白人——

矮子 我的天，连你都有点这种想法呵。这也实在没法怪你。他们在那个学校里把你捧得团团转——而这里的黑婊子又觉得你挺俊——（马尔科姆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嗨，等着瞧吧，总有一天你会在这儿落得个奴隶的下场。

马尔科姆 他们可能要推我当班主席。不骗你，我成绩最好，人缘又好。

矮子 真的？

马尔科姆 真的。大伙都这么说。

矮子 真有这回事？

马尔科姆 是嘛。你听我说，这不是什么皮肤黑不黑的问题。要是生来就黑，谁也没有办法。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出人

头地呵——！

矮子 唔。

马尔科姆 矮子，你说我错了吗？

矮子 我想我该搬到波士顿去。我在这个城里是什么活也找不到了。

马尔科姆 你打算到波士顿去干什么？

矮子 出人头地嘛。

(晚上。斯韦林家的书房。

马尔科姆走进书房，对着斯韦林太太和一个陌生人——梅里特法官。斯韦林太太喜气洋洋。)

斯韦林太太 啊，马尔科姆，我们有一个天大的喜讯要告诉你——你跟他说吧，法官。马尔科姆，还记得梅里特法官吧？

马尔科姆 记得。太太。您好，先生。

(马尔科姆微笑，法官点头。)

梅里特法官 是这样，小伙子，你呆在斯韦林家，可以说，是带着察看性质的。当初把你母亲送走，是必要的——她没有能力妥善地照顾她的子女——(马尔科姆局促不安，全神贯注)那以后，你也成了点问题。有一阵子，看上去快要走上邪道啦。你记得我们曾打算把你送到感化院去——记得吗，孩子？

马尔科姆 记得，先生。我记得。

斯韦林太太 今天下午开了董事会，马尔科姆——

梅里特法官 考虑到你在斯韦林家的惊人进步——你的优异的

学习成绩，以及你在品格方面的特别引人注意的改正——决定不必再把你送往感化院。董事会认为，你已经改过自新了。

斯韦林太太 刚才我不跟你说了吗，马尔科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你真叫我感到脸上光采——真叫我感到光采——就好象你是我的亲——！

马尔科姆 谢谢你。谢谢你，先生。谢谢你，斯韦林太太。

斯韦林太太 这不是我的功劳，马尔科姆，是你自己的努力。啊，你母亲真不知道会有多高兴！

梅里特法官 我们都为你感到自豪。你要再接再厉，听见没有？

马尔科姆 我一定努力，先生。谢谢你。谢谢你。

（他们转身走开了。一看到他们背过身去，马尔科姆情不自禁地欢喜得手舞足蹈起来。

梅里特法官和斯韦林太太向客厅走去。）

梅里特法官 今天我走过城里那帮黑人们居住的地方。老实说，我真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过日子的——有时我简直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人——

斯韦林太太 有时我也这么想——当然，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子孙——

梅里特法官 ——那些小孩脏极了，木头房子就在他们的脑袋旁边倒塌下来——他们修不了这些木棚棚，可是他们却造出了又大又亮的小汽车——

斯韦林太太 我简直弄不明白，这帮黑鬼怎么能这么穷，却又这么兴致勃勃。

(当斯韦林太太和梅里特法官关上客厅的门以后,我们看到马尔科姆对这段对话的反应。

马尔科姆走到镜子前,凝神端详自己。

在侧视镜中:

马尔科姆的手揉着索菲娅金色的长发。

马尔科姆在单人囚房里,边骂边用拳头捶打牢门。)

(夜。校舍隐约可见。开着舞会的那幢房子里灯火通明;音乐声和讲话声可以清晰地听到。

马尔科姆跟白人学生保罗一起站在树下。马尔科姆带着鄙夷而又好奇的眼光注视着他。)

保罗 ——不骗你,她亲口跟我这样说的。唉呀,真不得了,马尔科姆,这儿的娘们都被你弄得如醉如痴,一个个都象着了迷。真的,不骗你。(马尔科姆一声不吭,略感惊讶)你听我说,我把她带出去,你就跟着我们一块去,好不好?你跟着我们钻进汽车,然后我找个地方把车停下,装着要撒尿——我真的撒嘛——我就把你和她留在车子里了——这样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哈哈,没问题——她呢,将会称心如意。她不喜欢我,老兄。(抡拳向马尔科姆的肩膀捶去,马尔科姆急避)她要你呀!

马尔科姆 你要干什么?想看隔壁戏,还是也想要我同你好?

保罗 怎么啦,老兄?我不过是想让你开开眼——她等着你呢——

马尔科姆 你怎么知道她好呢?你又说你从来没跟她鬼混过。你就想叫我来替你开路哪——因为你知道,要是她让我弄上了手,她就非得也让你来一下——(马尔科姆大笑)那回我把你当场逮住了,可不是,老弟?(停住笑)你这个相公。

(白天。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的办公室。)

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是位青年教师，仪表英俊，神色机灵。他正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埋头工作。当马尔科姆走进来时，他抬起头来。)

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 进来，马尔科姆，进来好了。我见到你总是那么高兴。也许我不该当面夸奖你，但你确实是我得意的学生之一——其实嘛，不说你也知道。你在想些什么心事呀？

马尔科姆 老师，我听到别的同学要你对他们的前途问题提出忠告——就是说，我们在这儿毕业以后该怎么办。我想请您就——就——就我——我的前途问题指点指点。

(由于某种原因，他开始胆怯地看着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

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 唔，我既然能够指导别人，我想我也能够指导我的班主席。至少，我希望我能够。

马尔科姆 呃，老师，我一直在仔细琢磨，拚命想找到一个答案，我最好去干哪一行——这个——您知道，老师，我是确实想有所作为的，而我——呃，大伙好象都觉得我富有逻辑思维，而且能说会道，人品出众——要说那个——我最感兴趣的学科嘛，是——法律。您一定注意到我多么喜欢辩论——(马尔科姆想笑，但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却神色严肃) 呃——老师，我想我要是能想法子当个律师就好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该怎么着手——譬如说，哪几所学校最好，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

(长时间的沉默。马尔科姆端坐不动，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站起来，踱着步。)

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 马尔科姆，我觉得我有责任告诉你一件十分为难的事情。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意思，这样才不至发生误会。（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马尔科姆对面坐下来）对任何人来说，人生的关键——我以为，一个人的一生要取得真正成功的关键——在于对生活必须抱有现实的态度。嗨，当年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想当个救火员。可是我天生怕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到我年轻的时候，我想当个电影明星——可是我的长相可以吓死人——（现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笑了，马尔科姆却沉默无言）我是想说，胸中怀着永远无法实现的宏愿，是一件愚蠢的事情。不自量力的人只能落得个伤心的下场。而且他们会变得非常危险，不仅害己，而且害人。好，现在我问你，马尔科姆，你知道在这座城里有什么黑人律师吗——有吗？

马尔科姆 没有。——老师。

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 黑人当不了律师，马尔科姆。就是那么回事。所以我们就该现实一点。听我的话吧，我可是为你好呵。我不想挫伤你的心——但首要之点，马尔科姆——人生的首要之点是面对现实。黑人当不了律师。这你是知道的。所以，你应该打定主意做一些黑人能做的事情。（奥斯特洛夫斯基站起，踱步）你干吗不当个木匠呢？你有一双灵巧的手——谁都注意到了——这儿的人会乐于给你各种各样的活儿干的。（马尔科姆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明白我的意思吗，孩子？（马尔科姆默不作声）总有一天，你会感激我的这番忠告的。

马尔科姆 谢谢你，老师。——再见，老师。

（白天。波士顿公地。

马尔科姆和矮子一块儿走着。冬季。

两人在一座纪念碑前停了下来。)

矮子 这家伙是谁？他干过些什么事情？

马尔科姆 他说，如果从陆路来就点亮一盏灯，从海上来就点亮两盏灯——

矮子 他是那样讲的吗？

马尔科姆 一点儿也不错。他说：英国人要来了。

矮子 就为了这个他们把他竖得那么高？让他骑在马上吗？

马尔科姆 他骑着马走遍了所有的乡村，老兄。他到处警告人民。

矮子 警告他们什么？

马尔科姆 警告他们英国人要来了。

矮子 来干吗？

马尔科姆 嗯，美国人过去一直属于英国管辖，老兄。后来他们发动了一场革命——因为他们要自由。你明白吗？是呀，你明白。可是英国人不喜欢革命，于是他们就来了。你没有上过学吗？

矮子 也许我当时不用心。那时我们在哪儿啦？

马尔科姆 谁在哪儿啦？

矮子 我们。

马尔科姆 哦！我们在这儿哩。我们当时就在这儿，老兄。我可以肯定，就在这儿附近他们为一个他妈的什么黑人立了座塑像，他对着英国佬的枪口袒开胸膛，为自由献出了生命。

矮子 他的寡妇领到抚恤金吗？

马尔科姆 他不会有寡妇的。他是奴隶。奴隶不会有寡妇的。

矮子 他是个傻瓜。

马尔科姆 不，矮子，他是个奴隶。他就在这儿的某个地方。我们在这儿。(笑)老兄，我敢和你打赌，那个夜猫子一定通宵骑着马，尖声叫喊：黑鬼来了！黑鬼来了！

矮子 嗨，你知道，那样就准能唤醒人民罗！

马尔科姆 老兄，我们可不该拿国父们开玩笑。听到这么说，我可难过得要哭哩——

矮子 可不是吗，简直叫人难过得要命。(校园内空寂无人。他们站在哈佛法学院会议厅前)这就是他们培养律师的地方，这些律师帮助他们把你和我关在牢狱里。

(马尔科姆凝视着这座大楼。一副痛苦的表情。大楼的正墙上刻着一句拉丁文的箴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响起了铃声。这是下课铃，在校园内四处回响。一个个白人学生从大楼里涌出来。他们几乎没有看见马尔科姆和矮子——他们浪潮似地朝他们俩涌过来，冷漠地打他们身边走过——但在他们身后却留下了憎恨和惊异。

马尔科姆用憎恨的眼光瞧着这些学生。

下课铃变为电车的叮叮啷啷声。

侧视镜中：电车越来越驶近躺在轨道上的独眼男子。

厄尔·利特尔惊恐得张开了嘴。

马尔科姆的脸。)

马尔科姆 喂，你给我找到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矮子 咧开嘴笑笑。(马尔科姆露出牙齿。矮子象驯兽师那样地往他的口里瞧去)这一口牙齿比什么高等教育还值钱哩。

(跳水手舞的极大的响声；一支白人乐队的奏乐声。)

夜。玫瑰园舞厅的男厕所。

侍者：（马尔科姆和矮子。）

矮子 你看他们——

（我们看到舞厅中那些吵吵嚷嚷的穿着讲究的白人舞客。

马尔科姆深有感触，有些不安。）

矮子的画外音 看着我。你得记住：他们喜爱快乐的黑人。只要对他们笑笑，孩子，对他们露出你的牙齿，他们就会穿着裤子来了。看到你喜爱他们，他们可高兴哩。（一个白人舞客从小便处走出来。矮子备好一盆热水等在那里，一条毛巾挂在腰边）这些世上最最蠢的一批王八蛋。（当马尔科姆看着的时候，矮子已极有礼貌地递过毛巾，这个舞客只好去用盆里的水。他伸手取毛巾，趁他措手的当儿，矮子便给他刷起衣服来。矮子边干边哼着曲儿，吹口哨）他们还喜欢音乐。这轻松愉快的音乐，就象你高兴得情不自禁地唱出来的那样。

（舞客掏零钱。

矮子投过去一个令人目眩而又说不出来的苦笑。）

矮子 我看最好让我把你的鞋子也擦一下吧。

（舞客犹豫不决。

马尔科姆把水池里的一盆水放掉，换上干净水，等着。）

矮子 （微笑）犯不着急急忙忙。

(矮子把舞客引到擦鞋的地方,有礼貌地伸出一只手臂扶他上座。)

矮子的画外音 唯一麻烦的事,也许这个混帐王八蛋和你一样
穷得一个子儿也没有。

(矮子开始有节奏地给舞客擦鞋,嘴里吹着口哨。)

矮子 我要把它们擦得亮光光的,老兄!

矮子的画外音 老兄,得记住他们可喜爱节奏哪!

(矮子擦鞋,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擦鞋布和鞋子上。擦鞋的动作越来越快。)

马尔科姆的画外音 先生,现在你穿的可是双明亮如镜的鞋子
哩!

舞客 你可乖巧啦,小伙子。哪里人?

马尔科姆 底特律人。大家叫我红头。

舞客 喔,你是个婊子养的红头。(舞客走下来,掏零钱)你在这
儿干活干了好久了吗?

马尔科姆 够长的了,老哥。你只要招呼一声——(乐声停止。

舞客饶有兴趣地望着马尔科姆)——底特律红头就会照办。

我是说——(舞客看着他。马尔科姆看着舞客看他)——如

果你有点口渴——(马尔科姆用手点了一下胸袋)——或

者你发现什么必需品用完了——(他做了一个决非猥亵的

明白无误的手势表明表袋里藏有一只橡皮套子)——或者

需要别的什么小件东西——(点起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放进烟灰缸,长时间地平视着舞客)——只要来找底特

律红头就行了。

舞客 你真行，小伙子。你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有办法的一个。

（丢给了马尔科姆一个钱币，走出去。一会儿又转过身来，用一种沙哑的奸诈的语调说道）如果我想换一换我的运气——你懂我的意思吗？

马尔科姆 世界可大着哪，老哥。这点小事有什么了不起。

（舞客再次微笑，眨眨眼，抛给马尔科姆又一个钱币。）

舞客 希望再见到你，红头。

（下。）

马尔科姆（干巴巴地）我一定在这里。

矮子的画外音 等一等。让我们想一想。

（在一家男式服装店，矮子打量着马尔科姆，马尔科姆第一次穿着一套上肥下瘦的佐特服，身子转来转去。）

矮子 太好啦。

（在一只鞋店的镜子里，一双窸窣作声的新皮鞋向我们走来，走过去，又走过来，停住。）

矮子的画外音 合适吗，乡巴佬？

马尔科姆的画外音 嗯，挺不错。

（马尔科姆看着镜子。小心翼翼地把一顶阔边帽子戴到头上——微

笑着，看到镜子中自己的样子，表现出年纪很轻的人特有的那种高兴劲儿。

他的脸色陡然变了，当他听到：)

矮子的画外音 脱下帽子。该死，我把最重要的事情忘记了。

(白天。矮子走进一家食品杂货店，非常仔细地拣了两只蛋和两只马铃薯。

随后，他从这家店走到一家药房，买了一大罐凡士林、一把粗齿梳、一把细齿梳和一大条肥皂。

他又走进一间五金商店，买了一根带金属莲蓬头的橡皮管、一听红鬼牌的碱液、一条橡皮围裙和一副橡皮手套。

这一切都是在无声中哑剧式地进行的。矮子严肃得象是一位非洲的酋长。)

· (白天。一家理发店。五、六个不同年龄的黑人：一个正坐在理发椅上理发。一个年纪很轻的男子在看报。

其余的人听着那位身体结实、性情和蔼的中年理发师的独白，象教堂唱诗班或象坐在教堂前面的虔诚信徒那样唱和着。)

理发师 ——我押中了那个数字^①。老天爷，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干那个呢？你们可知道，打那以后那个女人对我再也不好了？(大伙笑)她以为她是嫁给卡里·格兰特^②了。其实我们并没结婚。我可没有那么傻。她要我买只游艇给她。(大伙又笑)我真想给那个婊子狠狠的两记耳光。我说，婊子，你几乎连浴缸都没走近过，现在你要只游艇干什么？她

① 指一种数字开彩赌博。参加者把赌注押在报上即将公布的某一数字上(常押三位尾数)，押中，即赢。

② 卡里·格兰特(1904——)，美国著名的男电影演员。

说，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推到海里去了，你这个混帐的黑贱货。——一旦一个黑女人把你叫做混帐的黑鬼，你就只好算做一个混帐的黑鬼了。——是的，打那以后她再也不对我好了。——再说，没多久钞票也花光了。另外一个婊子对我亲近起来。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并没有给她买游艇。——嗨，矮子！

矮子 乡巴佬在哪儿？他还没有来吗？

理发师 红头在浴间，老兄。他马上就出来。

（矮子严肃地脱去茄克衫和帽子，卷起衣袖。他把材料放在一张桌子上。

大伙瞧着他。

理发师递给他一只坛子。矮子削去马铃薯的皮，再把马铃薯切成薄片，放进坛内。）

读报的小伙子 矮子，你打算给你那个乡巴佬做第一次波状发型吗？

矮子 老兄，你不是看见我在干什么吗？

（他把半听稍多一点的碱液倒在马铃薯上，用一把木汤匙慢慢搅动着。

这一切大伙过去都看到过，但仍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碱液和马铃薯拌在一起后起了变化。

矮子敲了两只蛋进去，很快地搅动着。

他满脸淌汗，全神贯注。

浴间的门砰地一声响了，矮子抬头看了看，向理发师做了个手势。）

矮子 叫他准备好。（马尔科姆走进来，担心地瞧着矮子做出来

的东西)过来。(马尔科姆照做了)摸摸这坛子。(马尔科姆摸了一下,跳了起来。矮子笑了)我关照过你,你一定不要弄错,并且告诉我:当我拌好后,是否摸上去还有刺痛的感觉。否则这东西会把你头上烧个洞。

(马尔科姆似乎对这句话毫不怀疑;他显得相当懊悔,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

理发师让他坐到椅子上,用一块白布把他围起来。矮子拿着自己调制的药液走近。所有的人都围拢来观看这一仪式——它对已被吓慌了的马尔科姆来说,等于就刑。

矮子煞有介事地戴上橡皮围裙和橡皮手套。他先把马尔科姆浓密的头发向上梳了一番,随后把大量的凡士林揉到他的头发里去,再用凡士林涂满了马尔科姆的耳朵、脖子和额头。)

矮子 喂,坐稳。马上就要烫得很厉害啦。

(矮子动手把调制的药膏梳到头发里去。

马尔科姆几乎从椅子上蹦出来,被理发师按住了。

马尔科姆只得拚命地尖声叫喊。)

马尔科姆 住手,住手,住手,该死的,混帐王八蛋的黑鬼,住手!

(马尔科姆啜泣起来,终于设法从椅子中挣脱了出来。

理发师和一个围观者抓住了他。

若无其事的矮子拿着橡皮管子跟着马尔科姆,抓住他的头,涂上肥皂沫,用水向他头上淋。

矮子重复做了几次,马尔科姆的哭泣和叫喊声慢慢地平静下来。

马尔科姆全身都湿了,颤抖着。他们把理发店弄得一团糟。

矮子把烫得难熬的马尔科姆带回到椅子上。)

矮子 怎么样? 头上那东西洗掉了吧, 感觉不到了吧?

马尔科姆 老兄, 别问啦——我觉得头上的皮都没有了。他妈的, 我怎么晓得洗掉还是没有洗掉呢?

(矮子动手用毛巾给马尔科姆擦干头发。

马尔科姆再次叫喊、咒骂起来。

侧视镜。)

路易斯 我多么痛恨他们啊——痛恨他们! ——痛恨那白人强奸犯留在我血管里的每一滴血!

(马尔科姆尖声叫喊。)

厄尔的画外音 嘘。

(矮子把凡士林揉进马尔科姆的头发, 再用梳子梳。马尔科姆浑身是汗。他咬紧牙, 闭着眼。)

围观的人们 哟——!

(马尔科姆睁开眼, 盯着一面镜子瞧。

在镜子里, 我们看见流着汗的得意洋洋的矮子站在马尔科姆的背后。

马尔科姆的头发象白人影星的头发那样卷曲。

我们注意观察他对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说真的, 简直近乎神奇的——变化的反应。

他的眼中仍然噙着泪水。)

马尔科姆 嗨——！嗨，多谢您，矮子。谢谢您，老兄。

矮子 瞧，这代价可值得哪，是不是？可你却那样地咒骂我——

（大伙笑起来。

马尔科姆叹服地抚摸着自已的头发。）

马尔科姆 哦，值得。真他妈的，值得。真是值得。——我不是存心要咒骂你。

小伙子 下次就不会这么痛了，你会习惯起来的。

理发师 他妈的，红头，这就和别的任何事情一样。当你第一次接触……时，也许有点害怕——但很快就没什么了，是不是这样，红头？

（大伙儿都笑了。

马尔科姆朝镜子里瞧。）

（莱昂内尔·汉普顿乐队演奏声。

玫瑰园舞厅，依然如昔，但现在舞客全是黑人。）

矮子的画外音 在白人跳舞的夜晚，我们不可以跳舞。我是说，我们不可以跟他们跳舞。但他们可以跟我们跳舞。

（一对黑人男女青年在观众热烈的赞赏下跳着舞，成了整个舞池的中心。

一位穿戴得极其豪华的、美貌动人的金发女郎——索菲娅——移步走到观众的前排，以便更好地看一看这对舞伴。

马尔科姆和劳拉也站在一旁。）

马尔科姆 你奶奶没发心脏病吧？没有跪下来祈祷吧？没有去叫警察吧？

劳拉 别拿我奶奶开玩笑。我对她讲了实话，这一点她至少是赞许的。

马尔科姆 你是怎么对她讲的呢？

劳拉 我直截了当地说，我要跟你一道到玫瑰园舞厅去。我想，与其让她明天从别处听到这件事，还不如让她今晚从我这儿听到的好。

马尔科姆 然后你就连珠炮似地发泄了一通，给海奥·西尔弗备好鞍子，就骑着它到这山谷里来了。

劳拉 住嘴。

马尔科姆 你这样做，我很高兴。

劳拉 我也很高兴。要不是为了你，我才不会这样做哩。

马尔科姆 来吧，姑娘。让咱们亮一手给他们瞧瞧。

劳拉 哦，马尔科姆。我不晓得我是不是能跳得那样好。

马尔科姆 你最好脱掉这双鞋子，姑娘。明天你还得穿着它们上礼拜堂去哩。

（劳拉笑了，走近凳子，换了双橡皮底的帆布鞋。

马尔科姆把她带进舞池。由于要比苗头，他们一开始就以很高的速度跳起来。

观众们马上注意到他们，并喝彩叫好。

别的跳舞的人移向舞池的一边，打着拍子，把整个舞池让给了马尔科姆和劳拉：他们成了唯一的一对表演者。

索菲娅目不转睛地盯着马尔科姆。

马尔科姆只是不介意地觉察到索菲娅，观众的喝彩使他跳得更高兴。在观众的掌声中，马尔科姆雀跃着退出舞池，劳拉无力地抱着他的脖子。）

马尔科姆 嗨,你这就去科顿夜总会,是吗?现在你感到怎样?

劳拉 妙极了!——我马上就回来。

马尔科姆 你真逗人爱。

(劳拉笑着走开了。

乐声又起,索菲娅走近马尔科姆,伸出手臂示意她想跳舞——至少开个头吧。

马尔科姆感到很吃惊。

一声不响地——很象一个中了催眠术的人——他滑进了索菲娅的手臂里。

从人们的眼神中,马尔科姆立即意识到他已令人不安地成了众目注视的中心了。索菲娅使他的地位改变了。顷刻间,他感到飘飘然起来。这位白人姑娘即使是个妓女的话,也必然是个高等妓女——看来,只有她的美容师才确切知道这一底细哩!

劳拉回来了。她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大吃一惊,伤心透了。)

索菲娅 你跳得真棒。

马尔科姆 谢谢你的夸奖。你也跳得不错啊。

索菲娅 你还是跟你那个姑娘——你带来的那个姑娘——一道儿去跳舞吧?

马尔科姆 没什么。她不会在意的。

索菲娅 只有傻瓜才不在意呢。——你叫什么?

马尔科姆 大家叫我红头。

索菲娅 喂,红头,为什么不把你那姑娘送回家里去——她看上去太嫩了——太规矩了——说什么也不该跟你一道出来——送她回家,然后你再回到这儿来找我,好吗?

马尔科姆 回到这儿来找你?

索菲娅 对。回到这儿来——找我。

马尔科姆 回来了跟你一道，打算干什么？

索菲娅 你好象喜爱音乐。——我的汽车里有一架收音机。

马尔科姆 你叫什么名字？

索菲娅 大家叫我索菲娅。

马尔科姆 (过了片刻，温柔地)唔——那，好吧。

(夜。劳拉家的台阶上。)

马尔科姆的画外音 我还是不进去的好。

(劳拉的脸。)

马尔科姆 我是说——太晚啦，宝贝儿。我不愿意惹得你奶奶发火。

劳拉 你真好，为我奶奶这样操心。(马尔科姆吻了吻她。劳拉把脸转开)我晓得你要到哪儿去。

马尔科姆 我睡觉去。明天我还得工作。(银幕上，马尔科姆在舞池里头紧挨着索菲娅的头：马尔科姆极其兴奋)宝贝儿，我打电话给你，好吗？

(劳拉向家门走去。)

劳拉 好吧，你一有空就打来。(劳拉十分沮丧，但尽力克制着。楼上一扇窗开了)是我，奶奶。还早哩。

马尔科姆 明天见，约翰逊太太。明天见，劳拉。

劳拉 明天见。

(马尔科姆奔下台阶。)

(夜。收音机里的灯光照着汽车里地板上的索菲娅的大衣，收音机正播送着“情稠”之类的曲子。

马尔科姆和索菲娅紧紧搂在一起，仿佛一口要把对方吞下去似的。

收音机里的灯光渐渐暗成灰色。这架收音机变成了索菲娅床旁小几上的那架收音机。

电台播音员宣告珍珠港刚刚遭到日本人的轰炸。

马尔科姆迷迷糊糊中，翻了个身，咔嚓一声关掉收音机，更挨近了索菲娅。

在马尔科姆熟睡中，响起了莱昂内尔·汉普顿的乐曲“飞回家”和高速行驶着的火车声。

传来擦鞋布的有节奏的声音：大堆大堆的鞋子被擦着。

在这些移动着的鞋中照出马尔科姆的一张脸。

重叠在这一画面之上的是：无数哩长的铁轨，飞逝而过，纵横交错。

火车车窗外：美国原野的景色千变万化，瞬息即逝。

车厢内：全是美国人，三分之二的人身着军服。)

马尔科姆的画外音 请吃上好的火腿乳酪三明治！火腿乳酪！
鸡肉色拉！咖啡！茶！可口可乐！（马尔科姆的一副殷情待客、笑容可掬的面孔。接着是一系列特写镜头中的马尔科姆）管保你们满意得要命。

画外音 小伙计！来两份火腿乳酪！

马尔科姆 就来，先生。来一点芥菜末^①，先生？

马尔科姆的画外音 因为你看上去象一个道地的吃大粪的。

画外音 小伙计！给我来一瓶可口可乐！

马尔科姆 是，先生。您喜欢用杯子还是用麦杆，先生？

^① 芥菜呈黄色，象大粪。此处语意双关。

马尔科姆的画外音 或许你只需要用牙齿把瓶塞咬开?

画外音 小伙计! 这杯咖啡冷了。

马尔科姆 万分对不起,太太。我马上就来换一换,太太。

马尔科姆的画外音 这回我要撒泡尿在里面。

(从驾驶员的角度望去,一列火车正从花园路和九十九号街口的地下道中开了出来。

列车在一百二十五号街停了下来。马尔科姆身着上街穿的衣服,不慌不忙地下了车,向哈莱姆区的街上走去。)

(傍晚。斯莫尔“极乐之家”酒吧间。

那是个冬天的下午——一片冬天的阳光。斯莫尔店里异常宁静,这是由于人们非常明了光顾该店的目的何在。

顾客们比马尔科姆的年纪大得多,有几位妇女,但大多数是男人,都穿戴讲究而不显眼。酒柜旁有不多的几个人,多数人围桌而坐。

马尔科姆穿着一身佐特服走了进来,在最初看到他的酒柜旁的人们中引起一阵轰动。

西印度人阿尔奇和几位朋友围着一张桌子边饮酒边低声地交谈着。)

马尔科姆 喂,老兄,来一份掺水的布尔朋。

(侍者犹豫了一下——马尔科姆还没意识到侍者正考虑向他 要兵役证——随后决定不要了。)

侍者 你喜欢哪种布尔朋,先生?

马尔科姆 什么?

侍者 什么牌子的布尔朋?

(酒柜旁的人们感到有趣。)

马尔科姆 哦！我相信这方面你比我在行，老兄。

（酒柜旁的人们默默地赞许着。

侍者不知如何答复才好——事实上，有点吃不准马尔科姆是否在捉弄他。他给马尔科姆送上了酒。

马尔科姆啜饮着，迷惑不解地环顾四周，神态中毫无做作的成分，虽说有点可笑，却也令人感动。

他发现了那架自动唱机，便向它走去。他走过了西印度人阿尔奇的桌子：那些江湖老手看到了他。

西印度人阿尔奇看了一下，揉揉眼睛，又看了一下。全桌哄然大笑。

马尔科姆没有在意。他投进一枚钱币，用手指撤那放送黛娜·华盛顿的唱片的按钮。

全桌的人注视着他，他们的脸色微微地起着变化。因为他们都这样或那样地经历过马尔科姆目前这个阶段。）

阿尔奇 那孩子以为他到了天堂哪。

坎第拉克 他一定正扑腾着翅膀——可高兴呢。

山姆 这倒使我想起你刚到这城里时的情景。

坎第拉克 你他妈的很清楚，当我刚来这儿时，你自己在什么地方。

阿尔奇 我们都在那儿，坎第拉克，那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马尔科姆离开自动唱机，走过桌子，险些儿被阿尔奇脚绊倒）这是一双值四十美元的弗洛谢姆皮鞋，小伙子。

马尔科姆 先生，非常对不起。对不起。

阿尔奇 （停了片刻）得啦，我这一双是打了折扣买来的。

（全桌的人都笑了。马尔科姆走回到酒柜。）

坎第拉克 他还没去过那儿呢。

阿尔奇 是的,他还没去过那儿。(走到酒柜。对侍者吩咐道)给那个乡下来的小伙子一杯酒,我付钱。

侍者 是。

(阿尔奇回到餐桌。)

坎第拉克 喂,你有什么心事,阿尔奇?

阿尔奇 我也有个儿子,不知在什么地方,年纪正和他差不多。从没见过面,不过也是预料中的事。

山姆 阿尔奇,假如凭这一点你就打算请陌生人吃酒的话——

坎第拉克 别理他。他生的女孩子比男孩还多呢。

(侍者给马尔科姆送上酒。)

马尔科姆 咦,我没有再要酒呀。

侍者 那边的一位先生请你的客。——你踢着的那一位。

马尔科姆 那位,我——?

(刹那间他恍然大悟。)

阿尔奇 (大声地)我请客,乡下来的小伙子! 到这边来!

马尔科姆 是,先生。谢谢您,先生。(走到桌边)您怎么知道我是从乡下来的?

(夜。阿尔奇和马尔科姆在哈莱姆街头。)

阿尔奇 我看你并不真正热心于在铁路上干活。

马尔科姆 唉，先生，我不想卖一辈子的三明治。我不相信我是天生于那个行当的。但我又不知道我天生该干什么。

阿尔奇 唔——一个象你这样的小伙子——能够找到的任何工作都适合你干，任何有利可图的工作都行。你要懂得，由于你有了这个——（用手点点手背说明自己的肤色，这已成了阿尔奇的习惯。）嗯，有了这个，什么事就都不会顺利。我猜想你已经发现了这一点吧。

马尔科姆 对，对。先生，我已觉察到这一点了。

阿尔奇 那你就得更快地成长起来。否则，你就成熟不了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马尔科姆 明白，先生。但不知道如何着手！

阿尔奇 喔，也许我能给你出几个点子。我来这儿已有一段时间了。

（从阿尔奇的视角望去的哈莱姆街道；他一边说着，一边街景在变换。）

阿尔奇的画外音 我们从岛上初来这里的时候，我还只不过是
个小瘪三。那就是为什么我可以理解你父亲的一些想法。

（约一九一二年的哈莱姆。那时的哈莱姆几乎全是白人。那些后来才变得残破不堪的楼房当时可是令人羡慕的私人住宅。）

我们来到这里，寻找牛奶和蜜糖——寻求生计。但我们来了那么多人——

（写着“有色人种不可租用”字样的招贴变成“有色人种居住”的招贴。）

写着“出租”字样的广告变成“出售”二字的广告。)

——结果是白人包装起牛奶和蜜糖逃进了另一处天堂。
——把这儿留给了我们。事情大致就是这样。天堂总是属于白人的。

(二十年代的科顿夜总会：黑人表演者，白人观众。

剪片镜头：路易斯·阿姆斯特朗①和他的小号。

费茨·沃勒②和他的钢琴。

诗歌朗诵会：兰斯顿·休斯③所著的《生活对我并非水晶梯》一诗中的几行诗句。

埃塞尔·沃特斯。

比尔·鲁宾逊。

七号路中段的“希望树”俱乐部。

明顿夜总会的爵士音乐即兴演奏会。

猪蹄玛丽之家。)

有一段时间，这地方总算暂时属我们所有。我们当时认为确实是这样的。然而，如果你不占有自己的天堂——这天堂也就不会持久。

(拉菲特剧院海报渐渐隐没。

剧院的正门已钉上了木板。)

竟连地狱的赢利也被白人攫取了。但人们可得生活啊。

①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1900——)，美国音乐家。

② 原名托马斯·沃勒(1904—1943)，美国爵士乐曲钢琴家。

③ 兰斯顿·休斯(1902—1967)，美国小说家、诗人。

(各种各样的哈莱姆居民:

一位疲惫不堪的主妇拎着一只沉重的购货袋爬着楼梯。

一个清理着垃圾桶的看门人。

在街头打架的青少年。

一个孤单的妓女在街上来回兜生意。

一个小孩,她的头发编成了辫子。

这些面孔渐渐被重叠上: 一张美钞。

整个银幕上现出:“我们信仰上帝”几个字。

再次重叠: 一张美钞上的联号。

收盘时的证券交易所的行情牌。

牌上的最后三位数字。

一座黑人教堂,布道坛上站着一位牧师。)

牧师 敬爱的教友们,今晚我们宣讲《约伯记》十八章十七节和
十八节:对他的怀念将从人世间消逝——
一位妇女的画外音 那是 1—8—1 和 7—1—8。

(一只手在一张纸条上写下这些数字。

现金出纳机指示出: 3.27 美元。)

画外音 3—2—7。

(一只手把这些数字写在一张纸条上。)

画外音 嗯。你那班飞机何时飞往佛罗里达? 三点四十五分?
喂,你这趟班机的号码是什么——什么?——不。你的班机
号码。该死,乖乖,我晓得你身高多少。——什么——103?
喔,好,祝您愉快,再见! ——345——103——让咱们考虑——

下——

一位妇女的画外音 海蒂，昨夜我梦见了我们过去在家乡常常
驾驶着去工作的那些捕蠓船——圆梦书上讲到蠓的地方应
该押什么数字？

一位姑娘的画外音 哦，我押的钱不多，宝贝儿。不过我给我们，
弄到一只很好的火腿、一些白薯和一瓶杜松子酒——我知道
你是很喜欢火腿的。——味道不错吧，亲爱的？

（在上述场景的整个进程中，许多只在纸条上写着各种数字的手渐次
占据整个银幕。）

（夜。马尔科姆和阿尔奇待在一处通宵酒吧间的里屋内。这个酒吧
间设在一个幽密的地下层的公寓套间里。

一扇锁着的门把里屋和酒吧间隔开。当音乐和嘈杂的人声隐约传来
时，银幕上这扇门就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一个壁橱占据了房间里很大的部位，橱内装满了赃物。阿尔奇漫不
经心地把马尔科姆装扮起来。）

阿尔奇 我一生中从不写下任何数字。我全记在脑子里。——
脱下那条裤子。象你这副模样走来走去，没有人会把你当
回事。你注意到我的穿戴吗？试试这件看，好象正合你的
身。——你懂吗，红头，假如你不弄点穿戴的话，他们就不让
你入伙。——这件正合身。转过身来看看。

马尔科姆 你是说：你把所有的数字，一切东西，都记在脑子里，
你一直记得住谁给了你个什么数字？——这件正好，是吗，
先生？

阿尔奇 从没有记错过一次。——腰部合身吗？

马尔科姆 合身，先生。——你准是个数学天才。你该做广告宣

传一番。

阿尔奇 当一位黑人找到一条谋生之道，最好不要大肆宣扬。

——我看这件衣服不错。试一试这件茄克衫。

马尔科姆 正好，先生。看上去怎么样？

阿尔奇 挺好。咱们来找几件衬衫吧。——还有一点，千万别欺骗穷人。穷人是危险的。他们一无所有；他们什么也不会失去。别在乎你个人的情况多么不妙，——这几件衬衫似乎合你的身材，试试看——一个数字赌中了，你就把钱付出来。付出每一笔赌赢的钱。这样穷人就会保护你。——好。咦，他把领带和短袜藏到哪儿去了？或许在那边，我猜想。——因为，孩子，你会发现——到了这里你不会受到什么保护的。——我猜对了。它们在这儿啦。——警察欺侮每一个黑人，孩子，比白人欺侮亚洲人还冷酷十倍。

马尔科姆 你说得真对。

阿尔奇 当我第一次被人家喊作黑鬼时，我就赶忙设法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还少帽子，明天再弄给你。——我看你大体上装扮好了。你觉得怎样？

马尔科姆 好了，先生。

阿尔奇 我一定请你吃杯酒。来吧。

(阿尔奇打开门。)

(夜。马尔科姆在瓢泼似的大雨中在七号路上行走。他走得很快，转身走进一家街角处的酒吧间。这是一家平平常常的酒吧间，跟斯莫尔那家很不一样，较拥挤，顾客有男有女，有年轻的，也有不那么年轻的。)

侍者 哟，红头。怎么啦，小兄弟？

马尔科姆 就象刚在河里淹过的那样。你好吗？

侍者 哦，生意蛮好。你要什么？

马尔科姆 双份布尔朋，不掺水的，别的不要了。

侍者 你真行！

（马尔科姆继续向后排桌子走去，一个性格温和、上了年纪的妓女艾达，正坐在那儿。）

艾达 我就是晓得我的祈祷会发生效用的。因为我的一只鞋子上有了个洞，你知道吗？此外，我就是不喜欢去引诱那些可恶的家伙。难道那些家伙不可恶吗？——可不是你就来了，你那一副高大魁梧而又漂亮的身材，好象你晓得你的艾达是多么厌倦和焦渴啊。——坐下来，乖乖，给我买些吃的吧。

马尔科姆 不要把手放在我烫得好好的头发上，你这个蠢货。

艾达 喂，心肝儿，只要你愿意，我一定高高兴兴地使你的卷发恢复原样。

马尔科姆 只要我表示愿意——你是这么说的吗？

艾达 喂，红头，你和我谈话还是规矩一点好。我这个人非常敏感。我带有一把冰镐和一张刀片呢。

马尔科姆 我看你倒很能领会意思。

（女侍者走来给马尔科姆送上布尔朋。）

艾达 宝贝儿，拿一份给我。

女侍 你从来不喝布尔朋。

艾达 这位先生会付钱的。

女侍 这位先生一句话也没有吩咐过。

艾达 不懂礼貌的乡下佬，我要叫人把你揍一顿。

马尔科姆 她会用冰镐揍你。——去吧，“妈妈”要什么就给她送上来吧。

女侍 亲爱的，我倒想知道知道你这一手是怎么个干法的。

艾达 我不能告诉你。否则我就得跑腿儿，而让你来喝酒啦。

女侍 倒看不出你真有两下子。

艾达 宝贝儿，你讲得确实不错。（女侍者已走到听不见她讲话的地方了）那末，情况怎样啦，乖乖？阿尔奇近来怎样？

马尔科姆 一切顺利。阿尔奇挺好。

艾达 我已经几天没看见他了。

马尔科姆 嘿，你认识阿尔奇，心爱的。

艾达 是的，我想我的确认识这个傻瓜。可我说不出我为什么叫他傻瓜。我才是傻瓜呢。

马尔科姆 我不晓得你为什么。我看，对人们来说事情往往就这么发生了。我认为甚至连他们本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艾达 我知道。黑鬼弄得我晕头转向，从此我就变啦。（女侍者给她送来布尔朋）谢谢您，宝贝儿。（对着马尔科姆）愿上帝保佑你，红头。我这就得冒雨出去了。我本来想多呆会儿的。

一个少女的画外音 喂，心肝儿。对不起，我来晚了。可这场雨啊——！真讨厌！

（马尔科姆的脸色变了，他朝这声音的来处望去。）

艾达 你认识她？

马尔科姆 她到这地方来了多久了？

艾达 不久。才几个星期。怎么啦？

马尔科姆 她在干什么？

艾达 她还不知道哩。但不久她就会知道了。

丹尼尔的画外音 ——我们早就下班了。我跑回家去换了换衣服直接到这儿来了——

少女的画外音 关于早上的事他们没有讲什么吧？

丹尼尔的画外音 早上什么事？

(特写镜头。)

劳拉 噢，你不是迟到了嘛——

丹尼尔 哦！老板需要我给他做生意呢，宝贝儿，他可不能太多地责怪我啊。你要喝点什么？

马尔科姆 他是干什么行当的？

艾达 我看他还没有打过海洛英针呢，至少目前还没有。

(马尔科姆饮完布尔朋，把钱放到桌上。)

马尔科姆 唔。我也要冒雨出去了。再见！

艾达 再见，红头！记住我说的：让我来照料你那烫过的头发吧。

马尔科姆 阿尔奇要是晓得你开理发店了，哼，别想我会给你说好话！

(艾达笑了。)

马尔科姆慢慢地向酒吧间的正门踱去。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

劳拉兴致勃勃地跟一位年轻、美貌、浅肤色的男朋友——丹尼尔讲着话。这已不是我们早先见到过的那个劳拉了。她依旧非常非常年轻,但更加自信,更加无拘无束——可以说,更加快活了。)

劳拉 后来他让我把那封信又打了一遍。我不禁对那个不中用的白人得意地笑了,因为,你知道,他们这才发觉有色人种的姑娘会打字——发觉有些有色人种的姑娘会打字——我想,哦,我的老天爷,这家伙可不知道我把乖乖留在近郊的家里,我还不晓得他的晚餐在哪里着落呢,而我来到这里市区却给大都市的生活增加了热闹。没有一个走路的黑人不遭到他们胡乱抢劫的。依我想来,真有点他妈的混蛋透顶!

丹尼尔 我很好。我弄到一块三明治了。

劳拉 哦,我把你带回家去,做饭给你吃。你一直太瘦了,上个星期得的感冒还没好。

马尔科姆 对不起,小姐。对不起,先生。你是不是波士顿来的劳拉·布莱克?

(劳拉回过身来,她手中正拿着一支香烟。不知怎的,这支烟更加衬托出她的年轻,使她那张漂亮娇嫩的脸显得格外迷人了。)

劳拉 马尔科姆。马尔科姆·利特尔。天哪。我听说你在纽约,但没料到会在这里碰到你。这么大的纽约呀。

马尔科姆 其实它并不怎么大。只不过爱摆出一副大的架式罢了。你好吗?

劳拉 好。不过我猜想这个问题并没有使你许多夜不能入睡吧。你好吗?做了律师吧?

马尔科姆 没有。还没有做成。

劳拉 丹尼尔，我想让你见一见我的一位波士顿的老朋友。过去我们常在一块儿跳舞。在玫瑰园舞厅。记得吗？——丹尼尔，这位是马尔科姆。马尔科姆，这位是丹尼尔。

（两人彼此立刻厌恶起来。）

丹尼尔 你好吗？

马尔科姆 很好。你呢？

丹尼尔 也不能说不好。劳拉——

马尔科姆 请和我痛快地喝一杯吧，方便吗？为了往日的交情。

劳拉 往日的交情——丹尼尔——？

丹尼尔 如果你朋友请客的话——

马尔科姆 我请客——

丹尼尔 ——我们得快一点。我不想明天再迟到了。

马尔科姆 这一点我理解。你干什么行业，朋友？

丹尼尔 哦，我负责市区里一个服装制造商的装运部门——

劳拉 那是一个责任很大的工作。

马尔科姆 好吧，那我们就快一点吧。劳拉，从我最后和你见面以来，你学会饮什么酒啦？（对着丹尼尔）从前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只能喝淡啤酒。

丹尼尔 她仍然不会喝酒。两瓶朗姆可口可乐一下肚，她就不知道身在何处了。

劳拉 可我知道你在何处。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呢。

（侍者安排他们入座。）

侍者 这次来双份儿，红头，还是单份儿？

马尔科姆 最好是单份，我的朋友急着要走。

劳拉 我要去准备晚饭。丹尼尔饿了。

马尔科姆 你祖母好吗？

劳拉 哦，我已好久没见到她了，马尔科姆。我最后只得离开那里，你知道，那地方逼得我要发疯了。就在你走了之后——

（丹尼尔已把酒一饮而尽。）

丹尼尔 劳拉——

劳拉 哦，亲爱的？

丹尼尔 你陪你的朋友把酒饮完。我回家去了。

劳拉 一起走。

丹尼尔 你不必忙。我回去只要躺一下。我有点不太舒服。

马尔科姆 别让我耽搁了你，劳拉。

丹尼尔 没有什么。我上那儿去。——认识你很高兴，老兄。谢谢。

马尔科姆 认识你很高兴。

劳拉 我马上就回家，丹尼尔。

丹尼尔 别着急。——再见！

（他走了。）

劳拉 他是坐不住的，我的老哥。就象你过去那样？

马尔科姆 我依然是闲不住的。我不晓得我是否真的变了许多。可是你变了。

劳拉 怎么变了？

马尔科姆 我看——你有点成熟起来了——

劳拉 我必须尽力成熟起来。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多么地蠢呀。

从那以后我总是想着这件事——无怪乎你跑了!

马尔科姆 我不是跑了避开你的。不是避开你的。

劳拉 哦,现在说来,这已经是无所谓的事了。当时我俩还都是小孩子。我想我们两人都必须各奔前程。关于那座山你讲得对。我可在那儿呆不下去了。但那时我却没想到我会离开它哩——单枪匹马地。

马尔科姆 那是——很艰苦的吧?

劳拉 走了相当长的路。——我该走了。我晚了,丹尼尔要担心的。

马尔科姆 你和他相识的时间长吗?

劳拉 几个月。我和他是在——地下铁道里认识的!不是很有趣吗?我是说——象我这样的一个姑娘?

马尔科姆 不。我觉得没什么。特别对于象你这样的一位姑娘。

劳拉 特别,指的是什么意思?

马尔科姆 你是富有生命力的。你要生活。

劳拉 如果我不回家把晚饭端上餐桌,我的生命可能就有危险罗。——你常上这儿来吗?

马尔科姆 有时来。——你呢?

劳拉 有时来。

马尔科姆 我也得走了。我陪你走出去吧。

(马尔科姆付账。劳拉抖抖她的雨披。)

侍者 谢谢,红头。再见!

马尔科姆 再见!

劳拉 再见！（马尔科姆和劳拉走进下着雨的街上）噢——我从这边走了。见到你很高兴，马尔科姆。

马尔科姆 见到你很高兴。再见！

劳拉 再见！

（她就要走开。）

马尔科姆 要保重啊！

劳拉 我会的，别担心！再见！

（她向马路上跑去，象个小姑娘似地。

当她消失的时候，人们开始听到一支流行的软绵绵的曲子——道地的白人乐曲。）

（在一间暗下来的房间内，一架收音机正播送出十分轻柔的曲调。

人们慢慢地觉察出别的声音，实在是男女调情声。

索菲娅的金黄色头发在枕头上闪闪发亮。

马尔科姆伏在她身上。

在下面整个情景中，断续地传来极其欢快的美国爱情歌曲，中间穿插着商品广告节目。

马尔科姆坐起来，点了一支烟。一副生了气的、困扰的面容。

索菲娅吻他的手臂，他朝下瞧着她。）

马尔科姆 你常常这样干吗？

索菲娅 你这是什么意思？

马尔科姆 我是说，假如你到纽约来找不到我的话，你会到外面去勾搭上别的风流黑小子吗？我的意思是，你一直在兜来兜去勾引风流黑小子吗？

索菲娅 别煞风景了,红头。——不管怎样,你并不很黑呀。

马尔科姆 别谈起我黑得怎么样——我只问一个问题。我一向不信任害怕回答问题的人。

索菲娅 怎么啦,红头?你打电话给我——你叫我来的。——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干。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马尔科姆 我们等着瞧吧。不过,你的丈夫会怎么说呢?

索菲娅 我没有结婚。

马尔科姆 但你就要结婚了。那是不久前你告诉我的。好好地想一想吧——一个象你这样标致的有钱的波士顿少女。他会说什么呢?那个白人小傻瓜不想在婚前糟踏你的身体,于是就在汽车后座跟你勾勾搭搭。

索菲娅 住口。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马尔科姆 是不是象跟我发生的那种情况一样呢?——有一件事得说一下,不许叫我住口。否则我敲掉你的牙齿。你懂吗?(索菲娅闭口不言)你懂吗?(他打她的耳光)现在可懂了吗?

索菲娅 (哭泣起来)不许你碰我。我要离开这儿。

马尔科姆 哪儿你也不想去。事实上你已没地方可去了。即使你走了,你也会马上就回来的。我们俩都明白这一点。

(劳拉和马尔科姆沿着沙滩奔跑,笑着跌倒在水边。)

快。告诉我你和你的白人男朋友的事。你爱他?

索菲娅 我当然爱他。

马尔科姆 就象你爱我一样吗?

索菲娅 不一样。不相同。一个人可以爱上不同的人——用着不同的方式。

马尔科姆 不一样,好。你要嫁给他,却又来和我勾搭。对吗?
回答我,婊子。

索菲娅 红头。别对我这样。求求你。

马尔科姆 我干什么来着?我只不过要你告诉我真情实况。难道过去从没有人要你把真话讲出来过吗?

索菲娅 你瞧。我们相互在一起度过了许多很快活的日子。我们仍然可以这样下去。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俩都明白这一点。我不能嫁给你。你不想娶我。

马尔科姆 这才是你讲的真心话。

索菲娅 世界糟糕到如此地步,这并非是我们的过错。也许你认为我是个坏透了的人——但是,至少我从来没对你撒过谎。如果我不得不在波士顿过着某种生活的话,嗯,或许那倒可以掩护我们——瞧,这个世界总是用某种眼光来看待象我这样的女孩子。假如你把它想看的给它看了,它就不再盯着你了。它就不再看下去了。于是——你就——自由了。

马尔科姆 因此,你毋需叫你的小妹妹给你打掩护,你就可以到纽约来买东西了——

索菲娅 我可以到纽约来买东西,看朋友,看戏,举办慈善募捐舞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马尔科姆 以一个已婚女子的身份。

索菲娅 对。

马尔科姆 你真有一手。他呢?

索菲娅 他永远不会知道的。我会使他十分愉快。

马尔科姆 也会使我十分愉快?

索菲娅 是的。——要不是世界糟到这般田地——我怎么也用不着他了。

(马尔科姆粗鲁地抓住她，吻她——一个长时间的粗暴的吻。随即他往后退了一下，瞧着她——骄傲地，孩子气地，困惑地，邪恶地。)

马尔科姆 这么说你依然是我的女人？

索菲娅 是的。永远是。

马尔科姆 (笑)那我准会把你给卖了。(索菲娅亲他的脖子、他的胸脯。他把双手捏在她的头发里)去吧。我真巴不得你的白人男朋友现在能见到你这副样子。

(白天。阿尔奇和马尔科姆在马尔科姆的房间里。他们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在他们之间放着一只信封。)

阿尔奇 嘿，这封贺信会使你离开这儿一段时间啦。

马尔科姆 它不会使我走开的。除非我加入日本军队。

阿尔奇 可别公开这么讲。他们有密探，你知道吗？

马尔科姆 密探？日本人的？

阿尔奇 不。我们的。

马尔科姆 我们的？——(沉思)他们派密探来监视和监听我们？

(白天。马尔科姆面对着陆军的精神病专家：一个工作勤恳的年轻白人。)

马尔科姆 你怎么会听到我想加入日本军队的？——不，等一下。

(他把手指放到嘴唇上，蹑着脚走到门口，听了一听。

接着他打开了每一个壁橱的门，最后打开了通到盥洗室的门——走进去一会儿，让门开着。

然后他回到精神病专家身边。专家无疑地被吸引住了。)

听着。关于日本人的那番谈话并没什么意思。你是北方人,老哥,对吗?——跟我一样。我肯定你是北方来的,因为我能嗅出谁是乡下佬。我是说,我能把他们嗅出来!喂,一旦我穿上这个白人政府的军装开发到南方去,你晓得咱们要干什么?咱们要开展组织工作,你理解我的意思吗?进行组织,老哥,把这个白人政府军队中所有的黑鬼都组织起来,敲掉白人的脑袋,这原来是咱们早就该干的了。这一点,你和我同样地清楚。这就是我所谈到的事。只要让我手中有支枪,老哥,北方就再也不用对南方担心了!

(阿尔奇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和索菲娅,还有马尔科姆一道坐在斯莫尔酒吧间里的一张餐桌旁。)

精神病专家 好吧,谢谢你如此地开诚布公,利特尔先生。我将写一份报告,嗯——呃——不久你可以收到我们的回音。

马尔科姆 好的,老哥!我早就知道你会理解的。——你设法给我办得快一点儿,好吗?

(马尔科姆把征兵等级证书拿给阿尔奇看。)

阿尔奇 四个劣等。这可好啦,老弟。

索菲娅 你估计他们不会再来麻烦你了吧?

马尔科姆 你认为他们想要再度发动内战吗?

索菲娅 当约翰尼再次凯旋回家——

阿尔奇和马尔科姆 万岁! 万岁!

索菲娅 我们到时将热情地欢迎他——

阿尔奇和马尔科姆 万岁！万岁！

（哈莱姆阴暗的街道上，征兵这一画面在乐声中继续着。

一个个邮筒。

前面见到的那几个哈莱姆居民在阅读着邮件：带着深沉的、无声的、痛苦的忧郁表情。）

马尔科姆的画外音 呸！你以为我会参加这个白人政府的军队去作战？这个白人政府在我出生的乡土正杀害着我们，还让我穿着它的军装去作战？我们不是在敌人面前遭杀害的——我们是在它面前遭杀害的！

（夜晚：在一百二十五号街上，一群年轻的黑人士兵，有的带着姑娘，有的正寻找姑娘，大声喧笑，心情舒畅——尽情享受这转瞬即逝的自由。

忐忑不安的警察——有的骑在马上。

一个黑人士兵和一个姑娘。两人都有了些醉意。两人都笑着。

这个姑娘和这个士兵进入一家旅馆中消失了。

他们走过的那条街，一路下去非常暗，几乎没有行人。从邻近的酒吧间传来乐曲声、人声、笑声和喊叫声。

在旅馆的门前。

传来一声手枪声。

乐声未断，但人声停止了。）

妇女的画外音 哎呀，你为什么开枪打他？

（她的语气显得非常恼怒；她的问话合乎情理。

立在窗旁的人们。

站在太平梯上的人们。

窗边的孩子们。

站在门前台阶上的人们。

街上的孩子们。

女人喊叫小孩的声音。

飞速掠过的许多张小孩的脸。

孩子们被赶到屋里，被赶上楼去，扔到床上；窗户乒乒乓乓地关上，锁好。

门从里面锁上。

一匹警察的坐骑扬起前蹄。

一家当铺门外的三只金球^①。

一扇下等公寓房子的窗户，在破损残缺的窗玻璃里塞着许多破布和纸头。

一扇装有上等玻璃的窗户。

那扇下等公寓房子的窗户。

那扇装有上等玻璃的窗内的物体。

那扇下等公寓房子的窗户。

那扇装有上等玻璃的窗户。

那扇装有上等玻璃的窗户被敲得粉碎。

接着，又一扇被敲碎。接着，又是一扇被敲碎。

许多只扬起的马蹄。

银幕上满是废弃的垃圾桶、石头、砖块、各式各样的破烂。

许多匹马的头在银幕上出现。

许多人的脸。透过装有上等玻璃的窗户可以看到他们把能够携带走的东西抓起来就走。

一家挂着“我也是有色人种”牌子的中国餐馆。

许多根大棒抡起来，落下去。

人们蜂涌着，喊叫着。

警察的徽章。手枪套。报警器。灯光。

^① 三只金球是欧美当铺门外的标志。

一辆广播宣传车缓缓移动，呼吁人们回家去。
一个黑人男孩带着多得拿不了的东西奔跑着。
他掉下一件大衣。
一个窗口的一个老妇人看到了。
她对旁边窗口的那个年轻人说，那件大衣正合他的身材。
那个小伙子跑下楼梯，奔到街上，象猛鹰似地把大衣攫走。
镜头随着他——或者说那件大衣——回到那座狭窄的楼梯上。
大棒打着人的皮肉；
那个小伙子在老妇人跟前试穿那件大衣；
一支手枪朝天放；
一个人在一根大棒或一只马蹄之下倒下；
那个骄傲的小伙子穿着那件大衣转来转去。
黎明时分。万籁俱寂。满目疮痍的景象。)

(马尔科姆在他的房间里卷着大麻烟。卷好了大约五十根后，他把它们放进一只红十字医药箱。他把箱子放在桌上。

他从一只抽屉里取出一支 25 口径的自动手枪。他把枪插进背后皮带的正中。

他吸了些古柯碱。然后穿上茄克上装，把装有大麻烟的箱子夹到胳肢窝下。

他手臂紧贴着胸侧，向街上走去，兜售货物。

我们随着马尔科姆的步子沿街而行，跟着他的目光一路看去——或许稍有点失真，因为马尔科姆的个子高。

孩子们在街上玩耍。

“捡破烂”的哥儿们在台阶上吵架、赌博。

一个年轻的吸毒者在打瞌睡。

一家理发店或酒吧间门前的男男女女。

偶尔一声，“嗨，红头！”

马尔科姆觉察到他被人钉梢了。

他加快步伐，迅速在街角处拐了个弯。

他把红十字医药箱丢进阴沟，继续行走。

他转身走进一家酒吧间。这儿不空也不挤。)

马尔科姆 请来一客换水的布尔朋。

(正当侍者侧过酒瓶要向马尔科姆的杯中斟酒的时候，两个白人便衣警察走进酒吧间来。

侍者瞧瞧便衣警察，瞧瞧马尔科姆。当他们向马尔科姆走来时，侍者故意侍候马尔科姆饮酒，把酒瓶放在酒柜上，等着。

一个便衣警察亮了一亮他的证章。)

便衣警察 你打算把东西交出来，还是要我们拿过来？我们晓得你有那个东西。

马尔科姆 (大声地)你晓得我有什么东西？

便衣警察 好啦。何必替自己找麻烦？

马尔科姆 (大声地)究竟你他妈的在说什么呀，老兄？

便衣警察 我们要查问情况。我们就是被雇来干这个的。

马尔科姆 你们这些笨货除了到处跟踪黑人，难道就没有别的更象样的事情好做吗？——喂！我是清白的。我身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朝着酒柜，特别朝着侍者）你们诸位好好留神一下，务必不让他把任何东西塞到我身上。你们都清楚这些他妈的肮脏的下贱白人——为了一根口香糖，他们会卖掉自己的孩子！

(整个酒吧，尤其是侍者，虽然缄默不言，却由衷地赞同这种看法。他们默默地、怀着凝聚起来的仇恨盯着这些便衣警察。这对正搜查着马尔科姆的那个人的手并非没有影响。)

便衣警察 把你的衣袋翻过来。(酒吧间里的一些人稍稍移近马尔科姆)往后站一点,不行吗?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我们的健康,你们知道嘛。

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 我很高兴你们倒很懂得这一点,你们这些卑贱的、龌龊的狗崽子们。我但愿是你们的医生就好了。那我就来照料你们的健康情况了。

(侍者不露声色地、悄悄地向这位妇人的方向挪过身去,给她送上一杯酒。)

便衣警察 好。这次算你把我们捉弄住了。

马尔科姆 这次我捉弄了你们?你在讲他妈的什么呀?是你们在追赶我——而我一直是清白的,你们知道嘛!

便衣警察 下次你可就不会这样走运了。

马尔科姆 你们下次不会再这样走运了。

上了年纪的妇女 让所有做礼拜的人都祈祷“阿门”吧!

(便衣警察下。)

侍者 “我们要查问情况。我们就是被雇来干这个的。”呸!我知道这些相公拿人家的钱干什么的,他们不如他们妈妈那样在行。(握住酒瓶,朝马尔科姆说道)干杯吧,老哥。这次我请客。

(夜。马尔科姆小心翼翼地走进自己的房间。房间已被搜查过了。)

马尔科姆立即觉察到这点。

他似乎不加思索地吸了些古柯碱。

他似乎不加思索地包扎起东西离开了。

在一掠而过的蒙太奇画面上，这样的动作出现了两三次。

特写镜头：阿尔奇。）

阿尔奇 红头，我警告你，一当那次骚乱事件传开来，城里就会控制得比什么他妈的鬼东西都要紧。老弟，你就不会捞到那么多的油水了！——任何人也别想捞到！

（特写镜头。）

马尔科姆 是的。我懂你的意思。会紧起来的，一点儿也不错。

马尔科姆的画外音 别跟我唠叨我会捞到多少油水，老家伙。我明白我比你至少会捞得多一些。

（特写镜头。）

阿尔奇 隐伏别动，让这阵风刮过去。他们干的只不过是修修剪剪树枝而已。这样一来，更多的苹果就可以落到更少的几个人手里哪。

马尔科姆 我知道。

马尔科姆的画外音 你他妈的讲得对，它们将会落进更少数的人的手里。

（特写镜头。）

阿尔奇 噢，我想我得快一点回去了。艾达在烧晚饭，还不知道我上哪儿去了呢。

(特写镜头。)

马尔科姆 是的。我也得赶紧点儿。代我向老艾达问好。

马尔科姆的画外音 老艾达是对的。两个落魄的歹徒。他妈的!

(擤鼻子,擦眼睛;他又嗅进些古柯碱。)

(夜。警报器发出尖叫声。

象是在新泽西州或纽约州北部的某地。

● 一辆巡警车急驶。

马尔科姆穿过后街小巷在逃跑。

他放慢到步行的速度,估量着怎样接近一个交叉路口最恰当。

白人住宅区。

马尔科姆从路边走到街上,拦住一辆急驶的巡警车。

他向车子走来。巡警们赶忙把车向他开去,“吱”地一声刹住车。我们从巡警们的角度看见他。)

巡警 喂,老弟,怎么啦?

马尔科姆 对不起,诸位警察,我晓得你们忙,但我初次进城,不知是否可以请你们指点我一下,去——

巡警 滚你妈的蛋,你这个黑蠢鬼!

(车子吼叫着驶开了。

马尔科姆望着车子消失,脸上露出一种特别的、可怕的表情:痛苦、鄙视、傲慢。一会儿,他笑了。摸摸口袋。走开。)

(夜。马尔科姆的翻领上插着一支白色康乃馨花。

他站在座落于四十五号路和百老汇大街交叉处的阿斯特旅馆的外

面，注视着来往车辆。

一辆由一个面色苍白、显然富有的、约摸六十岁光景的白人驾驶的汽车在路边放慢了速度，马尔科姆进入车内。

那白人挪过身子，马尔科姆接过驾驶盘。

他们默默地开着车。显然那白人受到巨大的冲动。当他们抵达哈莱姆的时候，这种冲动——某种不可名状的快感——似乎变得简直无法忍受了。

马尔科姆给那个白人投过轻蔑的、自得其乐的一瞥。

他们在哈莱姆的一幢楼房前停了车。白人偷偷地溜进那座楼里。

马尔科姆跟着进去。他们爬上楼梯。

他们敲敲一扇门，门开处出现一个非常漂亮的、结实的黑人姑娘——肤色极黑。……

她朝马尔科姆眨眨眼，然后用一种严厉的、凶狠的目光盯着那个白人。

白人发起抖来，把一些钱放进马尔科姆的手中。)

白人 我将给你双倍的钞票——如果你留下来望风的话。

姑娘 进来。(她随手关上门。特写镜头：马尔科姆的茫然的、恐惧的脸)

姑娘的画外音 嘿，你回到这里来干什么，你这个下流的、卑鄙的、白色废料？我不是跟你讲过，假如我再在这儿附近撞上你，我就要怎样收拾你吗？我猜想你是不相信我的话，对吗？哼，你相信这个吧？（“啪”地打了一下的声音）脱下衣服，你这个无用鬼！脱掉！我不讲二话——（接连打了几记的声音；呜咽声）嘴，今晚让你尝尝厉害。

白人的画外音 哦。打吧。打吧。我知道我该打。哦。打吧。打吧。（那白人的衬衫、领带、裤子、鞋子被扔得房间里到处都是）他在望风吧？哦，望风。望风。求求你。

姑娘的画外音 他在望着呢。(鞭打声在空中震响)我们得让他看看这出戏。

白人的画外音 哦,望风,望风。打吧。再狠一点儿。再狠一点儿。再凶一点儿打吧。

(马尔科姆开着另一辆车,领着一伙白人,男男女女共六个人,到了哈莱姆。

应声来开门的是一个标致的、穿戴雅致的、棕色皮肤的女管家。

在这伙人鱼贯而入的当儿,我们超在他们前面发现一张大床上坐着一个……黑人男子和一个……白人女子。

我们看到那些白人的面孔正朝着他们。

那位棕色皮肤的女管家的脸上露出十分轻蔑的神色。

她瞧瞧马尔科姆,他们几乎不为人所察觉地各自耸了耸肩。)

(夜。马尔科姆在床上辗转反侧,做着梦。

梦中的一些人影叠印在他那张受过折磨的汗岑岑的脸上。那个优雅的棕色皮肤的女管家好象变成他母亲的模样。她笑着扬起鞭子。她把鞭子打到一个裸体的黑人男子的双肩。而这个黑人长着一张他父亲的脸。马尔科姆听到他父亲的断断续续的歌声。之后,那鞭子到了一个白人姑娘的手里,那是索菲娅。她用鞭子朝着马尔科姆的脸猛抽一下。马尔科姆尖叫一声,攥住鞭子。他用手指揪住索菲娅的金黄色头发,举起鞭杆抽她。她的脸变为劳拉的脸。

马尔科姆醒转来。

他伸手取床边橱上的古柯碱,嗅了嗅,转身睡着了。

清晨。马尔科姆不由自主地嗅了嗅古柯碱,起了床,动手穿衣。)

(夜。在二十五号街的一家酒店里,一个比利·霍利戴式的歌手在唱黑人民歌。

身材高大的生气勃勃的马尔科姆跟索菲娅和阿尔奇在一旁欣赏。

歌声一停，他们鼓掌。马尔科姆侧身轻吻索菲娅。)

索菲娅 (对阿尔奇)他理应每天都押得中数字的。

阿尔奇 为了三百块钱？见鬼，这样我马上就得失业了。

马尔科姆 老哥，你应该逆来顺受，甘苦同当，这是你亲口告诉过我的嘛，老爹！得啦，请您坐好，让兄弟我给您再斟上这么一点儿——(取过桌上的瓶，斟酒。乐声又起。他放低声音)——因为我记住了你曾告诉过我的一切。小弟我万分感激你。

阿尔奇 (对索菲娅，嗓音干燥)也许你对。

(他们接着听音乐。)

(早晨。马尔科姆和索菲娅在床上睡着。

敲门声。

马尔科姆不加思索地——在半睡状态中——把放在一面双面圆剃须镜上的剩下的古柯碱塞进床下。)

马尔科姆 谁？

阿尔奇的声音 是我，红头。阿尔奇。

(马尔科姆瞧瞧钟，时间还早——看看索菲娅，她已经醒了。他起身下床。)

马尔科姆 我来了。(他踉跄地走到门口，开了门。阿尔奇站在那儿，把一支枪对准着马尔科姆)伙计——！

阿尔奇 我是把数字记在脑子里的，红头。但是，我回到家里也不时地写下一些数字，以便亲自作两次核对。喂，红头，关于

那个数字,你撒谎啦。输掉啦。

(马尔科姆仍然昏昏沉沉的,很吃力地想搞清楚这一切。)

马尔科姆 进到屋里来吧,伙计。把那家伙拿开。

阿尔奇 我不到这屋里来。你的小乖乖跟你一块儿在里面,不是吗?我不要见证人。

马尔科姆 阿尔奇,当我告诉了你这个数字你付钱给我的时候,她在场。再说,是你付钱给我的!

阿尔奇 是的。我知道她会为这个起誓发咒的。

马尔科姆 阿尔奇——我对上帝发誓,伙计!

(马尔科姆的声音开始惊醒别人。)

阿尔奇 (用枪轻轻地碰了碰他)你必须在明天中午交还给我你偷去的这三百元钱。我给你一段缓冲的时间。因为我晓得你在想什么。你在想我老啦,屁也不顶用啦,这笔钱我再也弄不到手啦。你以为你弄到手了。嘿,你还没弄到咧,孩子。你还得从我手里弄过去咧。(放下枪,走开)明天中午见,孩子!

马尔科姆 什么地方见,先生?

阿尔奇 你想他妈的什么地方!在时代广场的中央!我将戴着黑眼镜,手拿杯子!

(这声音更激起邻居们的抗议风暴。

马尔科姆慢慢地关上门。)

索菲娅 红头——

马尔科姆 别响,宝贝儿。先别响。

(他在床上坐下。)

索菲娅 你在赌这个数字的时候,我在场。他付钱给你时,我在场。阿尔奇过去从未象这样搞错过!

马尔科姆 那倒可能是真的。可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我押的是什么号码了。

索菲娅 我记得你押的是598。

马尔科姆 我想你准没记错。可是——反正都一样。(笑)我敢保证,一个白种女人说起话来这样有道理,历史上还是少见的哩。

索菲娅 好吧。那我们就把三百块钱还他算了。

(马尔科姆转向她,感到恼火;接着,又笑了。)

马尔科姆 乖乖,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我可不能还他——明白吗?

索菲娅 不明白。

马尔科姆 我早知道你不会明白的,但是——

索菲娅 我可不在乎钱,你总可以还我的嘛!

马尔科姆 我不能还阿尔奇的钱,小宝贝!你想他带着那支枪到这儿来是谈钱的事吗?

索菲娅 我听他谈的就是这么回事。

马尔科姆 可我听他还有弦外之音哩。他妈的,要是阿尔奇知道我要钱用,他会弄到三百块、六千块呢!我不能还他,我

发誓我没有骗过他，脓包才还他呢。你可知道在这儿一个人成了脓包那就会性命也难保？要是阿尔奇不叫我还钱，你干脆把他忘掉好了——他连脓包也不如，他越来越老啦。他在这儿呆得太久了，象我这样的小伙子也可以欺侮他了。这儿没有退休年龄。你弄不到养老金，也没有社会保险费——够悲惨的吧？

索菲娅 红头，你打算干什么？

马尔科姆 嗯，第一件事就是把你从床上弄起来，塞进第一班火车，送回波士顿。

索菲娅 干吗？

马尔科姆 你在这里碍手碍脚。快，别讲废话，起来穿好衣服，滚蛋。

索菲娅 红头——

马尔科姆 我不愿你挨揍，小宝贝。快起来。

（白天。索菲娅穿好衣服站在门边。她把钱包里的钱几乎一古脑儿给了他。）

索菲娅 拿去。我只要留点钱到波士顿以后叫出租汽车就行了。

马尔科姆 好吧。再见。

索菲娅 要我打发矮子来吗？

马尔科姆 我什么也不要你做，只要你赶快离开这儿！走吧——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索菲娅 好！红头。

（她轻轻地吻他，走了。）

当房门在索菲娅身后关上时，马尔科姆小心地把门锁上，走到窗前，

朝街上看。

索菲娅提着旅行包，离开大楼，慢慢地穿过街道。一辆出租汽车开过来，她打了个招呼，钻进汽车，开走了。

街上空无一人，好象要发生什么不妙的事。

马尔科姆重新拿出古柯碱，吸得醉了。他穿好衣服，把枪插在腰带下——这次是放在前面紧贴肋骨——向街上走去。

他走进酒吧间，就是两个便衣警察碰上过他的那一家。

酒吧间侍者马上给他倒了一杯酒。）

侍者 要是你也有过清醒的时候，今天最好清醒一点。

马尔科姆 老哥，怎么啦？

侍者 这儿什么人都有，漂亮的黑姑娘也有——还有警察。

马尔科姆 谁卖票？

侍者 我自己摆了个热红肠摊头。

马尔科姆 他妈的！

（转身要走。）

侍者 要是你用得着我——

马尔科姆 我是清醒的。（他走上大街。一个年轻小伙子走到他跟前，在他耳边唧唧咕咕说了些什么，又退回去，笑了。马尔科姆瞪着眼，望着这个小伙子，一声不响）再说一遍，小子！

小伙子 我说过了，我听说你——

（马尔科姆再也按捺不住，他想也没想，动手就打。

小伙子早已准备他这一着，精神抖擞地进行还击。

马尔科姆是个打架的好手，小伙子也不弱；小伙子年纪比较轻，而马

尔科姆却醉了。

人们围观，有人想把他们拉开来。

这场架没打多久，马尔科姆就输了。

小伙子笑着，慢慢地走开了。

酒吧间侍者走出来，把马尔科姆带进酒吧间。）

侍者 要是你身上带着什么玩意，交给我——快！

（马尔科姆把枪交给他，一屁股坐倒在凳子上。

侍者把枪藏到柜台后面。

刚刚藏好，一个白人警察就手扶枪托走了进来。）

警察 红头，站起来。把那只手从口袋里拿出来。可要当心点。

（马尔科姆顺从了。警察把他带到街上巡逻车旁他的伙伴那里。巡逻车开着收音机，停在另一辆停靠在人行道旁的车子外侧。

马尔科姆被抄身时，人们围上来看。他感到这比跟小伙子打架还丢人。）

警察 红头，我们得到可靠的报告，你今天肯定带了一支枪。

马尔科姆 我确实带了一支。可我把它扔到河里去了。

（他们对视着。警察脸上露出明显的失望神情。）

警察 哼，小心别押进去。（跳进汽车，朝外看）我想，红头，该到你滚出城的时候罗。

（巡逻车开走了。

马尔科姆站在那里望着驶去的汽车，接着马上意识到人们在注视他；

他又走进酒吧间。

（他从侍者那里拿回他的枪，坐了下来。）

侍者 你打算怎么办？

马尔科姆 不知道。

（他双手捧着头。）

奥斯特洛夫斯基画外音（大声地）——干一点黑人能干的事吧！——（马尔科姆慢慢地环视酒吧间四周：我们从他的角度，看到许多人。正如他自己看到的那样——迷惘、漫无目的、没有希望）干一点黑人能干的事！

劳拉画外音 当然——你——你可以变得很伟大！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马尔科姆！

劳拉画外音 你已经当了律师吗？

马尔科姆画外音 没有。还没有。

奥斯特洛夫斯基画外音 干一点黑人能干的事！

（夜晚。马尔科姆似乎没有离开过酒吧间。

他要一杯酒。

马尔科姆的背朝着摄影镜头。

侍者端来酒，从马尔科姆的肩膀朝前望，吓呆了。

马尔科姆慢慢转过身子：对着阿尔奇和他的枪口。

阿尔奇醉得很厉害。）

阿尔奇 我告诉你，我说一不二，红头。

（整个酒吧间的人望着他们都呆住了。）

马尔科姆闷声不响。他的眼睛不敢离开阿尔奇。)

阿尔奇 我知道你在动什么脑筋。可是谁也不敢把我西印度佬阿尔奇当傻瓜——谁也不敢！我来到这里的时间够长了。是我一手把你带出来的。你竟敢欺侮到我头上来了，小子？因为我太相信你了吗？

马尔科姆 阿尔奇——

阿尔奇 我知道你在动什么脑筋。你想，我现在是个老头子了，你只消坐在那儿等着，一有机会就扑过来。可这办不到。我要告诉你为什么办不到。因为只要你动一动，你就完蛋了。我什么也不在乎。蓝辛监狱我呆过。那里的班房我坐过，我什么也不在乎。可是，要是你对我下手，——我量你不敢，那你就要坐班房了。这样——你就完全跟我一模一样了。

(马尔科姆心中明白，这话一点不假。)

侍者从柜台后面走出来。)

侍者 阿尔奇，给这个小子留点情吧。红头过去就象你的儿子一样。你不会伤害他。我知道，你不会伤害他。——人家不会以为你是害怕吗——阿尔奇？

一个女人 他说得对，阿尔奇。我们可不能杀害自己的孩子啊。

一个男人 让白人去干那种事吧，阿尔奇。

侍者 到里面来坐。来吧。

(他们慢慢地把阿尔奇带开了。)

马尔科姆坐着动也不动。他周围有一个很大的空间。没有人走近他。

最后，他付了酒钱，站起来，走到街上，站在酒吧间外面等了好一会。

然后，他转过身，慢慢地走开。

矮子驾着车慢慢地穿过哈莱姆区。

我们从矮子的角度看大街。这时酒吧间的顾客开始散了。

在很远的地方，我们看见马尔科姆在走着。

矮子揪喇叭，疾驰过来。

马尔科姆喝醉了的、疲乏不堪的脸。

汽车的喇叭声开始慢慢地渗进他的知觉。

矮子疾驰过来，不断地揪喇叭。

马尔科姆瞪大了眼，充满了死的恐惧。

他抽出枪，转过身来。)

矮子 (叫起来)乡巴佬!

(他刹住车，跳了出来。

马尔科姆倒在他的怀里。)

(清晨，波士顿。马尔科姆睡着。索菲娅望着他。白天。马尔科姆独自一人，沿着我们曾经和矮子一起走过的路线，在波士顿大街走着。

白天。矮子的房间。

矮子、索菲娅、一个意大利裔的黑白混血青年鲁迪和马尔科姆。

马尔科姆坐在床上，其余的人围着他。

一个会快开完了。)

马尔科姆 定啦。明天晚上第一次拦劫，在鲁迪老相好的屋边。

要干得干净利落。索菲娅替我们找到了两处地方，她还准备再去找找看。现在，大家都有数，我们要干什么。再讲一件事。(他环视一下大家的脸)现在我们大家都要彼此负责，对吗?(他们点头)我是你们的头头，因此我要对你们大伙负

责,是吗?(他们又点了点头)我给你们看一件东西。

(他拿出他的左轮手枪,装上一颗子弹。

他们望着他。

他抬起头,微笑,把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扣扳机。

索菲娅尖叫起来。

矮子伸出手来,马尔科姆把枪指向他,矮子往后退。)

矮子 你干什么,老哥!

(马尔科姆又把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扣扳机。

索菲娅哭起来了。)

矮子 请不要这样,老哥!

(马尔科姆又把枪对着自己的头,再次扣扳机,然后望着他们一张张绝望的脸。)

马尔科姆 喂,记住:我这样做,是要让你们知道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们大家都还有头脑,决不会纠缠住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现在,你们都出去,让我安静一会儿。

(他们惊恐地、一声不响地、慢慢地走了出去。

他们离开以后,我们发现原来马尔科姆把子弹捏在手心里:枪膛一直是空着的。

马尔科姆把子弹装进枪膛,大笑。)

索菲娅的画外音 底层没有什么东西,别管它——(索菲娅的

手，在画一幢房子的地图。其余的人目不转睛地望着)——
保险箱在书房里，正好在书架后面——更确切地说，正好在
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后面——这是接近保险箱的最方便
的办法——

(索菲娅的蒙太奇镜头，她在一所非常华丽的房子里喝茶，鲁迪在为
一个极其阔气的宴会办酒菜，同时，在这画面的上面出现了索菲娅或者鲁
迪的手，在画一些房屋的地图。

这只手坚定地纸上画着，透过纸面我们看到这伙强盗打扮得时髦
透顶，在一所夜总会里饮酒作乐。

马尔科姆抽着大麻烟，吸着古柯碱，醉得一塌糊涂。

夜晚。天下着雨。鲁迪坐在一辆接应他们逃跑的车里。车停在波士
顿的一幢大厦外面。

屋内亮着一支手电筒。

矮子和马尔科姆不声不响地、敏捷地行动着。

他们把赃物弄到车子里。车子后座堆得象一家当铺。

马尔科姆最后一个上车，他、矮子和鲁迪坐在前面，他们开车走了。

从鲁迪的角度，我们看见一辆警车拐了个弯，向他们驶来。)

马尔科姆 别慌。(他们继续开车。警车从他们旁边经过。马尔
科姆注视着后视镜。在后视镜里我们看到警车停了下来，
拐了一个U形的大转弯，掉过头来驶向他们)停车。

鲁迪 你疯了？

马尔科姆 停车。(马尔科姆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走出汽车。
他向警车打招呼——警车刚刚开亮头灯——要它停下来)
对不起，警察先生，我知道你们很忙，可是我们刚到这里，先
生，你们能不能指点我到这个地方去。(他把纸条交给警察，
很着急的样子)

警察 行。一直朝前开，到第一条横马路朝左拐弯，直到第二个十字路口。然后朝右拐——你就靠近家门口了。

马尔科姆（拿回纸条）谢谢你，先生。（他回到车上）好啦，我们走吧。（警车绕了一个U形的大弯，开走了）

矮子 你刚才干了些什么，老哥？

马尔科姆 我把我的住址告诉了他们。然后问他们怎么走法。——他们告诉了我。我谢了他们。

（他笑了。矮子也笑起来。）

随即，他们全都捧腹大笑起来。

一只手表，戴在马尔科姆手上，只听到银幕上滴滴答答的声音。

马尔科姆在矮子房间里，醉得一塌糊涂，望着这只手表，又翻了一个身。

手表：滴答声停了。

手表：在修理店的柜台上，交还给马尔科姆。

手表：戴在马尔科姆手腕上，滴滴答答地作响，马尔科姆在走着。

我们在马尔科姆背后，好象在跟踪他，又不愿意被他看见。

我们走到楼上的房间。

马尔科姆把表放在梳妆台上。

他脱下衬衫。

他对着镜子看。

他吸了一点古柯碱。

他梳梳头发，准备擦香膏。

他把药膏擦到头发里去。

我们从左到右望着这条冬天的、没有行人的街道。

我们的视线慢慢地靠近这所房子。

我们慢慢地看到楼梯的梯级。

马尔科姆的手在开水龙头。

水管发出阻塞的声音，一滴水也没有。

楼梯口、梯阶、马尔科姆的房门口。

不出水的水龙头。马尔科姆打开另一只龙头，也没有水。

他把两个龙头又开了一遍。

马尔科姆满脸是汗，药膏开始产生烧烫的感觉。

他冲向浴缸，拉开水龙头的链条，把头栽到浴缸里。

水冲溅在他的头上。

很响的敲门声。

马尔科姆又拉了一下链条。他没有听到敲门声。哗哗的水声盖过了敲门的声音。

敲门声更响了。)

画外音 警察来了！开门！里面开门！

(马尔科姆上气不接下气。伸手拿毛巾。

这时，马尔科姆听到敲门声，呆住了。

敲门声变得越来越响。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湿淋淋的，走到门口。

法官鼓击槌子的声音。

特写镜头：索菲娅。)

法官画外音 押送弗兰明姆妇女教养院，刑期不少于一年，不超过五年——

(特写镜头：矮子。)

法官画外音 第一条罪状，八至十年——第二条罪状，八至十年——(矮子开始发抖。特写镜头：马尔科姆)第三条罪状，八至十年——(矮子开始抽泣)——判决同时执行——

(矮子大哭起来。

马尔科姆那张流露出骄傲和仇恨、受尽挫折而又十分年轻的脸：一双充满杀气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法官。)

(白天。监狱里的牌照车间。

人们不声不响地干活。

传来很响的吵闹声，路德，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三十八、九岁，抬起头望着发出吵闹声的地方。

皮特，一个年轻的犯人，耸耸肩，轻蔑地笑了笑。)

皮特 又是那个撒旦。

马尔科姆的声音 (喊叫)我他妈的一点也没惹他！我正在忙我自己的事，偏他妈的这个家伙找到我身上来了！我才不是那路子货哩！

其他声音 (插入)住嘴！住嘴！抓住他！揍死这个狗杂种！

(路德的特写镜头，他朝着闹事地点走去。

两个看守，好不容易把马尔科姆和另一个犯人拉开。)

看守甲 住嘴，老兄，谁都知道什么人是这儿的捣蛋鬼。

马尔科姆 你为什么总是站在他一边？可不是他总是让你偷鸡摸狗？

(看守乙把马尔科姆打倒在地。)

马尔科姆 (站起来)因为他让你们这些狗东西偷鸡摸狗——！

(两个看守毒打他，拖着他往外走。)

皮特 你才是狗东西,你这个屁用的黑杂种!

路德 闭嘴!

马尔科姆的声音 我才不因坐班房,就来讨好你们这些杂种呢!

(马尔科姆给拖走了。他们一出去,牌照车间的门就砰地关上了。)

皮特 奇怪,究竟什么东西把他弄成这副样子? 他来这儿以后,跟所有的人都吵过了。

(路德望着皮特,死命盯着他,好象他在打量一种古怪的小虫一样。)

路德 他不明白为什么被关进监狱。而很多人呢,他们明白为什么。他们的确很明白,所以他们的心情就好一些。比如拿你来说,你是情愿在监牢里呆一辈子的。要是哪一天把你放出去,你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马尔科姆还在叫喊,被拳打脚踢地关进单人牢房。)

马尔科姆 休想叫我吃你们那一套! 休想! 你们这些肮脏的白崽子!

看守乙 哪一天你离开这儿的时候,你就会心甘情愿地吃这一套的,老兄。

(一拳把马尔科姆推到牢房的墙边。他倒了下去。看守砰地把牢门关上。)

特写镜头: 马尔科姆痛苦地、慢慢地靠着墙站了起来。)

马尔科姆 我恨透了你们每一个人——你们每一个人——连同你们那个撅着白屁股坐在天堂里的下流的白上帝——那个臭婊子圣母玛利亚——那个小流氓耶稣基督——还有所有的白皮肤的小崽子——要是我能够——要是我能够的话——我一定要用我的手敲破你们的脑袋——掏出你们的心肝——掏出你们的五脏六腑——

(他举起拳头朝墙上打去,痛苦地抓着墙,然后跌下来,呻吟着。)

(晚上。监狱里放电影,上映的是一部关于汉弗莱·博加特的片子。我们听到一些片断的对话,听到枪声:黑人的反应比白人的反应还更带挖苦意味。

镜头掠过所有犯人的面孔,停在马尔科姆包扎着的拳头上。

马尔科姆想点燃一支香烟。可是手不顶事,点不着。

黑暗中在他身边有一根火柴擦燃了。马尔科姆抬起头来。

路德举起火柴点燃了马尔科姆的香烟。)

马尔科姆 谢谢。

路德 可别相信电影里的那套把戏。只有博加特那号该死的白人才能用他的拳头解决问题。(马尔科姆盯住他看)我们得学会用我们的头脑。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他的眼睛又回到银幕上,模糊地琢磨着这句话的意思。)

(白天。牌照车间。

马尔科姆在干活,由于他的手包扎着,干起来很困难。他满肚子怨气,绷着脸,闷声不响地干着。

路德也在干活,同时跟一伙人在谈话。)

路德 北方人没有理由把南方人说得这样坏。要是我们呆在南方，我们要末到处流浪，要末在某个倒霉的种植园里，替一些吸血鬼卖命，好让他们发财致富。我们在这儿也是一个样。你们可计算过别人在这些牌照上能赚多少钱？

汉克（一犯人） 瞎说。你在这里学了一门有用的手艺呀。

路德 哦，我明白这是一门有用的手艺。我不怀疑这一点，可我不要那些吸血鬼认为，这对我是有用的。他这里没有半点对我有用的东西。

（有的人笑了；有的人望望周围，想知道看守们的反应怎样。马尔科姆和他们不一样；他听着，可是没有反应。）

弗兰克（一犯人） 路德，你真是个胡说八道的家伙。要知道我们生在这个白人的国家里。请问你打算干什么？——你打算建立一个新国家吗？

路德 一点不错。（一阵笑声。但路德神色安定）问题是，这个国家里许多黑小子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肤色。

皮特 你是讲那些真正的黑小子吗？

（马尔科姆挺直身子，但没有转过来。）

路德 不。我不是专讲他们。他妈的，我认识过一些小子，他们黑得跟我的鞋子一样，他们照起镜子来，还得擦根火柴才看得出他们自己呢，可是白种人把他们的脑袋瓜子洗成这样，连他们也以为自己是白人了。白种人给我们安了一个大圈套，而我们这些笨蛋却自己愿意往里钻。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笑了。

特写镜头：一个看守，不高兴的样子。)

看守 你今天的说教该完了吧？

路德 还没有完。——许多皮肤不那么黑的小子看上去象白人，是因为那些没心肝的白人吸血鬼奸污了他们的祖母。(对着看守)他们实在叫人恶心，他们还洋洋得意哩！

(晚上。马尔科姆独自一人在淋浴间，尽情地享受着用水冲洗皮肤的滋味，低着头，在想什么。

从不远的地方传来其他犯人的声音。

马尔科姆关上龙头，擦干身子，腰上扎了一条毛巾，开始揉擦他的头发，准备再涂上药膏。

路德进来，对马尔科姆望了一会儿。)

路德 红头，你觉得怎样？受伤的拳头还给你带来不方便吗？

马尔科姆 好一些了。你怎么知道我叫红头？

路德 我只是猜猜。

马尔科姆 在这个鬼地方你是第一个用我的名字叫我的人。

路德 我不过比其他的人稍微留意一点。(马尔科姆开始擦凡士林)红头，你比这个监狱里的任何人都有头脑——可惜你没有用它。你到处用你的拳头去撞石墙，却不用你的头脑。这正是白人巴不得你干的事。正如他们巴不得我们互相厮打一样——因为只要我们互相厮打，我们就不会去打他们了。红头，他巴不得你把头往他们造的石墙上碰。他们为什么要造石墙——为的是好让你碰得个头破血流。(马尔科姆望着他，一边还在擦头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红头？

马尔科姆 做什么？

路德 为什么把那些毒药擦到你头发里去？

马尔科姆 人人都擦嘛。所有的人都这样。

路德 不错。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人人都擦呢？

马尔科姆 哼，他妈的。你总不能披着满头卷毛到处跑，就象——就象——

（他停下来，望着路德。）

路德 就象什么？——比如说，象我？象你的爸爸？

马尔科姆 嗯——就——象——

路德 你不愿意象你的本来面目。究竟是什么使得你对你的本来面目感到害臊呢？

马尔科姆 可是，老哥，我并没有讲我感到害臊呀——

路德 你这样不怕麻烦，不怕痛苦，不怕流汗，把那些毒药擦到头发里，为什么？只是因为你感到做一个黑人是可耻的，你想做一个白人。

马尔科姆 喂，老哥，我不要听这一套——

路德 我看到过你们这些小子，打扮得象小丑一样，头发上涂着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在马路上跑来跑去，就象一群猴子。白人看见你们就发笑。他笑，是因为他们晓得你并不是白人。但是只要你想做白人，他们就可以任意摆布你。（马尔科姆一声不响）你因为皮肤不那么黑而一直洋洋得意，是不是？

马尔科姆 嗯——！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值得得意的——

路德 那天我已经给你们解释过这种肤色的由来，记得吗？（马尔科姆点头）你父亲是什么肤色？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深有感触。)

马尔科姆 黑皮肤。

路德 他还活着吗？

马尔科姆 不，已经死了。我父亲是马科斯·加维尔的信徒——
一些白人把他杀害了，那时候我还很小。

路德 可对那个奸污了你母亲、杀害了你父亲的人，你却千方百计地去装成他的模样。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他脑子里从来没想到过这一点。
他又气又恼地看着路德，感到羞辱。)

路德 可是你还有脸管自己叫做人。(他们面面相觑)如果你是
人——一个真正的人——就该把这些毒药扔掉，马上扔掉。

马尔科姆 老兄，你怎么管起我的闲事来了？(可是他的语气毫无力量。路德没有给吓住。马尔科姆无可奈何地望着手上的凡士林，慢吞吞地往围在腰间的毛巾上擦)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管其他犯人的闲事。

路德 他们中毒太深了。可是我有一个消息告诉你。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神色机警。)

我可以告诉你怎样出狱。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

“出狱”两个字在他的脑海中回响，好象在撞击着整个监狱的墙壁。)

马尔科姆 怎样出狱？

(特写镜头：路德，心中在盘算。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紧张起来。
他抖颤颤地点燃一支香烟。)

路德 第一件事你必须做到：从今以后不再吃猪肉。

(马尔科姆吃惊地抬起头来看看。
插入镜头：路易丝，在疯人院。)

路易丝 我说的很清楚——别让他们给那孩子吃猪肉。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在听路德讲话。)

路德 第二件事：你抽完这支烟以后——从此不再抽烟。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迷惑不解地看看手上的香烟，又看看路德。
特写镜头：路德。)

路德 我将告诉你怎样出狱，怎样获得自由。(他转身欲走，又停下来)你知道——当你获得自由的时候，你必须懂得白人所懂得的一切。监狱里有个图书室。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去利用它。(开始要走，又折回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去听英语函授课。你要学会不虚度光阴，马尔科姆。你要学会怎样利用时间。

(马尔科姆抬头望着他。
插入镜头：厄尔·利特尔的脸。
特写镜头：路德。)

马尔科姆 是，——先生。

(路德走了。

马尔科姆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沉思。

他望着那个空香烟盒，慢慢地把它捏碎在自己的手心里。

他望着那支燃着的香烟。

他吸了最后一口，把它扔掉了。)

(晚上。马尔科姆的牢房。

马尔科姆躺在床上，睁着双眼。)

马尔科姆的声音 我弄不清路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是路德肯定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他谈到的其他一切倒都是对的。但是究竟灵不灵？是不是象我过去卖给军队的那种玩意儿一样？它对肉体起作用——还是对心灵起作用？——唔——也许是——也许是一种心理麻醉剂——特别是当你过去一直抽烟、吃猪肉，而现在不抽、不吃的时候？他妈的。一定是这一类东西——不过有一点我是有数的。只要能够出狱，我将不惜任何代价，任何代价，任何代价。

(白天。监狱图书室。

远镜头。马尔科姆笨手笨脚地、战战兢兢地——自从他那次用药膏烫头发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他吓成这样——走进图书室。

我们看到他走过来，仔细看着书架上的书。

他摸摸每本书，好象书是活的、也会来摸他一样——越走越靠近我们。

他抽出一本书，疑虑地把它挟在腋下。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

他重新打开书。

回到原来的镜头。晚上。马尔科姆的牢房。

我们看出这本书是一本词典，马尔科姆喃喃地拼读第一个词。

特写镜头：第一个词：“阿德瓦克”。)

马尔科姆的声音 “阿德瓦克”——一种长尾巴、长耳朵、会打洞的非洲哺乳动物。——听起来真象非洲人骂娘的把戏——靠吃白蚂蚁过活？我真不知道路德在记些什么。

(白天。马尔科姆的牢房。

一张英语函授课的油印书单交到了马尔科姆手里。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阅读这张书单，在他感兴趣的书名前面作了记号。

特写镜头：这张书单。马尔科姆正在把他的监狱犯号码写在他要借的书名前面。)

(白天。监狱饭堂。拥挤，嘈杂，活跃。

马尔科姆夹在人群中坐在桌子旁边，不声不响地，跟大家离得远远的。

移动镜头：盛猪肉的盘子在台子上依次传递。

镜头转换角度：盘子传到马尔科姆跟前。

他接下来，可是又犹豫起来。

他好象突然从梦中惊醒。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

路德的声音 (在他的脑海中回响)从此不再吃猪肉。

(他把盘子递给坐在他旁边的人。

镜头转向马尔科姆旁边的那个人。

马尔科姆旁边的那个人开始取肉，接着又停下来，望着马尔科姆。

镜头转向马尔科姆。)

马尔科姆 我不吃猪肉。

(移动镜头。特写镜头。盘子继续在桌上传下去。)

全景：桌边一张张吃惊的面孔，呆望着马尔科姆。

特写镜头：路德得意的面容。)

(白天。监狱院子里。)

双镜头。马尔科姆和路德，正在走着。)

路德 真主最初创造的人是黑人。黑种人。那时宇宙间还找不到一张白人的面孔呢。我可以证明这一点。所有的学者都知道这一点。几千年来白人却一直对我们撒谎。

马尔科姆 我父亲也总是这样讲。

路德 这就是他被杀害的原因。他是一个“坏黑鬼”。

(他们走出画面。摄影机的镜头不动，其他犯人在画面上进进出出，各自随便说出一两句他们心中的话。这所监狱里的犯人有三分之二是黑人。)

双镜头。马尔科姆和路德，走着。)

路德 他们不让黑人了解真相。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一个要想说明真相的黑人都被白鬼杀害的原因。哼，要是黑人了解了真实情况，这所监狱里就不会有黑人了！

(全景：监狱里的看守们。)

双镜头。马尔科姆和路德，走着。)

路德 我们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可是白人不让我们知道这一点。他们要我们相信，他们是唯一的——民族！

(全景：一群黑人的面孔。

双镜头。马尔科姆和路德。)

马尔科姆 你知道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是知道一些什么的。

路德 我知道真主派了一名黑人来拯救这个黑人民族。真主是人，马尔科姆。是一个黑人。——真主是黑人。

马尔科姆 (笑)真主是——黑人吗？(他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自己的脸)真主是——黑人吗？

路易丝的声音 到太阳里去，晒得黑一些，孩子。

小马尔科姆的声音 妈妈，你是白人吗？

路易丝的声音 孩子，你看我是什么肤色。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望着路德。)

马尔科姆 如果真主是黑人——？

路德 一点不错。我对你说过了。我知道你会听我的话。白人是魔鬼。所有的白人都是魔鬼。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声音 你为什么不当个木匠？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环顾四周。

全景：一群白人的面孔。)

路德 告诉我——在你一生中你可曾认识过一个好的白人？

马尔科姆 我不知道。

(插入镜头：邓恩小姐。)

路德 你可曾碰到这样一个黑人基督徒，他没有跪下来祈求耶稣基督给他们在天上享受那些白人在地上享受的东西？

（插入镜头：血淋淋的兔子扔在路易丝的脚跟前。

插入镜头：厄尔，背向着我们，向路易丝挥手告别。）

路易丝 厄尔！

（插入镜头：厄尔·利特尔横倒在电车轨道上。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

全景：监狱院子里一群白人面孔。

一个白人囚犯向看守招手。）

路德 你可曾碰到过一个白人，他不曾伤害过你？

（斯韦林太太，梅里特法官；马尔科姆面对他们。）

梅里特法官 孩子，我们为你感到非常得意。

斯韦林太太 是呀，马尔科姆！你妈妈一定会非常自豪。

（他们走了。马尔科姆没有动。）

（外景。白天。监狱的院子。）

路德 我们是一个民族，迷失在这个荒野里已经很久了。

（插入镜头：劳拉和马尔科姆沿着科德角海滩追跑。

插入镜头：劳拉和丹尼尔在法庭上。

插入镜头：阿尔奇准备和马尔科姆较量。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

路德 现在真主给我们派来了一位先知，他将帮助我们净化我们生活中肮脏的东西——

（插入镜头：索非娅正在尽情放肆。

从马尔科姆正在擦油的皮鞋面上，我们模糊地、隐约地看到他的面孔。

双镜头。路德和马尔科姆。）

路德 你连自己是谁也不知道。因为该死的白人把真相隐瞒了——你根本不知道，我们是一个有古老文明的民族，有丰富的金银财宝和历代贤明的国王。你连你自己姓什么也不知道。你即使听到了你自己民族的语言，你也听不懂。该死的白人魔鬼不让你真正了解你本民族的一切东西。自从该死的白人杀害了你的父亲，奸污了你的母亲，把你从你祖先扎根的土地上劫走以来，你就成了白鬼的罪恶的牺牲品。他从思想上扼杀了我们，老哥，从思想上——当他们正在屠杀我们的时候，还要我们爱他，要我们自惭形秽，要我们想方设法去学他的样——学他的样——！

（插入镜头：马尔科姆在浴缸里冲洗头发。）

马尔科姆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

（特写镜头：路德和马尔科姆。）

路德 我们的真主从来就是一个和平之神。老哥，在这个地球上人们过的本来是天堂的生活。可是到后来，白人玩弄手段，把我们骗入牢笼，他们就代之而起，统治这个世界。但他们的统治快完蛋了，我们的胜利即将到来。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

现在该是白人付出代价的时候了，就象我们付出过的那样。他们将遭受苦难，大声喊叫，就象我们过去遭受过的那样。没有人会去理睬他，就象过去没有人来理睬我们一样。

马尔科姆 太好啦，实在太好啦。

路德 你有兄弟吗？

马尔科姆 有。

路德 我也有一个兄弟，年纪比我大。我们来到佐治亚的韦克罗斯——比你早得多。

(记忆中的一个黄昏。佐治亚的景色。)

路德的声音 为了工资他和一个白人打了起来。他说这个白人欺骗了他，真主知道这完全是事实。

(外景：在佐治亚一家公司仓库的进口处，空无一人。内景：仓库里一杆秤发疯似地摆来摆去。)

他把这个白人打倒在地，然后他回到家里拿了一点东西就走，因为他知道他得马上离开这个小镇。

(外景：远处模糊的人影开始聚集起来。)

他们捉住他。那个白人把他的朋友找来了——周围几哩内的白人差不多都来了——他们捉住了他。他还没有走多远。

(外景：叫喊声和吆喝声，人们走得更近了。)

我躲在一条沟里。那时我真小得可怜。

(外景：从小路德的角度望去：许多人的脚。

男人和女人的声音，高声欢叫。

在这里面，我们听到一种痛苦的、挣扎着的呼吸声。

从小路德的角度望去，一双赤裸的黑脚被拖着走。

一声孤独的、绝望的惨叫。

移动特写镜头：冒着大汗的黑人的面孔。

从受害者的角度拍全景：太阳，非常明亮。

特写镜头：许多只手在堆积柴火。

移动镜头：一些人的面孔，迅速移动，模糊零乱，这伙暴徒把受害者拖到树下。

特写镜头：一根绳索套上了黑人的脖子。他双目紧闭。

特写镜头：白色的手抓着他赤条条的黝黑身体，把他捆了起来，太阳光照射在他的身上。

景转暗：小路德用手蒙住了自己的眼睛。

特写镜头：火点燃了。

一阵大喊大叫。

全景：烟和火星腾空升起，紧逼着太阳。

特写镜头：火越烧越旺。)

火光很亮——很亮。我看不见我的哥哥了。我听不到他的声音了。我只见——

(特写镜头：路德那张受尽折磨的、成人的、坚定的脸。)

路德 ——太阳暗了下来——

(外景：那时景色暗了下来，火还在烧着。)

路德的声音 这时我才明白我哥哥没有了。我看见人们——

(移动镜头：密集、模糊、难以辨认的面孔：有些面孔显出恐怖和悔恨；有些则显出一种兽性发作或宗教狂热后的宁静。)

但他们已经不再是人。他们是——

(特写镜头：路德一双成人的、救世主似的眼睛。)

移动镜头：一只狼扑向那我们看不见的捕获物，把它撕裂着。

特写镜头：鲜血淋漓的狼嘴。

特写镜头：黑色的肢体挂在树枝上，微微地摇摆着。

特写镜头：狼、老鼠、野猪，在咬着，嚼着。鲜血淋漓。

镜头往后拉：所有这些野兽都在咬着、嚼着这个躺在地上的、烧焦了的黑色尸体。

全景：天空。远处的太阳给遮住了。)

这时我才明白——

(特写镜头：由人变成的野兽，现在又变成了人。有些人呆望着尸体，有的掉头走了。)

——这伙人早就被真主永远抛弃了。因为他们知道真主是

黑人，所以他们千方百计要杀害真主。

（外景。记忆中的黄昏时刻。

人们现在安静下来，开始离开。他们让那具黑色尸体躺在地上。

移动镜头：对着尸体，直到死者的脸孔摄成特写镜头。）

我仔细观察着他的脸。

（外景。那时的太阳。）

这时我才知道每当白人这个魔鬼试图谋害真主时，他就加速他自己的灭亡，也加速我报仇日子的到来！

（特写镜头：路德。）

路德 真主决不会永远被人嘲弄的。

马尔科姆 所有白人都是魔鬼——没有一个例外吗？

路德 没有一个例外。

马尔科姆 我曾经认识一个犹太人——他待我非常好——

路德 不错。我知道这么回事。他让你赚五百块钱，而他自己却赚了一万块钱。

马尔科姆 我想是这么回事——现在他已经死了。

路德 我听到人家常说：如果你碰到一个好心肠的白人——最好趁他还没有变坏的时候就把他杀死。

（口哨响了。他们走出画面。其他囚犯也跟着走出。

他们回到牢房。

白天。监狱饭堂。

马尔科姆坐在桌子旁边，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他连碰也没碰一下饭和菜。只是偶而喝一、两口水。

双镜头。路德和皮特。)

皮特 撒旦怎么啦？

路德 他决心宁可在地狱里服侍人，也不愿在天堂里发号施令。

(皮特瞪了他一眼。

路德笑了。)

路德 请不要操心。你一辈子也不会懂得。

(晚上。马尔科姆牢房外面的走廊上点着一盏幽暗的灯。

看守走过来，查看每间牢房。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躺在床铺上，等待看守走过去。

看守走过后，他从床铺上爬起来，拿着一本书。

他俯卧在牢房门口，借着从走廊里照射进来的微弱的灯光读书。)

马尔科姆 (小声地念)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

(白天。马尔科姆的牢房。

瘦削的马尔科姆坐在那里，凝望着。

内景。白天。监狱饭堂。

双镜头。路德和皮特。)

皮特 人家告诉我，撒旦打算把自己饿死。要末在玩什么花样。

真是个不顾死活的人。

路德 我看你还差得远呢。

(内景。白天。马尔科姆的牢房。)

仰拍：从马尔科姆的角度看去：一个白人医生走进马尔科姆的牢房。)

医生 怎么啦，小伙子？

马尔科姆 没什么。

医生 那为什么不吃东西？

马尔科姆 不想吃。

医生 (马马虎虎地检查一下)不管你想干什么，小伙子——你休想逃脱。

(马尔科姆笑起来。医生盯住他看。)

(外景。白天。监狱的院子。)

双镜头。马尔科姆和路德。)

路德 我把你的情况写信告诉了领袖。他准备写信给你。

(内景。晚上。马尔科姆的牢房。)

他俯卧在牢房门口，就着走廊里的灯光读一封信。)

马尔科姆 (念信)“做一个穆斯林的诀窍是顺从，永远心向真主。”(他的手在寻找字典，但他继续念下去)“真主的使者。”

(他找到了一支铅笔。)

他绞尽脑汁想写信。他想写“亲爱的先生”。但他写不出字母，我们看出，他不会拼写。他手里的铅笔断了。

他听到看守的脚步声，马上爬回到床铺上。

白天。马尔科姆的牢房。马尔科姆躺在床上，拿着字典、拍纸簿和铅笔，打算写字。

差不多每隔一个字，他就得停下来查一查字典。）

马尔科姆的声音 亲爱的先生。真主的使者。您的教导给予我的幸福感，我简直无法表达。您使我懂得了为什么黑人坐监牢，懂得了为什么白人是魔鬼。要是我早懂得这个道理，我的生活就会大不相同了。谢谢您。您的忠诚的马尔科姆·利特尔。感谢您送来五块钱，又及。

（跳镜头。白天。马尔科姆在床上看书。）

马尔科姆的声音 面对真主——向东方祈祷——

（白天。牌照车间。

双镜头。路德和马尔科姆。）

马尔科姆 路德——你做祷告吗？

路德 当然罗。

马尔科姆 为什么？

路德 要学会顺从真主的意志，我们都必须学会跪下祈祷。

马尔科姆 我只有在撬开一把锁——干诸如此类事情——的时候才跪下来。

路德 那末，这是你从来没有开过的一把最大的锁。

马尔科姆 你讲过你准备告诉我怎样出狱。

路德 你得首先撬开这把锁。

（白天。马尔科姆在他的牢房里。他浑身冒汗。

他望了望周围，好象在一条拥挤不堪的大街上。

他走到牢房的窗口。

远镜头，从马尔科姆的角度看去：院子里空无一人。

他走到牢房的门边，朝外望。

远镜头，从马尔科姆的角度看去：走廊上没有人。

整个监狱出奇地寂静。

马尔科姆走到牢房中央，双手合在胸前。

他慢慢地、笨手笨脚地试着跪下去。

某处不远的地方发出一阵笑声，他连忙站起来，汗冒得更多了。

晚上。马尔科姆的牢房。

马尔科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正在做梦。

一辆无轨电车的声音。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睡着了，正在冒汗。

在马尔科姆形象上面叠印：

晚上。电车轨道，电车冲向厄尔·利特尔无法动弹的身体。

马尔科姆坐了起来，差一点摔下来。

在这一形象上面叠印：

晚上。火焰吞没了厄尔·利特尔的住宅。

进入着火的地方，火焰充满整个银幕。

晚上。牢房里。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凝望着。

他从床铺上下来，走到牢房中央。

他双手合在胸前，跪下来。

他抬头仰望，可是一个字也说不出。

他开始哭泣。低下头。)

马尔科姆 宽恕我。宽恕我。宽恕我吧。

(白天。监狱的走廊。

移动镜头。路德兴高采烈，穿着便装，沿着走廊走来。

他走进牌照车间。

他一进来，人们发出一阵欢呼声。

特写镜头：路德，容光焕发。）

路德 好啦！只要我走了以后，不要谈到我就是了。

（中镜头：车间里的人。）

皮特 谈到你，滚你的蛋！我巴不得再也不跟你这个黑鬼见面！

弗兰克 关于达荷美国王和所有其他的演说我肯定会听不到了。

路德 别说了，弗兰克；我一张开嘴，你就骂我是骗子。

（远镜头。马尔科姆在后面很远的地方，半坐半站，看着这一切，笑了。）

好吧！我在这里呆不长了，弟兄们——你们都记得这首歌吧。我要赶火车去了。让我和那边的弟兄谈几句话。

（他走向马尔科姆。双镜头。马尔科姆和路德。）

好吧！我走了。你不久也会跟我来的。

马尔科姆 是，先生。我会的。

路德 听着。我要告诉你。你在这里祈祷、工作，我在外面工作、祈祷。我和领袖一定会经常跟你联系——不要失去信心。

马尔科姆 我不会失去信心。

路德 你出狱后，马上来找我。我们的钱并不多，但是我们有的也就是你的——你就象我的儿子一样，马尔科姆。记住这一点。

马尔科姆 我一定记住。谢谢你，路德！

路德 不用谢。赞美真主吧！是他安排的。

马尔科姆 我一定赞美真主，但也要感谢你。

路德 祝你平安，马尔科姆。爱——沙兰姆——爱莱卡姆。

马尔科姆 也祝你平安。瓦——爱莱卡姆——沙兰姆。

（路德走了。他向车间的人们告别。

镜头停在马尔科姆身上。

门在路德身后关上了。）

马尔科姆 （继续工作）真主最伟大。真主最伟大。真主最伟大。

（星期天早晨。监狱查经班。）

一个青年白人给查经班上课；不论白人囚犯还是黑人囚犯对他反应都不热烈。）

教师 耶稣在《山上训教》中给我们树立的榜样——

（特写镜头：一幅宗教传统画：耶稣站在山上，面前是一批听众。）

——是爱和谦卑的榜样。这是一个光荣的榜样，是上帝的亲子亲自给我们树立的。一旦我们真正懂得了耶稣，即使在监牢里，我们也能真正地彼此相爱——而且忍受一切——即使在这儿——因为耶稣和我们在一起——

(镜头转换角度：马尔科姆举起手。

镜头转换角度：教师。)

教师 什么问题?

马尔科姆 那边那幅耶稣像是真的像吗?

教师 你是什么意思?

马尔科姆 我的意思是——他象那个样子吗?

教师 嗯,这不是拍的照。是耶稣的——画像。

马尔科姆 你的意思是,有人把耶稣想象成那个样子,是不是?

教师 是的。你可以这么说。

马尔科姆 那末——我的问题是——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

特写镜头：几个犯人。)

马尔科姆 他怎么能想象耶稣是白人呢?

(特写镜头：皮特。

特写镜头：教师。)

教师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特写镜头：弗兰克。)

马尔科姆 我的意思是,第一,耶稣是个渔夫。他和他的门徒很多时间是在阳光下度过的。因此,他不可能象个从来没有晒过太阳的人。第二——

(特写镜头：教师：怒而不安。)

教师 这是一幅圣像。许许多多信奉者看到的上帝和救世主就是这样。

马尔科姆 如果这是他们想要我们看到的耶稣——那就意味着基督教只不过是一种白人的宗教。他的使徒是什么肤色呢？——保罗是什么肤色呢？他应当是黑色——因为他是一个希伯来人——最早的希伯来人——

(一组特写镜头，黑人和白人的面孔，专心地听着，有点害怕起来。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全神贯注、紧张、坚定。)

马尔科姆 ——最早的希伯来人是黑皮肤——是不是？

(特写镜头：教师：陷入窘境。

全景：一群黑人的面孔。

特写镜头：教师。)

教师 是的。

马尔科姆 耶稣是什么肤色？

(特写镜头：弗兰克。)

马尔科姆 耶稣是什么肤色？他也是一个希伯来人，是吗？

(全景：黑人和白人的面孔，他们注视着这场闻所未闻的争辩。)

马尔科姆 耶稣是什么肤色？

教师 耶稣——

(每张面孔都在等候回答。)

教师 ——耶稣是棕色。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略带微笑。)

马尔科姆 谢谢你，先生。

(全景：一群黑人的面孔，望着马尔科姆。)

(白天。牌照车间。)

移动镜头：一个黑人或白人看守。

移动镜头把我们带到：

特写镜头：青年皮特的脸。

皮特在听马尔科姆讲话。

镜头往后拉：原来很多人都在听马尔科姆讲话。

移动镜头：看守。)

马尔科姆的声音 ——你们曾经听到过一个白人讲耶稣不是白皮肤吗？说耶稣是棕色皮肤！——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大笑。)

马尔科姆 一个棕色皮肤的耶稣！这个白人亲口跟你们讲的——(他望了望看守)——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白人都是大骗子，那我就不知道你们还要听什么别的了。

皮特 嘿，冷静一点，老兄。

马尔科姆 冷静什么？他知道他是个魔鬼。他只是不想让你知道罢了——（对看守）对不对？（对大家）他们还对我们说什么灵魂得救就是自由呢！

（晚上。监狱走廊。一个看守正在走来。

特写镜头：走廊上的灯泡。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的手在写什么。

看守的脚步声。

马尔科姆的手紧张起来。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的拍纸簿，他已经在上面写了“绳子”一词。

特写镜头：走廊上的灯泡，当看守走过的时候，这一瞬间一切都变暗了。

特写镜头：灯光照射下的马尔科姆的面孔。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的拍纸簿，他已经在上面写了些什么。

特写镜头：“努力：争取。”

跳镜头：内景。另一所监狱。

马尔科姆的信，矮子在看。

特写镜头：矮子正在看信。）

马尔科姆的声音 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我已经找到了真理。真主是一个人，而且是黑人。我只有在监牢里才能发现这个真理。我目前还不认识这个人，但我认识一个认识这个人的人——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的手，在吃力地写着。）

马尔科姆的声音 这个人拯救了我的灵魂。听着，矮子，别再喝

酒，别再抽烟，别再吃猪肉——

（特写镜头：矮子在看信。）

马尔科姆的声音 —— 我将告诉你怎样出狱。

（矮子倒在床上，大笑。）

矮子 我相信我的乡巴佬发现了一条崭新的妙计。

（外景。晴朗的中午。

马尔科姆，戴着监牢里戴的眼镜，走出监狱门。

他一个人在那里站了一会儿。

他站在那里，我们把他从头到脚仔细观察了一番：他穿的是犯人鞋子和犯人衣服，腋下夹着一个放随身用品的小包裹。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斜着眼看太阳。

他的眼镜使他不舒服，他摘了下来。

他开始走。

移动镜头，从马尔科姆角度望去：一个年轻的黑人信差，骑着自行车。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斜着眼睛看。

全景：镜头从太阳落到这个青年信差身上。

移动镜头：青年信差。

太阳光穿过树枝，照到：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斜视着。

青年信差到达了他的目的地：一幢白色的旅馆大厦。

青年信差跳下自行车，走到服务部的入口处。

特写镜头：指示牌——服务部。

青年信差消失在黑暗中。

马尔科姆继续走。

马尔科姆的身影从一家当铺的玻璃窗上映照出来。

全景：镜头从玻璃窗落到一只手表上。

接着我们听到放自来水的声音，看到这只表，还有一副新的眼镜放在毛巾上。旁边是一只崭新的手提皮箱。这里原来是一家公共浴室。

马尔科姆在洗澡。他的面色十分安详。)

(白天。一台印刷机。

西德尼，一直在印刷机旁操作，揩了揩手，笑容满面地走向摄影机。)

西德尼 祝你平安，老哥——我爸爸没有告诉我你的身材这么高！

马尔科姆 祝你平安。

西德尼 我爸爸还没回来。他正在和其他几个牧师一起开会。

不过他马上就会来的。请坐，别客气。你想喝点什么吗？喝杯牛奶，或者一点果汁？

马尔科姆 如果不麻烦的话，喝杯牛奶吧。

(洛兰走了进来。)

西德尼 你看见过我妈妈吗？妈妈，这就是爸爸一直跟我们谈起的那个人。

洛兰 我一打开门就知道了。你好，孩子？看到你真是非常高兴。

马尔科姆 太太，我也非常高兴。

西德尼 我可以叫你马尔科姆吗？

马尔科姆 当然可以，你叫我马尔科姆好了。你的名字呢？

西德尼 我叫西德尼。

洛兰 他是路德的左右手。

西德尼 这是她说的——事实上不是这样。她才是我爸爸的左右手呢——打我有记忆以来，她一直是他的左右手——我去弄点牛奶来。

(他走了。洛兰和马尔科姆互相望了一下，有点不大自然。)

洛兰 听说，你是在监牢里认识我丈夫的。可是你看上去年纪不大嘛。

马尔科姆 年纪不大，太太。我那时年龄并不大——但是许多人认为我看上去比实际上要大一些。

洛兰 可见许多人看得并不准。——听说，你马上要参加我们的运动了。

马尔科姆 是的，太太。是这个运动救了我。它打开了我的眼睛——使我看到了真理，特别是了解了黑人——还有那叫做白人的魔鬼。

洛兰 路德一定会为你而感到骄傲。

马尔科姆 但愿能够这样，太太。但愿能够这样。

洛兰 你见过领袖吗？

马尔科姆 还没有——但路德说——领袖想见见我。你料得到这一点吗？

洛兰 我料得到。

马尔科姆 路德也说，我们会见面——可能在最近某个时候。我简直没法告诉你——特别是路德走了以后——他的教导对我是多么重要。还有他的信。有时候他还寄给我——一点钱。这使我感到——太太，请原谅我，我不知怎样讲才好——象一个人了——一个黑人了——我相信，这个国家的

最伟大的黑人——在关怀着我。关怀着我！关怀着象我一样的千千万万的黑人孩子。啊——！你一定见过他了。他是什么样子？

洛兰 他和一般人不大一样。他是不由自主的。我丈夫也不大一样。你会看出来的。你自己看好了。

马尔科姆 你参加这个运动很久了吗？

洛兰 自从路德被捕后，我就参加了。领袖也给他写信，寄钱给他。还——打开了我的眼睛——使我明白了许多事情。

（西德尼回来了，带来一杯牛奶。）

西德尼 我敢打赌，你们一定以为我到奶牛场把奶牛牵回来了，是不是？老实讲，也差不多这样。因为瓶子里只剩下半杯牛奶。我只好跑去弄一点来。

洛兰 你为什么不带一块我做的巧克力饼给他？

西德尼 对不起，妈妈。（他往外走，又掉过头来）不过，马尔科姆，说实在的，妇女在这个穆斯林家里只有服从的份儿。（他走了）

洛兰 在这个运动里，你考虑过想做些什么具体工作吗？

马尔科姆 只要领袖认为我适合做的都行。我想，我愿意在报纸方面做点工作——不过我没有受过训练——

洛兰 作为一个黑人，你已经受过很多训练了。这正是你所需要的训练。（门砰地一声。洛兰站了起来）啊，他来了。

（路德和西德尼进来，西德尼拿着一块饼。）

路德 你到底自由了。

马尔科姆 而且永远自由了。祝你平安。

路德 祝你平安。你觉得我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孩子怎么样？

他告诉过你这张报纸的情况吗？

西德尼 他刚到这儿，爸爸，让他喝点牛奶吧。——现在还只是一张小报。不过我们打算把它办成一个大报。

路德 白鬼们办的报纸是怎么回事，你是知道的。他们从来没有写过半点长我们黑人志气的东西。在白人办的报纸上，黑人是根本找不到他们需要知道的东西的。

西德尼 这是份什么报纸，马尔科姆——事实上只是一份团体刊物——目的是使黑人了解一点黑人自己的事情——他们自己正在做些什么——

路德 还有他们能够做些什么以及他们必须做些什么。

西德尼 你应该明白这份报纸对于人民的意义啊。

马尔科姆 你们怎么把它分送出去呢？

(路德和西德尼笑了。)

西德尼 分送出去——！

(星期天早晨。一场慷慨激昂的布道正在进行。)

特写镜头：教堂牌子：圣子基督新约教堂。

一个有耐心的黑人青年，带了几份报纸，走到这块牌子前面，举起报纸。

一家酒吧间。音乐声。笑声。

酒吧间外面，另一个有耐心的黑人青年拿着一些报纸。

西德尼带了一些报纸走进弹子房，这里挤满了人。

马尔科姆和路德走进一家餐馆，两人都带了一些报纸。

全景：餐馆里的人的面孔。)

路德的声音 我们必须使人们知道，在他们头上正在发生什么——

(哈莱姆贫民窟窗口的黑人妈妈和孩子。)

路德的声音 ——而且为什么发生——

(特写镜头：在弹子房，一个小流氓正在打弹子。
一个年轻的毒品贩子在门廊下打瞌睡。)

路德的声音 ——使他们明白造成这一切苦难的罪魁祸首是该死的白人。

西德尼 这时他们才会自己起来改变他们的处境。

马尔科姆 可是——我们怎样使他们明白过来呢？

(黄昏。哈莱姆街道。)

马尔科姆画外音 每当我走过这些街道时，我就象一个死而复活的人一样——

(特写镜头：西德尼和马尔科姆一道走来。)

——我们有多少人死在这里。

(镜头慢慢地转到第七大街。)

很久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在这儿。

(银幕上出现一幢破房子的阴暗的楼梯。)

我一直要让他知道我决不会，决不会骗他。

(一扇黑色的门渐渐靠近，占了整个银幕，马尔科姆敲门。)

马尔科姆和西德尼的黑影，他们背对着我们，西德尼站在马尔科姆后面，靠近楼梯的顶头。马尔科姆再次敲门。里面发出微弱的应门声。)

声音 谁呀？

马尔科姆 是我，红头。

(接着一阵寂静，房间里发出的痛苦的、缓慢移动的脚步声，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了寂静。)

声音 红头？——

马尔科姆 乡巴佬。

(门打开了，西印度佬阿尔奇穿着一件浴衣，站在那里。他看上去老得多了，而且十分潦倒的样子；但是他还是那个阿尔奇。)

阿尔奇 红头，看到你真是太高兴了。快进来吧！

(马尔科姆走进去。当阿尔奇看到西德尼时，脸上露出畏惧的神情。)

马尔科姆 我带来了一个朋友——一个年轻的弟兄。这是西德尼。西德尼，这是我的老朋友，阿尔奇。

西德尼 你好吗，先生？

阿尔奇 说起来还不错，孩子。欢迎你们来到这里。——红头，

你打哪儿来，孩子？请原谅，这儿太不成样子。可是，你知道，自从艾达去世以后，我一直不大好。

马尔科姆 艾达？怎么啦？

阿尔奇 坐下，坐下，孩子。——艾达，她做了一次妇女们常做的手术，你知道——她再也没有好过——到今年六月，死了一年了。对，一点不错。你过得好吗，红头？前不久听说你碰到麻烦了——谁告诉我的？不可能是卡迪莱克，他也去世了。不可能。谁告诉我的呢？

马尔科姆 你近来好吗？

阿尔奇 你是晓得西印度佬阿尔奇的。总干点活儿。我正打算过两个星期回到西印度群岛去，想看看我的亲属。我有些亲戚在那儿，可我一直没有见到过他们。我准备过两星期就去，就等手上这批买卖做完。这里面的情况不大好讲，你是了解的。

马尔科姆 是的，先生。我了解。

阿尔奇 那末，谁告诉我你遇到了麻烦呢？有人在跟踪你，你得离开城里。我要是想得起是谁就好啦。——你现在一切都好吧？

马尔科姆 是的，先生。我现在一切都好。

阿尔奇 这就好了。我把你看得很重呢，红头。确实是这样的哟，先生。你过去就象我的儿子一样。——你准备在城里长期呆下去吗？

马尔科姆 我——我很难说，先生。我是想来看看你近来怎样。——我们马上得走了。

阿尔奇 你来这儿看看我实在太好了，红头。——还有你，孩子。下次有机会再来看我。

西德尼 好，先生。今天见到你，我是很高兴的，先生。

阿尔奇 别让红头把你带坏了。他是个很好的孩子，就是太固执一点，就这一点——红头，是吗？在我回到岛上以前，你再来看看我。我不久就要走了，不会超过两星期。

马尔科姆 好，先生。我一定记住这一点，先生。——再见。

阿尔奇 再见。不要再惹麻烦。当时，听到你遇到麻烦，我心里可真难过。

马尔科姆 再见！

阿尔奇 再见，孩子！

（阿尔奇关上门，接着出现贝蒂的特写镜头，她身穿穆斯林长袍，面对全班。）

贝蒂 嗯，我们今晚的课就讲到这里吧——亲爱的教友们，也许还应该包括亲爱的男教友们在内，他们一直在教室外面偷听哩。

（女教友们回过头，笑出声来：三个男教友果真在偷听贝蒂在寺院里的夜课。他们是路德、马尔科姆和西德尼。

课散了，她们态度文雅，看到那些弟兄们就害起臊来，一个个走出教室，贝蒂走在最后。）

路德 唉，贝蒂教友，你最后那句话实在很不好。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们站在外面的呢？

贝蒂 什么时候吗？路德教友，你是打算给教室里的妇女们大讲婚姻的意义，而让三个男子呆立在课室外罗。

路德 可我是结了婚的。

贝蒂 他们无需知道这点。他们知道你的儿子还没有结婚——

西德尼教友, 怎么样?

西德尼 我想结婚, 贝蒂教友, 真想结婚。

贝蒂 你瞧, 问题不就在这里吗? 大家在打赌, 还有一个教友想结婚, 就是这个高个子, 我可以向你保证。

路德 这位是马尔科姆教友。这位是贝蒂教友。

(他们握手, 但没有讲话。大家开始离开教室门。)

贝蒂 有人偷听, 就很难教课——你们可晓得我的班级真要我讲些什么吗?

西德尼 讲什么?

贝蒂 就是马尔科姆是不是结婚了。已经结了婚吗, 马尔科姆? 我得解决这个悬案, 这弄得她们坐立不安呢。

西德尼 贝蒂教友, 那就告诉她们, 马尔科姆教友还没有结婚。

贝蒂 听你的口气, 好象你希望当他的男候相罗。

(晚上。哈莱姆大街。

西德尼, 手拿报纸。

两个黑人在打架——打得没有叫得厉害: 他们各有支持自己的群众。

西德尼走近人群。他看见一个穆斯林牧师, 就挨到他身边。)

西德尼 教友, 出了什么事?

兴登 两个蠢汉。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

(一辆巡逻车飞快地开来, 停在街道旁边, 车里下来两个警察。)

警察 行啦, 够啦! 散开来, 散开来!

(人群立刻有反应：对警察不满。)

叫嚷声 你们这些混蛋，在跟谁说话？我们用不着白种人来帮助调解我们的争斗！你们这些白人混蛋，要冲散我们！你们叫谁回家去？你们自己滚回老家去吧！

警察 就是我们说的：散开来！散开来！

(特写镜头。)

西德尼 (听到了夜勤警察的棍棒声，他开始向后退)兴登教友，赶快躲开。

(西德尼的话已经说得太晚了。兴登倒在一根棍棒下。

西德尼纵身一跃，避开了。

他向周围看了一下，就跑进对街的一家杂货店。同时，警棍驱散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

西德尼走进一个电话亭，拨号码。

寺院：电话铃响了。

马尔科姆拿起电话筒。)

马尔科姆 西德尼教友，你呆是老地方。不。等一会，别挂断。赶快通知每位可以通知到的牧师，到警察局门前和我碰头。——是的。马上去。

(马尔科姆挂断电话，接着又拨别的号码。

穆斯林牧师们聚集在警察局前。他们很有纪律，排成军队般的阵形。从房子、门廊和酒吧间里拥出许多人来，加入他们的行列。

警察局内，对这些正在默默地聚拢的、还未形成的人群，表现出惊慌

失措。)

一位穆斯林牧师 (向人们讲话) 弟兄们, 安静些! 别给白鬼子以杀人的借口。他们疯了, 只晓得屠杀。今天晚上他们企图杀掉我们的一位教友,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这一次, 我们不会放过他们的。但是, 大家稍微安静些。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会让你们知道的。

(马尔科姆、西德尼和其他几个牧师一齐来了。马尔科姆走进警察局。)

马尔科姆 我是第七寺院的牧师马尔科姆·爱克斯, 你们把我们的一位牧师关在里面, 我们要求看看他。

警官 先生, 从未听到过你这个寺院。谈到你们的牧师, 我们一点也不晓得情况。我看你是弄错地方了。

马尔科姆 你们刚才殴打一位名叫兴登的牧师, 并把他监禁起来。你们把他拘留在局里, 我们要求看看他。我们有人亲眼看到你们殴打他。

警官 啊, 你们有见证人?

马尔科姆 一个见证人就站在我身边——其余的见证人都在警察局外面。(停一会儿) 要我把他们都带进来吗?

警官 (对西德尼) 你就是见证人吗? 看来你的年龄还够不上当见证人。

西德尼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 我打什么时候起就开始注意你们了。

警官 你能够站在这儿对我说: 你看到了我的一个下属无缘无故地打人, ——你能发誓赌咒吗?

西德尼 我亲眼看见你们的一个卑鄙龌龊的警察，完全是无缘无故地砸碎了一个人的脑袋，我敢发誓有这件事。

马尔科姆 要不要我把别的证人带进来？

警官 你知道吗，马科，这里是警察局——

马尔科姆 正因为这里是警察局，我们才来的。

西德尼（低声）马科。

警官（望着马尔科姆）那人叫什么名字？

马尔科姆 兴登。

警官 让我们看看事故登记簿。

（登记簿取来了。

警官查阅记录。）

警官 啊，对了，我们逮着一个叫兴登的，一点不错。因为他拒捕，我们才拘留了他。很抱歉，今晚你们不能看望他。

马尔科姆 什么时候我们能看他？

警官 这可说不上来。早晨再来吧！那就是你们最大的希望。

马尔科姆 在见到他以前，我们谁也不离开，这就是你们最大的希望。

（警官看见街上静默的人群：正是他们的静默使得警官感到可怕。）

警官 你要求让这一群人都见到他吗？

马尔科姆 你要不要这样做？——可是我们俩一定要见到他，好把情况告诉外边那些人。他们正在等候我们的报告，所以他们呆着不走。是我俩叫他们到这里来的。听不到报告，他们是不会离开的。

警官（一瞬间后：转过身子）嘿，来人啊！

(囚房。被打得重伤的、人事不省的教友。马尔科姆,西德尼,警官。)

马尔科姆 你不是说过早晨再来吗?你想天亮把他活埋掉?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人需要请医生?你可知道他是一个人?

警官 马科,现在,你听着——

马尔科姆 我不叫马科。你也听着。你现在马上叫辆救护车,把这个人送到医院去。立刻就办。

警官 你什么时候才向周围群众发布命令呢?

马尔科姆 你如果再拖延时间问这样滑稽的问题,那只好由你自己来回答。——你不是要年金吗?那末,你还是打电话为好。——你这条狗。

警官 你叫我什么?

马尔科姆 我收回我的话。狗不会打电话。

(救护车沿着大街开往医院,牧师们由马尔科姆率领,排成一行,走在车后面。人们参加进来,大都默不作声,到哈莱姆医院前排成队伍,人数相当多。

在这里,他们还是默默地站着:当局了解自己面临的形势,决不是容易控制的。

马尔科姆,几个牧师,还有西德尼走进医院。

一个警长向马尔科姆走来。)

警长 大家注意啦,对于这次误会,我想表示我们十分抱歉。这种事不应该发生。是一个新手鲁莽,失去了理智。太不好了,我们尽一切可能加以阻止——但是——有时候这样的事是会发生的。

西德尼 你们一定有不少的新手。

马尔科姆 你们唯一的错误,就是让一位教友到电话亭去。

警长 我百分之百地理解你的想法。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只想今晚不再发生什么骚动。你看外边那些人是否应该回家去了？

马尔科姆 他们都是兴登牧师的同事。是我叫他们到这里来的，我不能又叫他们回去。我也没有理由这样做。他们严守纪律，站在那儿一声不响，对谁都没有伤害。

警长 但是，还有站在他们后面的那些人——他们没有纪律。

马尔科姆 啊，那么，好吧，就叫那一部分人回家去。其余的人就看你怎么办了。

（警长眼睛盯着马尔科姆，盯着群众。）

警长 我不想再看见流血了。流血解决不了问题。

马尔科姆 对你来说，事情确实是这样，因为流的是我们的血。
（向群众）男教友们，女教友们，我要感谢你们能够忍耐，因为这种忍耐帮助我们救了一条人命。我和西德尼已见到了我们的教友，我们还跟几位医生谈过话。

比以前好多了——在你们的面前，这些白鬼子被迫给他相当好的照料。一切能够做到的，都做到了，因此我们能够结束我们这次的守夜，我们感到满意，好回家休息一下，准备将来多守几次夜。将来会有许多次。我要求今晚在这里的男男女女和孩子都记住，倘若你们不到这里来，我们的教友可能就死掉了。但是，只要我们把今晚的行动坚持下去，我们的男女教友们就能生存下去。

（群众向马尔科姆欢呼，慢慢地开始散去。）

电台时事评论员的声音 ——年轻的马尔科姆真的非常巧妙地应付了一个潜伏着爆炸性的局面，但也许要提出这样的论点：没有一个人应该具有这样的权力。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在镁光灯的照射下。)

马尔科姆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发动一次暴动。我也不知道自己想不想制止一次暴动。

(夜里。马尔科姆在第一百十号街和里诺克斯大道的附近，慢慢地、疲倦地走回家去。

一个相当憔悴的女黑人从靠近地下铁道的一家酒吧间里走出来，咒骂着。)

女人 他妈的！你们这群他妈的黑人都可以吻我。吻我的身体。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我吸毒的？可耻。你们明天又要喊着别的调子了。明天我就不吸毒了，再也不愿看到你们中间有谁缠着我。他妈的！

(她在哭。她沿着地道的梯级往下走，在灯前停步，掏钱袋。

一个人影——马尔科姆的人影——落在她身上，猛然间，她抬起头来看。

原来她就是劳拉——一个遭到蹂躏和损伤的、有点老态的劳拉，但是她还保持着我们过去熟悉的那个少女的风韵。

她逐渐认识对方是马尔科姆：她好象在地道中爬了好几哩，才有一盏灯照亮了她的脸。)

劳拉 这不是你吗？这不是：你——马尔科姆？

马尔科姆 劳拉。是你，看到你真痛快了。（他的声音刚落，就感到后悔。紧接着）这次你跟我同路吗？上次我看见你的时候，你是走在相反的路上啊。

劳拉 我不知道。你好吗？（收拢她的钱袋）我刚才准备到市郊区去。

马尔科姆 我也要在那里去。趁我们还没有到达人声嘈杂的地下铁道之前，你可要喝杯咖啡？

劳拉 当然要。不过，也许，我倒想喝杯酒。（她踏着阶梯往回走，望着她刚才去过的那家酒吧间）不要去那里。那里只有爵士音乐、不三不四的女人和假情假义的朋友。（她和马尔科姆开始往前走）倒也怪，竟然在地下铁道碰见你。（她笑）

（一个简陋的酒吧间，里面虽然显得杂乱，却还有“快活”的气氛。嘈杂的声音保护了个人的秘密。

劳拉和马尔科姆坐在酒店很后面的凳子上。

马尔科姆呷着一瓶可口可乐。

劳拉没有喝醉，但也不完全清醒。）

劳拉 丹尼尔并没有强迫我去吸毒。我知道大家都这样说，但情况并不是这样。他想什么也不让我知道，但我为他要追究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爱他，可是那位白人太太把他从我手中抢去了。这一次，我发誓要鼓起勇气去跟踪他。我确是跟踪了。——我能够再喝一杯吗？瞧你呷起可口可乐来，怪有趣的。倒象一位布道者。

马尔科姆 不错，劳拉。——我是——一位牧师。

劳拉 是牧师吗？

马尔科姆 是穆斯林牧师。

劳拉 你说什么？（朝着不在场的酒吧间侍者）瞧，你这家伙，又干这一行了。

马尔科姆 劳拉，我已懂得许多事情了。许多美好的事情。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聊聊。你愿意吗？你听着，寺院离这儿不远，我可以把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你，我的住址也可以给你——

（她一直在注视着他。她又斟了一杯酒。）

劳拉 你是要我信教吗？

马尔科姆 不。我们可以谈谈天。我可以把自己的经过告诉你，我是怎样寻找——怎样找到真主——他怎样找到我，以及黑人不需要象我们这样受苦难，我们能够活下去！

劳拉 你说起话来象我的祖母一样。

马尔科姆 这我知道。我想刚才那段话，出自我的口，似乎有点儿滑稽。但我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劳拉，我真的知道。我的生命起了变化。人们也在变，劳拉。

劳拉 我知道人们是变了。

马尔科姆 不管怎样，让我把住址写下来——

劳拉 不。

马尔科姆 万一——

劳拉 万一怎么样？万一我不再流浪街头？不。不要纠缠我，马尔科姆。如今太迟了。以前，你原可以给我做点事——

马尔科姆 那是什么时候啊？做什么事？也许现在我还来得及。

劳拉 你本来可以娶我。可是现在，你一定不能娶我了。——你现在还能吗？（一阵笑）生命就是卖淫。打你走后，来了丹尼

尔，火热了一阵子，他就一去不复返，为了丹尼尔和我自己，我要这么多花招，我再也不能让另一个男子来接触我的身体——不是出于爱情。如今你要是娶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有个年轻的男朋友做我的替手。除非为了面包，我不愿再走那条路。——你真有趣，你吓坏了。为什么牧师们老是容易吓坏呢？对于生活，你们应当比其他的人懂得多一些，而不是少一些。

马尔科姆 劳拉——我的全部知识就是——真主伟大。我知道爱和希望是存在着的。如果你真地想要希望——希望便存在。我们能够有变化。

劳拉 马尔科姆，衣服破了，你能缝好，再穿些时候。如果它已经破烂不堪——那你只好扔掉。没法补的，就不能补了。这一点我明白。也许，在目前这样可怕的日子里，总有一天你不得不去发现这个道理。

马尔科姆（过了一会）不管怎样，我要写下住址。

（他潦草地写在一张纸条上，交给她。她仔细看过，放在钱袋里。她点燃一支烟。）

劳拉 马尔科姆，我真正需要的，是地下铁路的车费。

马尔科姆 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都在这里了。够吗？

劳拉 谢谢！这一下，我的老板不会揍我了。我甚至还可考虑上你的寺院去——但是我知道，象我这类女人是无求于寺院的。

马尔科姆 好吧，你已有地址。——现在，我应该去了。再见，劳拉！

劳拉 再见，马尔科姆！你还是我所碰到的最好的男子汉。

(他走了。她站在那里,望着他。)

(一群穆斯林男女教友围着马尔科姆和贝蒂。互相握手和拥抱。路德、洛兰和西德尼很显眼。马尔科姆态度严肃,几乎使人发笑:他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愉快心情,结果使他看起来年轻多了。)

马尔科姆 噢,我可不打算抱着你进屋,以及——

贝蒂 马尔科姆,要是我希望这样做的话,我就一定不会和你结婚了。

马尔科姆 那都是好莱坞的一套——只能把蠢妇的头脑搅得更加乱七八糟——

西德尼 你看他在和你约法三章了,贝蒂?可是你们俩还没有回过家咧!

贝蒂 哦,他准备把我变成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式的好妻子,西德尼教友。

洛兰 那末,你也决定把他变成一个穆斯林式的好丈夫好了,贝蒂教友。(拥抱她)你今天多美丽。我晓得你一定很幸福。希望你保持美丽和幸福。(对马尔科姆)马尔科姆,我知道你会成为她的一个好丈夫。

马尔科姆 是的,夫人。我打算这样做。

洛兰 你就做吧,不要打算。

路德 结婚证书早已写好,早已写好了。只需再做一件事,就一切办妥了。你们现在也已经作好准备。一切赞美,归于真主。(吻贝蒂)真主已赐给你一个大有作为的丈夫。

贝蒂 路德教友,这一点我明白。(吻他)谢谢你。

一个穆斯林女教友 这样说来,他已经是你的人了!——马尔科姆,祝贺你。

马尔科姆 谢谢你。——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已经是你

的人了？

贝蒂 马尔科姆，你很了解女人。她们脑子里想到什么，马上就说出来。

马尔科姆 我是你的人了——！

贝蒂 算啦，不管怎么说——不管谁是谁的人——我所担心的事算是过去了。

马尔科姆 担心的事？——

贝蒂 怎么不是呢？真是把那些可怜的女教友急坏了。每当我在自助餐室里等候你，总有一个女教友跟我说，贝蒂，我这儿有的是座位。我只好说，不，谢谢你，让我再等一会儿。就这样——她们全都知道了。

马尔科姆 她们知道？——

贝蒂 她们有几分知道——你是了解女人的。

马尔科姆 我不晓得我知道的是否有我想象的那样多。

一个穆斯林女教友 马尔科姆，祝贺你！贝蒂，祝贺你。当了第一夫人了，怎么样？

贝蒂 第一夫人？

穆斯林女教友 一点不假的第一夫人。

马尔科姆 女教友，唯有尊敬的使者才是第一号人物，唯有他的妻子才是第一夫人。至于我们这些人，全都是真主的使者的微末不足道的牧师罢了。

（夜晚。飞机场。

只有马尔科姆和贝蒂。）

马尔科姆 嗯，我们刚刚结婚，就得分离。

贝蒂 只不过一两天。事情来得这样突然。我来不及寻找别人

来替代我。

马尔科姆 贝蒂，你应该懂得，同我这样的人结婚，就不会舒舒服服了。我俩还可能要常常分离。为了唤醒那些洗过脑子的黑人，为了告诉那些自高自大、穷凶极恶的白人他们究竟是什么货色——这样的工作是要花上全副精力的。

贝蒂 亲爱的，这一切我早就从头到尾懂得了。我要你为这运动努力。我也属于这运动。现在我有项工作要做，那就是当好你的妻子。我要这样做——尽自己的一切可能。

马尔科姆 贝蒂，为你赞美真主。

贝蒂 为你赞美真主。

（她的班机的起飞时间已经报告过了。他俩走向入口处。）

马尔科姆 贝蒂，我觉得你是我一直梦想着爱恋的唯一女人。

（他俩互相望着。）

贝蒂 祝你平安。

马尔科姆 祝你平安。

（他俩拥抱。她去了。）

（电视机的屏幕上，一个黑人领袖在讲话。）

黑人领袖 你们不要弄错：我们已经听够了的所谓黑人穆斯林，只不过是一小撮失望的种族盲动主义者，他们并不代表黑人群众。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仇恨崇拜——

(换镜头：一个白人新闻广播员。)

白人广播员 由白人种族主义变成了黑人种族主义，多么使人遗憾，正当种族问题的前景开始好转时，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情况。

(换镜头：特写镜头中十分恼怒的马尔科姆。白天。)

一个声音 马尔科姆·爱克斯先生，你为什么宣讲黑人的优越性和仇恨呢？

马尔科姆 白人搞种族优越和种族仇恨，犯下这样的大罪，却企图谴责尊敬的使者宣讲黑人的优越和仇恨，掩盖他们自己的罪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尊敬的使者的一切行为，就是要鼓舞黑人精神，改善黑人在这个国家里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

(换镜头：一个黑人男孩，在服装中心商场①推着一辆卡车。在伯明翰，水龙头向儿童们喷射。)

马尔科姆的画外音 白人问黑人恨不恨他，这等于奸淫犯问被奸者、狼问羊：“你恨我吗？”

(换镜头：南部某县的行政司法长官的特写镜头。)

白人谴责任何人对他们的仇恨，这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① 在纽约市的曼哈顿区，位于七号大街和百老汇(纽约第一条大街)之间，这里有许多妇女服装商店和商品陈列室。

(换镜头：警犬被用来对付儿童们。
骑着马的警察向男人、妇女和儿童挥动刺棒。)

哎呀，我们的祖先被蛇咬，我自己被蛇咬。当我警告我的孩子们见蛇就要躲开时，这条蛇反而谴责我在宣扬仇恨，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换镜头：挤满了人的哈莱姆学校。
青年黑人玩纸牌，咒骂着，有的在门口平台上吸着大麻烟。
白人在打高尔夫球。)

基督教是白人的宗教。在白人凭他的大炮征服的每个国家里，他带着《圣经》，加以解释，把人民说成是“野蛮人”和“异教徒”，从而铺平道路，安慰自己的良心——

(换镜头：一个疲乏的女黑人爬上公寓的阴暗的楼梯。
贝蒂在给一个穆斯林班级上课，背景上的穆斯林旗帜很显眼。
“伊斯兰教之花”：一堂宣扬徒手反击^①的课。
一家理发店里的一群黑人静静地读着黑人运动的报纸。)

我们，真主的尊敬使者的信徒，今天呆在犹太人居住区，就好比基督教徒的一个宗派，曾经象白蚁般地挤在墓穴里、岩壑里——而他们却是强大的罗马帝国的掘墓人！

(白天。特写镜头：一个疲乏的年轻的贩毒者，靠着电灯杆。
他看见有人走过来，于是脸上又有了生气。

① 徒手反击是一种自卫的武术，用手、肘、膝、脚击中进攻者身体的要害部分，据说发源于日本。

街道的另一边，马尔科姆走得很快。

贩毒者笑着，招手。）

贩毒者 马尔科姆！喂！

（马尔科姆也笑着，招手。）

（白天。西德尼在报社办公室里。他在接电话，他听到的消息使他不快，不知怎样才好。

他手里有张马尔科姆的照片。他边听边想答话，同时翻阅着关于马尔科姆种种报告的打字稿和另外几张照片：

马尔科姆，在加利福尼亚向八千学生演说。

马尔科姆，在哈莱姆学校的一个集会上演说。

白人报刊关于马尔科姆的各项活动的剪辑。）

西德尼 爸爸，我不喜欢人家说我不服从命令，或者别的什么，但有桩事我不理解。他决不是——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运动。瞧——您曾说过，您从未看见过有谁这样努力地和忠诚地工作——爸爸？——而且尊敬的使者也这样说过，公开地说过！——以上这些我全知道，但您是我的爸爸，我有权把我想的告诉您。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不过，我希望您和尊敬的使者晓得你们是在干什么，如此而已，因为我确实不——怎么说呢？我感到难过。哎。真的难过。再见！

（他挂了电话，十分烦恼，坐在那里，马尔科姆的照片从他手中落到字纸篓里。）

(傍晚。贝蒂在家里，膝上放着报纸。

她听见前门有马尔科姆的声音，扔下报纸，马尔科姆一进来她就站起。他非常疲倦。)

贝蒂 祝你平安!

马尔科姆 祝你平安。——孩子们睡着了吗?

贝蒂 睡着了。可不容易。他们一定要等你回来。他们埋怨老是看不到你。

马尔科姆 他们没有错。我被那个白鬼子采访员缠住不放，我还得视察几个地方——明天，我要到波士顿去作电视讲话——

贝蒂 孩子们不高兴。

马尔科姆 我知道。——你跟他们讲什么?

贝蒂 我告诉他们，你虽去了，依旧在我身边。

马尔科姆 他们不懂这样的话。

贝蒂 喔，哪里，他们完全懂。他们在电视机里看见你——你乘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马尔科姆 十点。明天上午。

贝蒂 我把晚饭热热，让你吃了好好地睡一夜。你这次出去要多久?

马尔科姆 不过一个晚上。给哈佛法学院论坛讲一次。

(贝蒂到厨房里去。马尔科姆困乏地坐下来，脱了鞋子，斜靠着。他拿起报纸，看了一眼就放下，头往后仰，沉思着。

贝蒂又进来。)

贝蒂 晚餐几分钟就要好了。今天你跟路德谈过话吗?

马尔科姆 没有。我太忙了。他也在忙。

(贝蒂欲言又止。接着:)

贝蒂 报纸上只字不提你在加利福尼亚搞的群众大会，这不是很滑稽吗？

马尔科姆 我想是因为没有赶上截稿的时间。

贝蒂 所有其他报纸都登载了。关于你的报道，在白鬼报纸上要比你自己的报纸上多。

马尔科姆 可是，贝蒂，我又不是唯一的牧师。他们或者以为我不需要——那样，报道得那么多。

贝蒂 黑人需要知道你在干什么。因此才办了这家报纸。

马尔科姆 要让黑人知道我在干什么吗？

贝蒂 你该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黑人必须明瞭目前运动所进行的工作——这样他们才会感到这是他们自己的运动。你给运动做了大量工作。这就是我所要说的话。

马尔科姆 贝蒂，在这运动中我不是最重要的人物。

(特写镜头：贝蒂勉强地下了决心，不去反驳他。)

贝蒂 但我认为这是战术上的一个错误——不象白人鬼子的报纸那样充分报道你的活动——

马尔科姆 我们无须告诉黑人我在干什么。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他们每天见到我。需要知道的倒是白人。

贝蒂 我不能不感到——而且我担心——这中间有问题。

马尔科姆 那末，你知道我和路德——以及尊敬的使者——在

政策上并没有什么分歧。我不过要求运动稍微活跃些——较多地走上街头，或许是——政治性强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出了什么问题。

贝蒂 有一大堆人十分妒忌你，马尔科姆，这你是知道的。

马尔科姆 哦——你别担忧。我相信这类事经常发生。尊敬的使者亲自警告过我，说这是不可避免的。路德，以及尊敬的使者，都知道我在干什么，他们也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干。他们知道我丝毫没有个人的企图。

贝蒂 你是否认为现在该是你好好地考虑一下那个问题的时候了？

马尔科姆 什么问题？

贝蒂 关于你的家庭——关于我们——

马尔科姆 你想到哪里去了？

贝蒂 马尔科姆，我们有三个孩子，马上就要有第四个了——我们没有分文积蓄——甚至付不起医药费和其他这一类的费用。

马尔科姆 我们有办法弄到钱。我需要多少钱，尊敬的使者都会批准。

贝蒂 可是——这不是我真正的意思。

马尔科姆 你的意思是什么？

(贝蒂默然。)

马尔科姆 贝蒂，你和我结婚的时候，已经知道我是一个牧师。你也懂得牧师的意義。那就是说，我一息尚存，就要把每一点力量都献给真主和尊敬的使者。当然，如果没有尊敬的使者的话，我也不会有生命！这一切你都知道。那末你还

有什么可说的呢？

贝蒂 我只是说，你该想到你的家庭。我们现在有了孩子了！

——我打赌，路德是想到他的家庭的！

马尔科姆 你这是什么意思？

贝蒂 就是我方才讲过的。

马尔科姆 路德象我一样，是真主的忠仆。我在狱中时，他给我带来光明。你怎么能够认为他想的只是家庭这一类的事呢？

贝蒂 我不对他作任何判断，我只知道他是个有妻室儿女的人；而且他的行为也说明他是这样的人。

马尔科姆 贝蒂，我是关心我的家庭的。我们有房子。我们有汽车。

贝蒂 我们没有房子。这所房子是属于“运动”的。我们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我要说的——

马尔科姆 你该明白，我见过多少组织被它们的领导人破坏了，因为那些领导人谋求个人的利益。你也明白是谁鼓励他们这样做的？就是他们的妻子。

贝蒂 马尔科姆，假使你愿意听听——

马尔科姆 我是在听。你要求我用我的牧师职权来谋求私利。而我现在告诉你我不愿意这样做。

贝蒂 马尔科姆，万一你有不幸，我们又将如何呢？

马尔科姆 哎呀，你问得多么愚蠢。你是一个穆斯林。你了解我们的运动。你了解尊敬的使者。你了解路德。你以为他们会让你挨饿吗？或者让其他任何一个牧师全家挨饿吗？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贝蒂 你是怎么一回事？我知道路德曾使你在狱中得到光明。那是许久以前的事了。近来你觉得路德怎么样？

马尔科姆 近来——路德怎么样了？

贝蒂 没有什么。

马尔科姆 我想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贝蒂 我在担忧。这就是我心里想的。

马尔科姆 但是你没有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如果我有幸，
“运动”会照顾你和女儿们的一生的。这一点我知道。这是
讲好了的。你也知道。

贝蒂 好啦，来吃饭吧！

马尔科姆 你相信我吗？

贝蒂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去吧。洗洗手。我把晚饭端
出来。

（马尔科姆去洗手。贝蒂站住不动，望着他。）

（白天。贝蒂在哈莱姆街道上，走得很快。

她走进报馆的办公室，这里比以前更象个真正的办公室了。她穿过
拥挤和忙碌的接待室，敲西德尼的房门。）

西德尼 进来。（贝蒂走进办公室。西德尼又惊又喜，站起身来）

贝蒂 教友。我好高兴。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贝蒂 我只是想来看看我的教友现在怎么样了。

西德尼 啊，你真是太好了。坐下吧！

（贝蒂坐下，环视这杂乱的办公室。）

贝蒂 真是——工作够你忙的吧？——

西德尼 不错，贝蒂，我是够忙的。但报纸的销路不断增加——
因此你明白我一点不叫苦。

贝蒂 你和马尔科姆应该感到非常光荣。事实上是你们两人创办了这家报纸。

西德尼 一点不错——我和马尔科姆——

贝蒂 西德尼，我在这里呆会儿，想问你一句话。可以吗？

西德尼 当然可以。

贝蒂 我最近听到一些事——是关于马尔科姆的——随时随地都有些小事情——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对待它们——

西德尼 你听到的是一类什么样的事？

贝蒂 有些人好象觉得马尔科姆越来越自负了——他所得到的声誉冲昏了他的头脑。——西德尼，你准也听到过的。

西德尼 哎，总是会有人妒忌的，贝蒂。我不会让流言蜚语打扰我。

贝蒂 你可曾听到这样的话？

西德尼 算啦，那还用说，不听也不行——但我从不因此烦恼。这只是些闲话。人总是爱议论旁人的——可是从没有人来议论我！我想他们对我不感兴趣。

贝蒂 他们说马尔科姆只对自己感兴趣——说他只是在利用“运动”——

西德尼 哦，这简直是胡扯。

贝蒂 有些人甚至说他开始给“运动”带来危害——说他应该暂时停止活动——或者——甚至于——开除出去。

西德尼 你别相信这些话！

贝蒂 我不知道我该相信什么。但我知道这张报纸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一个字提到马尔科姆了。我要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晓得这不可能是由于你的缘故。因此，一定有其他的原因。

西德尼 有人感到，关于马尔科姆的报道，可能在份量上有点不

平衡。因此——我少登一点。

贝蒂 这是你的意思吗？

西德尼 不——不完全是。

贝蒂 那末，这是消息封锁。暂时的消息封锁。

西德尼 我想你可以这样说。

贝蒂 还能怎么说呢？这情况要持续多久？

西德尼 不会很久。

贝蒂 你怎么知道不会很久？

西德尼 哎，不会很久的，情况就是如此。人们很快就会清醒过来的。

贝蒂 西德尼，你真的相信是这样吗？

西德尼 贝蒂，这是明明白白的道理。“运动”需要马尔科姆。人们懂得这一点。事实上，是马尔科姆使“运动”具有今天的规模。人们不会忘记这一点。

贝蒂 你不要过早地说什么人们不会忘记。——你是奉命在报上不登有关他的消息的吗？

西德尼 我应该说我是奉命的——

贝蒂 既然是有人告诉你的，那末可曾把原因告诉你？

西德尼 我跟你说过了。有些人认为马尔科姆的声誉太大了。

贝蒂 这是那些人告诉你的。但你我都知道这不能成为理由。

西德尼 那末——我可不知道是为什么了。但是我想劝你不必因此过于忧虑——假如我是你的话。

贝蒂 是你在忧虑。而且关于这件事，你知道得比我多。

西德尼 它会消失的。它会一阵风儿吹掉的。人们在妒忌，如此而已。

贝蒂 马尔科姆把他的生命献给“运动”，献给尊敬的使者。他信任你的父亲，就象是他自己的父亲一样。

西德尼 我知道。

贝蒂 你的父亲信任马尔科姆吗？

西德尼 他没有任何理由不信任。这是你知道的。

贝蒂 我们也知道。但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西德尼 贝蒂，我不能回答。你晓得要是我能够回答，我一定回答了。

贝蒂 敬爱的，我懂得。

西德尼 你和马尔科姆有存款吗？

贝蒂 (过了一会儿)没有。

西德尼 孩子倒有三个——

贝蒂 很快就有四个了。

西德尼 哦，贝蒂——我但愿——？

贝蒂 这样对待马尔科姆——大多数人觉得怎样？

西德尼 唉，我们并不高兴这样做。我们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
(稍顿。贝蒂望着他)我对这不了解。我——并不——以为我了解了。

贝蒂 亲爱的，马尔科姆和我——我们信任你，你该知道。

西德尼 你们能够。你们能够信任我。

贝蒂 我明白。因此我才来看你。

西德尼 事情将会过去的。你会明白的。到那时什么事也没有了。

贝蒂 我只想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象这样蒙在鼓里，徬徨，发愁，实在太可怕了。我常想我快要发疯了。至于马尔科姆，他这样地开诚布公，埋头苦干，这就会令人更为难了。——我看没有理由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他吧。我只说，我到过这里，这就够了。——现在，请你继续办公吧。你今晚去我们那里吃饭，好吗？马尔科姆见到你一定很高兴。

西德尼 我争取去。

贝蒂 不要争取了。一定来。——而且不要感到不自在。

西德尼 我不——明白。

贝蒂 我看你是明白的。你但愿自己不明白。我也但愿如此。

——我准备做些玉米面包。我们等着你。

西德尼 好。

贝蒂 平安!

西德尼 平安!

(一会儿,贝蒂走了。

西德尼走到窗前,站在那里。

他望着天空;这时候一声枪响。

嘈杂的人声在逐渐加强,什么语言都有,重复着一个字:达拉斯。达拉斯。达拉斯。

许多国家的国旗,以及美国国旗,在下降到半旗位置。

一个通告的声音:“——在得克萨斯的达拉斯市,今天, J·E·肯尼迪总统!——”

一个电报打字机传送出下列通知:

全体穆斯林牧师,应对肯尼迪总统的遇害保持缄默。如果强求发表意见,全体穆斯林牧师应该说:无可述评。)

(晚上。曼哈顿区的中心,挤满了人。

马尔科姆在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

一个白人 你对于肯尼迪总统的遇难,怎么看呢?你有什么意见?

马尔科姆 先生,据我看情况很清楚,是小鸡归窝。我作为一个饲养场上的孩子,当小鸡归窝时,我决不难过,反而喜欢。是

美国一股仇恨气氛杀死了总统——也是同样的仇恨，长期以来杀死了这么许多黑人。不过，只要是黑人，就无人过问了。如今，美国听任这仇恨蔓延，不加抑制，势必危及美国的白人男女和儿童。这或许是骇人听闻的一种公平。

(特写镜头：路德。)

路德 尊敬的使者已明确指令他的全体牧师什么都不要说，可你却鬼迷心窍讲出这样的话？

(路德的起坐间。只有路德和马尔科姆。)

马尔科姆 路德，我说的是真心话。不错，也许我未经考虑。但那是有问必答的时刻。就我个人来说，我也并非向报界发表意见——但是——不错——我犯了一次错误。

路德 这样的话给全体穆斯林的压力有多么大——这你一点没有认识到吗？

马尔科姆 不认识。我实在不认识这一点。你也许应该对我讲得再明白些。

路德 马尔科姆，全国都爱戴这个人。全国在志哀。

马尔科姆 是的吗？

路德 不要对我作无谓的挑剔。你是知道我的意思的。

马尔科姆 我看你说这番话，倒象我们之间素不相识一样。

路德 马尔科姆，我俩都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尊号是真主。我们的职务先于其他的一切，先于你，先于我。假使我说起话来好象我不认识你——原因也就在此。

马尔科姆 我已发表过的言论，要比关于暗杀事件的言论危险

得多，但我以前从未受到申斥。至于别人现在闭口不说的话，我也没有说过。

路德 不论别人可能说过什么，都与我们无关。甚至于你说过的话，没有什么大关系。问题在于命令不准开腔，而你抗拒命令。如果你自己不守纪律，你怎么盼望别人守纪律？（马尔科姆沉默）领袖——尊敬的使者——已命令我通知你，九十天内不得发言。这样我们就有充分时间，使全体穆斯林同你的错误划清界限。

马尔科姆 我要亲自去见尊敬的使者，告诉他我同意这项决定。我百分之百地同意。

路德 我已告诉他了。

（夜晚。马尔科姆和西德尼坐着汽车，行驶在乡村公路上，离开马尔科姆的家不远。西德尼驾着车。）

马尔科姆 只有我们俩——你要跟我讲什么？

西德尼 这话怪不好讲。我从不相信事情会弄到如此地步。（他停住车。马尔科姆惊异地向着他的周围看了看）马尔科姆，你别难过。我不会杀害你。（马尔科姆瞪着他）我从未告诉你——我一向是善于搞破坏工作的。我想我现在还是如此。（开动发火器，随又关上）我能制造小型炸弹，把它放在你的汽车引擎下面——如果你开动引擎，这颗小炸弹的爆炸力足以使你脑袋开花。（再度把发火器开了又关上）总有一天，我受命制造这样一颗炸弹，放在你的汽车引擎下面。我说一定这样干。

马尔科姆 你说你一定干吗？

(西德尼眼里噙着泪水,望着马尔科姆。)

西德尼 是的。我说我一定干,这样他们就不会叫别人去干了,而我也可以有时间预先警告你。

马尔科姆 警告我什么?

西德尼 话已说出口了,马尔科姆。他们说:假如我们早知道你会干这样的事,我们要亲自搞掉你才称心咧。

马尔科姆 是谁要求你——去——把炸弹放在我的车子里?

西德尼 说得准确点,他们不是要求我,而是吩咐我。我是真主的一个忠仆。

马尔科姆 是谁吩咐你这样干的?

西德尼 要点在于,他们准备另找一个人来干——

马尔科姆 谁吩咐你的,谁吩咐你的,谁吩咐你干的?

西德尼 马尔科姆,你不要逼我说出来。

(马尔科姆身子向后倒。)

马尔科姆 这是为什么哟?我已经把我的生命献给了“运动”。

西德尼 你以为别人都象你这样吗?他们不象你。——长期以来——我深信我已知道了——但我不想告诉你。我不能。

马尔科姆 我不能相信,在“运动”中会有什么人要我的命。为什么要我的命?我干过什么坏事?

西德尼 马尔科姆,我想我父亲在监狱里遇到你时,他是真心实意爱你的。你就象他的儿子。你时常说他在狱中救了你的生命——但你也救了他的生命。他有人仰望他,有人听他的话,有人——能够被他说服归宗。但他从未梦想到,你会变成现在这样。哦,他为你烦恼,也对你猜忌,喂,这已有很

长一段时期了。

马尔科姆 他和在狱中的时候不一样。人的变化怎么会这样大啊！

西德尼 也许他在狱中时已经是这样的人了。他永远是“运动”的中心人物，你还记得吗？他统治着。他审查别人。别人却不能审查他。假如没有你的话，他还可以是“运动”的中心人物。我们组织一次大会，八千群众不来参加听他的讲话。他们却去听你的讲话。

（他开车。两人的身子开始摇动。）

马尔科姆 西德尼，我实在不明白。我的任何行动，都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对尊敬的使者的崇敬，高于我对世间所有的人。我爱你的父亲，胜过我自己。我一向把我的生命、我的妻子和孩子们的生命，都托付给他了。可是现在，我不明白——我真不明白——究竟为什么？

西德尼 马尔科姆。“运动”规模很大，而且越来越大了。有一点你可要明白。如果你认为“运动”不是象设想的那样，那末你就要离开“运动”，并向人们去说明理由。他们不愿冒这样的危险。如果你留在“运动”中，那就好办啦，尊敬的使者年纪老了，又没有孩子。你现在虽然只有女儿，将来可能有儿子。但我的父亲——路德——已经有了儿子了。

马尔科姆 难道就是这么一回事吗？还是一个搞世袭的时代！用可怜的黑人捐出来的五分钱和一角钱来干这样的事！——我不能相信你的话。

西德尼 你是说，你不相信这样的事正在发生。我也不相信。

马尔科姆 如果他们真地要干掉我，——我怎么办呢？

西德尼 我已预先告诉了另一些人,我知道他们是信得过的。我们只须尽可能地不让他们容易下手便是了。

马尔科姆 他们要我九十天不发言,那末——他们决不打算恢复我的职权了。

西德尼 不恢复了。这点我知道。

马尔科姆 路德一向都了解这情况吗——?

西德尼 马尔科姆——这实际上是路德的主意。他想方设法使尊敬的使者不信任你。

马尔科姆 这事你知道有多久了?

西德尼 哦,好象很久了。我很为难——毕竟他是我的父亲。

马尔科姆 是的。——可怜的西德尼。

西德尼 你也怪可怜的。到了。我已把你平安无事地送到家。

马尔科姆 是的。西德尼,谢谢你!

西德尼 祝你平安!

马尔科姆 祝你平安!

(马尔科姆下车。西德尼把车开走。

马尔科姆摸出钥匙,开门进去。

贝蒂站在室内。彼此盯着看了许久。)

贝蒂 你现在该明白了。

马尔科姆 是的。我明白了。

(他突然坐下,好象被击倒了。)

好象天地间出了问题了。我的脑袋——我的脑袋好象要裂开了。

(贝蒂望着他,走到他面前,把他的头搂在怀里。)

(晚上。马尔科姆和贝蒂在床上。)

贝蒂 你准备怎么办?

马尔科姆 我现在不知道。——事情就好象我跟你结合,是一个美好和幸福的婚姻。然后,忽然一天早上,你就没头没脑地把离婚证书对着我们桌子上一摆。要取得法律上的离婚,本来很容易。但是,真正的脱离,精神上的脱离——就非一朝一夕的事了。——我在和“运动”结合之前,简直无生命可言——可是,如今——

贝蒂 “运动”诚然给你生命,但是,马尔科姆,你也给“运动”带来了生命。要记住这一点。

马尔科姆 我觉得自己好象一个已经没有任何事物值得记忆的人了。我以前活跃在街头上,那时候最坏的遭遇不过是被某些人把我看作一个初次进城的乡下佬,一个傻瓜——象路德吧,就曾这样地看待过我!

贝蒂 马尔科姆,人们仍然信任你。还有这么一大堆人只等你说句话——他们就会跟着你走。

马尔科姆 我感到自己如今就象个孩子——一个蠢货,我不知道我还会有什么资格,要求任何人跟着我走。

贝蒂 马尔科姆——你得这样做。你不妨下个决心。

马尔科姆 我要研究一下是否真的这样——真的如此!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

马尔科姆 我不是在这里替自己辩护,我是要向你提出我从来

不敢提出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镜头往后拉：马尔科姆和路德在路德的书房里。时间是傍晚。
路德目不转睛地望着马尔科姆。)

有好几个月我心里搁着一件事。每当我面向听众时，我就害怕总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路德 是关于我的通奸问题吗？

马尔科姆 是的。

路德 你为什么如此苦恼呢？

马尔科姆 路德，我们教导人们不得淫乱。我们说，婚姻的誓约是神圣的——并说双方的肉体是不可侵犯的。我们力图解除四百年来白人的奴化道德对我们人民的伤害。可是，如今，——你——一位牧师——怎能背叛——人民？

路德 马尔科姆，我没有犯强奸的罪。女性喜欢的是权力嘛。

马尔科姆 你的腔调倒象一个人——这个人我熟悉。

路德 马尔科姆，你太孩子气了。你要知道，人们并没有惊慌失措。在你心目中，“运动”只是你个人的“运动”！——但这不会导致“运动”的失败。马尔科姆，人们比你聪明得多，他们知道凡是人都不免要犯错误。他们的领袖们也是如此，他们并不以此为奇。否则，他们便不可能同领袖们联系起来。——大卫^①虽曾和巴希巴同席，并曾杀害许多男性，但大卫王依旧是大卫王。人们忘了大卫王的这些事，却忘不

① 大卫(公元前1013—973)，犹太部落的首领，建立以色列王国，定都耶路撒冷。他在攻占耶路撒冷的战役中，曾掠夺美女巴希巴。相传《圣经·诗篇》中的许多诗歌，是大卫所作。

了大卫王是《诗篇》的作者。人们也忘了诺亚^①爱好酒色，但忘不了他造过方舟。马尔科姆啊，你所不懂的，人们都懂得——因为历史记载不容磨灭。你是什么人，竟想篡改历史？你以为自己是什么货色？

马尔科姆 我认为自己是真主的忠仆。我认为自己对“运动”已尽心竭力。这“运动”是我的生命、我的灵魂。对我来说，比我自己的血肉珍贵得多——我从来没有白日做梦——我认为自己只是马尔科姆·爱克斯。

路德 嗯。如果没有我，你哪来这一切？所以，你还是听我劝告，冷静下来吧！

马尔科姆 你方才说什么？

路德 我是说，听我劝告，冷静下来。

马尔科姆 不是这句话。在这句之前，你还讲了一句。

路德 你说你是马尔科姆·爱克斯。我说——你也许未必能成为马尔科姆·爱克斯——如果没有我的话。

马尔科姆 不。前面那句，不是这样的。你是说，全亏了你。

路德 嗯——你自己心里还没数？好好回忆一下吧！那并不是许久以前的事。

马尔科姆 那正是许久以前的事。路德，你知道我想什么？你知道我在开始想什么？诚然，你曾把我从泥坑里拉出来。但逐渐地，我在开始想——我也曾拉过你。我不知道我自己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如果没有你的话。（停顿。望着路德）但我也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没有我的话。（他来回地走着）一来你可能不会穿上如今这套衣服，路德，你想对吗？

^① 诺亚，《圣经·旧约·创世记》中的人物。传说上帝因世人行恶，降洪水灭世，并命忠于上帝的诺亚造成方舟，使他全家得救，成为洪水后人类的始祖。

——我真瞎了眼！你也不会戴上那只表。再说你也不会住在这所房子里——用重重帷幕遮着窗口，听不到外面街头上的呼号声。路德，你看对你说来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路德 快别这样激动了。那不过是一只手洗净另一只手罢了。

（马尔科姆走到窗前。）

马尔科姆 是哪一个人在清洗我们？路德，我认为“运动”是为了这些人的，是为了象我以前那样的男孩子们，是为了象你以前那样的男子们。我认为“运动”是为了我一向所熟悉的姑娘们——是为了象我母亲那样的妇女们。我认为——我们这些人都在力图拯救一个种族。路德啊，我不是想洗净自己的双手。我希望美国黑人都能发现自己，从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运动”就是为了这一切。

路德 当然是为了这个。但你却不知道美国黑人是怎样的人。你以为他们都象你这样。其实他们和你不一样。

马尔科姆 这样说来，我有什么危险吗？

路德 什么样的危险？

马尔科姆 危险。

路德 回家去睡一会儿吧！你一定很疲倦了。

马尔科姆 是的，我很疲倦——那末你呢？

路德 我吗？

马尔科姆 如果我有危险——而且你知道的话——你会告诉我吗？

路德 我已告诉你了。一只手洗净另一只手。

马尔科姆 你确实这样做了的。祝你平安，教友！

路德 祝你平安！

(白天。色列沙旅馆。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贝蒂坐在很后面。
马尔科姆发言时，镜头由贝蒂移向马尔科姆。)

马尔科姆 我准备成立并领导一个新的伊斯兰教寺院，把它设在纽约市内，定名为穆斯林寺院组织。这个组织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必要的宗教基地和精神力量，把那摧毁我们团体的道德素质的种种邪恶，扫除干净。

(特写镜头：西德尼坐在很前面，一面凝视，一面留神。马尔科姆：感到吃惊，但态度坚决。)

我们把我们的临时总部设在哈莱姆的色列沙旅馆里。这儿将是一个工作基地，从而实现我们的行动规划，消灭二千二百万美国黑人每天遭受的政治压迫——(马尔科姆看到：镁光灯一闪，一张张黑人和白人的脸出现在焦点上和焦点外)——经济剥削和社会堕落。

(早晨。西德尼砰地一声关上一只手提箱，箱子上署名：马·爱克斯。
移动镜头：手提箱，上面有很显眼的署名，被送到门外。

特写镜头：贝蒂对着镜子，头上围着一条白色头巾。她的面容充满忧虑。

马尔科姆进屋来，穿好衣服，准备出外旅行。)

马尔科姆 你准备好了吗？

贝蒂 准备好了。

马尔科姆 我知道这次出门不会有很大的效果。但我知道你明白为什么我必须走一趟。

贝蒂 是我要求你走一趟的。

马尔科姆 我也许永远不能报答你。我晓得这次行动是不切实际的。但我希望你不要以为我是在蛮干。

贝蒂 你并不比我们初次会面和结婚的时候更不切实际、更愚蠢。我第一次见到你时，我告诉过你——我觉得你年纪轻轻，怎么这样严肃。当时你的动作也象现在这样——擦着你的眼镜。

马尔科姆 我得追根究底啊——

贝蒂 当时我已知道你是爱动脑筋的。

马尔科姆 我从麦加回来后，我向你保证——保证——我们决不再这样长期地分离了。我们将找个人照料孩子，让我们一起去旅行。

贝蒂 这我顶喜欢。但你可不要为别离而苦恼。对我来说——你虽去了，依旧在我身边。

(他拥抱她，好一会儿。)

马尔科姆 现在我要向你告别了！贝蒂，我爱你。

贝蒂 我爱你。

阿蒂拉的声音 妈妈？爸爸？我们在等着咧。

(贝蒂和马尔科姆相视而笑。)

贝蒂 看你的女儿。她准备好了，就巴望大家都准备好。

马尔科姆 我们马上就到那里。(向贝蒂)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道路——如果我配当领导的话。

(特写镜头：西德尼的双手，把署名显著的马尔科姆的手提箱，放进

汽车尾部。

西德尼脸上表现出苦恼和戒备的心情，把马路仔细看了一下。

孩子们坐在后座。

孩子们从后车窗看见：

马尔科姆，带着手提包，跟在贝蒂后面，从家中走出。

马尔科姆锁门。

贝蒂蹿进后座，和孩子们一起。

西德尼也进了车厢，砰地关上车门，最后马尔科姆也上了车。）

西德尼 我希望你不要改变你的主张。

马尔科姆 西德尼教友，白人鬼子说，你已把五十来匹马力的炸弹放到引擎盖的下面了。现在，请问你怎么不使汽车开动呢？

西德尼 不错，老板。只是由于太高兴了，不再使用它们了，老板。

（他扭动发火器，汽车开走了。）

（白天。肯尼迪飞机场的气象塔。

贝蒂看见：人们穿过广场，走向德国卢夫生萨式飞机。

移动镜头：一张张孩子的脸。

特写镜头：贝蒂。她的眼睛在寻找马尔科姆。

特写镜头：西德尼。）

西德尼 他在那里啦。

（马尔科姆向前走。他走到飞机的扶梯前，停了下来，回头看。

贝蒂和西德尼挥手。

孩子们挥手叫喊。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他还没有看见他们。

孩子们喊：爸爸！爸爸！

贝蒂从头上解下头巾，当作旗子挥动着。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走上梯级。

他看见了贝蒂的“旗子”，他的面容改变了。他含笑挥手。

特写镜头：“旗子”在飞扬。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

他回头望着，缓步登梯。他走到机舱的门口，接着机舱内部的阴影遮住了他的面部。

他最后一次挥手，把乘机护照交给女服务员，跟着就看不见了。

特写镜头：贝蒂，先笑，后哭。

特写镜头：西德尼，心情沉重的样子。

全镜头：孩子们一张张觉得奇怪的脸。

贝蒂挥舞“旗子”。

特写镜头：“旗子”在飘扬。

空中：埃及国旗。

机舱里，一个年轻的埃及富人和马尔科姆坐在一起，跟他交谈。显然是已经谈了几个小时了。）

埃及人 ——那就是我们东方人对你们的“运动”唯一感到怀疑的地方。伊斯兰教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兄弟，肤色没有什么重大关系。白色和黑色、棕色、黄色都是一样，都能使人成为穆斯林。

马尔科姆 我懂得你的意思。但在美国，情况恰巧相反。我不知道怎样加以说明——

埃及人 啊，谁也无法解释你们的国家，谁也不能。那是一个最最奇怪的地方，十分落后。（马尔科姆笑了）你别笑，确实是这样。从人性的观点来看——是十分落后的。——现在我们快下飞机了。你以前到过埃及吗？

马尔科姆 没有,从来没有。

埃及人 我希望你会喜欢这里。它不象你们美国。诚然,在不同的方面,我们比你们还落后。但也有相同之处,我们是非洲最工业化的国家。西方列强对我们如此猜忌,原因在此。特别是英国人,他们永远不会原谅我们的傲慢。——你在开罗有熟人吗?

马尔科姆 不算顶熟。我带了一封给穆罕默德·夏华比的介绍信。他是一位埃及作家的儿子,我在纽约和他有点认识,他现在在开罗大学读书。

埃及人 那末,他将乐于会见你。你在这里青年人心中算是一个英雄人物——你和卡修斯·克莱都是如此。

马尔科姆 西方列强对我们如此猜忌,原因在此。

(他俩笑了。)

埃及人 我要在这里和一个朝圣队碰头,一同去吉达^①。队里都是我的朋友,人数不多。如果你也参加,我很高兴。

马尔科姆 我很乐意参加。这太光荣了。多谢你的盛意。

埃及人 这算不了一回事。你是我的教友嘛。

(移动镜头:在开罗飞机场,人群拥挤、秩序混乱。天地间各色人种的穆斯林,他们具有各种地位和身份,在热情洋溢地互相问好。人群中,孩子们显然很突出。

埃及人带着马尔科姆穿过漩涡似的人群。埃及人却很从容自在,因为他爱的是穆斯林大家庭的温暖。

马尔科姆看见样样新鲜,高兴得象个孩子。埃及人望着他,满心喜悦。)

^① 即吉达港,在麦加的东面,有条公路由这里通往麦加。

埃及人 这儿倒很象你在泰晤士广场^①上下班时那样拥挤，你看象不象？

马尔科姆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泰晤士广场上有过什么拥抱和接吻。他们会把你送进监狱或疯人院。

埃及人 美国人对于人类的互相亲近，确实抱有悲观的看法。（他们已走到提取行李的地方，那里的秩序特别混乱）我想把全部行李留在开罗，这样我们朝拜圣地时便可尽量减轻负担。——我想奉劝你也这样，你看好吗？

马尔科姆 太感谢啦。

（内景：行李寄放处。马尔科姆刚刚检出一个背包。）

埃及人 这背包顶管用。它可以装一套衣服和几件衬衫，一双鞋子——我看其他的就用不着了。但你还得带个摄影机。

（白天。内景：埃及人的家中。）

埃及人 我要让你知道，在这次旅程中我们是怎样打扮的。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达到一种把精神和肉体都献给真主的状态。你是不是就照着我的样子做？

（他严肃地开始脱衣服。过一会儿，马尔科姆也照样脱下衣服。）

跳镜头：埃及人光着身子，站在屋子中间，腰里围着一条毛巾。）

埃及人 我们管这叫“衣袈”。（马尔科姆照样做了。埃及人用另一条毛巾围了颈项，随即又把它披在肩上）我们把这叫做

^① 在纽约市曼哈顿区的中心，位于七号大街和百老汇的交叉处。

“里道”(马尔科姆也照样做了)我们的凉鞋——(穿上凉鞋,马尔科姆也穿上)——以及围在腰间的装钱的皮带——(他拿起一个系有长带的皮囊,递给马尔科姆,自己拿了另一个)——我们的重要证件都装在这里面。早些时候,这一点并不这样重要——但是现在我们必须遵守护照和边境规则。我多么希望有一天这些自由的障碍物都被废除。(他观察马尔科姆的态度)就这样——我们好准备出发了。

(开罗飞机场。成千上万的朝圣者,他们的服装和马尔科姆的完全一样。)

马尔科姆 你的身份可能是国王或农民——或是任何人——谁也无从识别你。

埃及人 基督教徒所以认为我们是异教徒,原因在此。

(内景:飞机满载朝圣者,他们三番五次喊着一个字:“拉贝卡!”)

埃及人 拉贝卡!哎呀,真主啊,我来了。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

马尔科姆 哎呀,真主啊,我来了。拉贝卡。拉贝卡。

(飞机着陆,朝圣者开始走下飞机。)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深受感动,却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忧虑,他已完全入迷了。

他站着,摄影机在他身后移动,只有他的头、颈和双肩被摄入画面。由于几乎一丝不挂,他显得很脆弱。

视线紧贴马尔科姆的颈项和双肩，跟他后面移向机舱门口，从那里往下瞧。

马尔科姆看到：各色人种的朝圣者，人数惊人，而在真主的统治下全都联合起来了。

视线随着马尔科姆慢慢地进入巨大的人群。

马尔科姆和埃及人站在海关办事员面前。

海关办事员拿着马尔科姆的护照。许多人同时用不同的语言在议论——全都是关于马尔科姆的，但他一字也听不懂。海关办事员和埃及人在一块儿用阿拉伯语交谈。海关办事员显然是在解释什么事情，埃及人仿佛终于明白该做什么。

埃及人谢过海关办事员，转身对马尔科姆。)

埃及人 我的朋友，在世界这一方的人可以相信美国能生产炒玉米花、汽车、电视机和产生宇宙飞行员。他们却不能相信美国能产生一位穆斯林。这位办事员对于你或给你写介绍信的那位朋友，并不怀疑，但他无权批准你去麦加。你必须向穆斯林高等法院申请，由法院判断你是不是真的穆斯林。这是法律，谁也没有办法的。

马尔科姆 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法院？

埃及人 今天是礼拜五。穆斯林的礼拜五好象基督教的礼拜天。今天各处都不开门。你至少得等到明天，也许还要等到礼拜一。我十分抱歉。要是可能的话，我甚至等着和你一起去，但我不能撇下我的几个朋友。

马尔科姆 不用担心。我没有什么困难。真主指引着我。

埃及人 真主当然不会使你这么靠近麦加，而又当面把门关上。你知道，我是相信你的。这话我以前没有跟你讲过，我有点象是你的崇拜者——现在我越发是这样了。不仅你们国家的黑人要依靠你。从全世界来说，我们中间也有许多人要

依靠你。不仅仅是黑人。你得记住这件事。

马尔科姆 我记住。谢谢你。

埃及人 你第一次去麦加，我没有陪你去的荣幸，感到很抱歉！
但是一路上做了你的旅伴，却是一件荣幸的事。既然我该走了，走之前还有什么可以替你效劳的吗？

马尔科姆 没有什么，谢谢你！你做的已经够多的了。

埃及人 祝你平安！

马尔科姆 祝你平安！

（握手；埃及人离开。

马尔科姆感到惊恐、抑郁。

他迈步穿过拥挤的吉达机场。

一个穆斯林妇女把桌布摊在穆斯林式的地毯上，把一盘盘菜肴放在上面：地毯立刻成了餐桌。

一家穆斯林教徒坐在地毯上聊天：地毯立刻成了起居室。

又一群穆斯林：一位年老的穆斯林独自坐在地毯上说着话，年龄较轻的穆斯林聚拢在他的周围：地毯立刻又成了审判室。

一家穆斯林躺在地毯上，睡得正熟，地毯又成为一间卧室了。

马尔科姆走出机场。

他看到一个露天市场，人们在购买食物。

他看着一个人买烤鸡吃。

他踌躇地走近露天市场，用手指着鸡。

卖主脸上堆着笑，把烤鸡递给他。

马尔科姆掏出一把钱，卖主仔细地拣了几枚硬币。

马尔科姆放好找头，开始撕烤鸡。他吃得津津有味，似乎鸡肉味道从来没有这样鲜美可口。

马尔科姆吃完烤鸡，继续穿越机场。

马尔科姆走过关税员时，听见电话铃响。关税员拿起听筒。

马尔科姆想起一件事，突然停了下来。

他朝随身携带的旅行袋里张望了一下，找到了他的皮夹子，仔细往皮夹子里一瞧，找到了一张纸条。

他一面挥着纸条，一面向关税员走去。）

马尔科姆 有没有电话？（用食指戳着纸条）电话。朋友。（指着电话机）朋友。朋友。

（他马上吸引来了一群围观的人。人们替他翻译，说的语言没有一种是马尔科姆听得懂的。

关税员终于俯首看了看那纸条，似乎感到此人有点来头。）

关税员 朋友？就是您？

马尔科姆 是啊。电话。电话。

关税员 要打电话？

马尔科姆 是呀。打电话。

（关税员慢吞吞地开始拨电话号码。

其他朝圣者表示满意。

关税员对着话筒讲了几句，然后把话筒递给马尔科姆。）

马尔科姆 喂？是阿扎姆博士吗？你不认识我，我的名字叫马尔科姆·爱克斯，从美国来的。先生，令尊在纽约的一位名叫沙瓦比博士的朋友，送给了我令尊写的一本书，还给了我你的电话号码。我现在在机场，先生，我没有获准去麦加。

（淡入：一辆样子象官用的轿车在人群里驶行。

朝圣者对马尔科姆已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欢呼着送他乘上这辆轿车。）

(早晨。穆斯林高级法院。审查已经结束。)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的名字题在“虔诚穆斯林信徒登记圣册”上：厄尔·哈季·马立克·厄尔·沙巴兹。

夜晚。从马尔科姆轿车里望出去：车子驶过狭窄、弯曲、古老的街道，驶过商店、市场，驶过成千上万的朝圣者，蜿蜒前进。

轿车在距大清真寺不太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马尔科姆的向导是个高个子黑人，穿着白长袍。

他脱下鞋子，马尔科姆也把鞋脱掉。

他们在清真寺前行洗净礼，然后走了进去。

石造圣堂是位于清真寺中央的一间黑石的大房子。数以千计的男女朝圣者，身材、相貌、肤色各不相同，都念念有词地围着石造圣堂巡行。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

马尔科姆 真主啊，您就是和平，和平由您所赐。真主啊，请用和平来祝福我们吧！(他不能象其他一些朝圣者那样挤近石造圣堂抚摸它、亲吻它。他便与成千的朝圣者一起高举双手，大声呼喊)塔支拜！塔支拜！上帝伟大，上帝伟大。

(马尔科姆和其余的朝圣者在石造圣堂绕转了七圈，随即匍伏在地。)

(白天：太阳从亚拉发特山冉冉升起。马尔科姆杂在一群朝圣者中间向前移动。马尔科姆红光满面，相形之下，太阳反而显得逊色了。

他面向太阳，跪下来祷告。

夜晚。马尔科姆独自在旅馆房间里。

窗户开着，听得见穆斯林举行圣餐礼的声音。

马尔科姆十分安详，写着信。)

马尔科姆的画外音 我在游历穆斯林世界的整个过程中，接触了許多人，同他们一起交谈、用膳。这些人在美国是要算作

白人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不同肤色的人这样推心置腹，情同手足。

(特写镜头：夜，贝蒂独自在家里读信。)

马尔科姆的画外音 也许我的话会使你吃惊。我和穆斯林教友们向同一个上帝祈祷，同吃一盘菜，同喝一杯水，同睡一张床(或同睡一张地毯)。碧蓝的眼睛不如他们的蓝，世上的金发不如他们的美，雪白的肌肤不如他们的白。千真万确，我们彼此一样，我们都是弟兄！因为他们信仰唯一的上帝，这就把“白色”这个概念从他们的头脑里赶跑了，从他们的行为中赶跑了，从他们的态度中赶跑了。的确，我过去曾经不分皂白地谴责过所有的白人。今后我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真正的伊斯兰教给我指出：不加区别地谴责所有的白人与不加区别地谴责所有的黑人同样是错误的。是的，我现在相信，美国有些白人确实想帮助医治正在使这个国家走向毁灭的猖獗的种族主义。我已应邀去访问拉各斯和阿克拉。

(贝蒂缓步走进卧室，在床前弯下身子看着熟睡的孩子。)

(白天。马尔科姆在向尼日利亚穆斯林学生会演说。大厅挤满了人。演说将近结束。)

马尔科姆 等到具有非洲传统的各个民族能够象兄弟一样地团结一致时，世界的进程就要改变！对南非黑人的屠杀，对亚拉玛黑人的屠杀，对纽约黑人的屠杀，同样都是屠杀。只有当

全世界非白色人种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的时候，这种屠杀才会终止。团结起来，这就是对由来已久的英国政策的唯一回答。这个政策叫做“分而治之”，直到今天英国还在奉行这个政策！

（摇镜头：欢呼着的非洲人的脸。

特写镜头：一个非洲学生。）

非洲学生 我们想请您做尼日利亚穆斯林学生会名誉会员，先生。我们给您取了一个约鲁巴语的新名字：俄莫威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重返家园的孩子。

（马尔科姆在加纳大学大礼堂。座无虚席。与会者多数是非洲人，但也有美国白人和美国黑人。）

马尔科姆 不揭露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总统就不能算成就了什么事。我到什么地方，美国特务跟我到什么地方，今天晚上的听众里就有这些人。他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给我一个替美国情报局效劳的职务。（笑声，主要是黑人的笑声）我知道我的政府会对你们说，美国黑人的情况不断好转。别相信他们。这不过是使我们依旧分裂，使我们思想依旧混乱的又一种手段罢了。你们也许知道吧？居住在非洲的白人有幸看到那么多的白人对那么多的黑人那么和好，这对我来说，真是见所未见。在美国，黑人正在为消灭把黑人白人区别开来的现象而斗争。美国黑人应该到这里来，到非洲来，看看你们是怎样满脸笑容地对待非洲人的。你们这里做到了彼此无所区别了。但是，你们能不能对非

洲人说，在美国你们是满脸笑容地对待黑人的？不能这样说。老实说，你们也并不真的喜欢这里的非洲人。你们真正喜欢的是非洲地下蕴藏的矿物。

（摇镜头：黑人和白人的脸。多数白人感到局促不安和恼火，有些白人则陷入深思。）

我并不是反对美国，我并不是为了谴责美国才到这里来的——这一点我要说清楚！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说明事实真相。如果事实真相谴责美国，那末美国就该受谴责。

（夜晚。音乐声。在记者俱乐部，正在举行盛大的晚会。加纳人跳着狂欢舞。

马尔科姆在与一小群非洲男女学生谈话。）

马尔科姆 你们奇怪为什么我不去跳舞吗？因为我要你们记住在美国的二千二百万黑人！

一女学生 您应该成为我们与美国黑人之间的桥梁。您一定要告诉他们，我们这里的斗争，你们那里的斗争，是同一个斗争。

一男学生 您一定要回到我们这里来，一定要早些回来。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他微笑着摸摸胡子。突然，他神情茫然起来了，看着只有他自己能看得到的东西。）

马尔科姆 英沙拉。如果上帝愿意我回来的话。

（外景：白天。马尔科姆的轿车，车后跟着一长串载歌载舞、欢呼雀跃

的非洲人。

飞机场。摇镜头：许多张脸，人们高喊“再见”，挥手告别。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站在飞机扶手上，挥着手，十分感动。

特写镜头：飞机轮子开始滑动。

特写镜头：机首朝观众的方向移动。

摇镜头：非洲人的脸孔：很严肃，若有所思。

从机窗向外看，也就是从马尔科姆的角度来看：飞机开始移动，转弯。

肃静的非洲人这时被机身遮没。飞机开始在跑道上疾驰、上升、冲入云霄。

穿过云层，从空中往下看：美国国旗。

镁光灯的闪光，铺满银幕。嘈杂的声音。

特写镜头：贝蒂。

镜头往后退，让观众看到贝蒂立在肯尼迪机场新闻记者招待室很后的地方，马尔科姆对记者招待会感到受不了。)

第一名白人记者 马尔科姆·爱克斯先生，那些“歃血为盟”的弟兄据说与你的组织有关系，据说他们受过暴力活动的训练，而且杀害了无辜的白人。请问他们现在怎么啦？

马尔科姆 你为什么不去问问受过暴力活动训练的白人是如何杀害无辜的黑人的？一个白人青年杀死了人，算是“社会”问题。可是一个黑人青年杀死了一个人，你们就要搭起煤气灶。黑人杀黑人的时候，你们为什么就不担心呢？黑人遭到虐杀，黑人被处私刑，你们就只哼一声：“情况会好转的。”

第二名记者 马尔科姆·爱克斯先生，请问你关于黑人必须组织来福枪俱乐部的言论是什么意思？

马尔科姆 作为一个白人，宪法给了你家里可以有一支来福枪

的权利。宪法给了你自卫的权利。为什么黑人只是嘴上讲讲要有来福枪你们就感到“大祸临头”了？我们为什么没有自卫的权利？是不是因为你们知道我们不得不对你们实行自卫？

第三名记者 马尔科姆·爱克斯先生，你难道认为在民权方面没有任何进展吗？

马尔科姆 为什么一个公民还得为争取他们的民权而斗争？为什么我还得为争取你们生来就有的权利而斗争？不行！叫美国黑人永远跪着乞求民权，这是个圈套。他们想用办法使黑人认识不到黑人有充分的权利，黑人有足够的根据向联合国正式控诉美国否认人权。既然安哥拉和南非因为否认人权而受到谴责，美国就逃不了在本土受到谴责。

第四名记者 马尔科姆·爱克斯先生，请问你在麦加写的信是什么意思？你不是说你现在已经把白人看作兄弟了吗？

马尔科姆 我希望，我这次朝觐圣城麦加建立了我们穆斯林清真寺与正统伊斯兰世界七亿五千万穆斯林之间永恒的、真正的宗教联系。我也十分清楚，非洲黑人把二千二百万美国黑人看作早已迷失的兄弟。就在我写信的时候，我正在和许多白色皮肤的穆斯林教徒共享诚挚的兄弟般的友爱。他们对另一位穆斯林是什么种族、是什么肤色，甚至连想也没有去想过。在圣地两个星期，看到了我在美国三十九年里没有看到过的东西。我看到了种族、肤色不同的人，从碧眼金发的白人 to 黑皮肤的非洲人，都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团结一致！象一个人似地生活！象一个人似地祈祷！现在既然回国了，在国内我对白人的态度，要由我和我的黑人兄弟在这里的经历以及我们在这里亲眼目睹的事情来决定。对这些事情，我们要用“兄弟关系”这个概念来分析。长期

以来，白人一直相信他们自己总是优越一些，所以这个毛病他们可能改不了。我想告诉诸位这一点：我们的非洲兄弟高兴地看到，在所谓的基督教白人美国教我们要为我们的非洲兄弟和我们的故国感到羞愧之后，现在我们从长睡中觉醒过来了！如果诸位能原谅的话，我想和我耐心等候的妻子一起回家去了。

（特写镜头：贝蒂在微笑。）

（外景。夜晚。哈莱姆的奥杜朋舞厅。舞厅里一张招贴上登着关于马尔科姆·爱克斯讲演的广告：邀请公众听讲。

移动镜头：进入大厅，厅内满座，绝大多数是黑人。有白人记者。也有警察，但默不作声，一副恶狠狠、不信任的样子。

马尔科姆在演讲。）

马尔科姆 不管是穆斯林，还是基督教徒，罗马天主教徒，新教徒，浸礼会教徒，监理会教徒，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不管是共济会会员或是其他慈善团体会员！

（摇镜头：全神贯注而又有些迷茫的脸孔。）

我所指的是美国黑人以及全世界黑人。正因为我们是黑人，我们才被集体地剥夺了公民权，甚至人权和享受人类尊严的权利。

（内景，夜间。哈莱姆的一家酒吧间。室内不太拥挤，光线暗淡。约有四、五个人坐在酒吧柜台边，其中一两个人是“收破烂”兄弟。）

女侍 在那边他们圣地上，他一定遇到了什么事。我不知道他正要想讲什么。你们晓得他想说的是什么吗？

顾客甲 鬼知道是什么事。

顾客乙 我想他不会知道。

顾客丙 听我说。有人碰上了他，给了他一点钱。他妈的，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重要的是，他怎么能到那边去的？到非洲去，先得有钱。

顾客甲 我半个子儿也没有。我连大西洋城也到不了。

顾客乙 好啦，就是这么回事。

女侍 我不会跟白人握手的，我很清楚这一点。他妈的，那是危险的事。

顾客甲 白人生下来就是警察。天生的警察都是天生的囚犯。

女侍 别对我这么说，我也会这样对你说的。

顾客丁(老人) 我来讲件事情给你们听听，我亲眼看它发生的。那个孩子离开尊敬的使者自己单独行动以来，一直糊里糊涂，就这么自作主张走出去了。他这样干是没有道理的。他不是个预言家。如果你违背一个预言家，我跟你讲，伙计，你可得小心点儿。

顾客乙 唔，我才不信呢！听听这个老说教者！

西德尼的声音 他讲得不错，是发生了这样的事儿。

(摇镜头：大家转过脸去的时候，西德尼一直一个人坐在酒吧间柜台的那一端。他面带倦容，披头散发，衣冠不整，略有醉意。)

西德尼 马尔科姆兄弟只有一个毛病：他不能接受纪律。他老是认为他自己正确。他所以不得不离开“运动”，原因就在此。任何运动中都不能有这样的人，这种人把事情都搞糟了。

女侍 你认识他吗?

西德尼 一点不错,我本来认识他的。

女侍 你现在不知道他的情况吗?

西德尼 自从他离开“运动”以来,我就知道了。

女侍 你也是参加“运动”的?你看上去不象是参加“运动”的人。

西德尼 是啊!我没有参加“运动”。那个人就是不能接受纪律。啊!如果我也是“运动”的一分子,人家命令我要去干掉某个人,那我就得去干掉他,就是这么回事。这是革命啊。这是纪律。黑人的唯一希望就寄托在纪律上。

女侍 好啦,没有必要大声嚷嚷的。

西德尼 (站起来)纪律,姐妹! 纪律!

(他走出酒吧间。)

(内景,白天。马尔科姆坐在“墓狱”阴冷的等候室里。一位老年黑人妇女和一位年轻的波多黎各女子坐在他的附近。守卫走到门边。)

守卫 爱克斯先生?——

(马尔科姆站起身来,跟在守卫后面。他面对着高大的铁栅监狱大门。马尔科姆把来访者的单子交给守卫,守卫把门上的锁打开。

马尔科姆被引到一个小房间,内有一玻璃隔门。

远镜头:西德尼被带着从监狱过道走来。

特写镜头:西德尼。在玻璃隔门的另一侧坐下。

他带着苦笑,看着马尔科姆。)

马尔科姆 你好吗,教友?

西德尼 你怎样知道我在这儿的？

马尔科姆 报上有消息。

西德尼 我想我父亲是不看报纸的。

马尔科姆 你怎么想起去干持械行劫这种勾当？

西德尼 也许我不知道我还可以干什么别的事。人会变的，马尔科姆，你该知道人会变的。

马尔科姆 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意思。

西德尼 没有什么意思，把它忘了吧。

马尔科姆 我到家时，贝蒂告诉我说，看不到你了，你不再上这儿来了，好象你有什么事情对我生气似的。西德尼，我干了什么叫你生气的事情呢？

西德尼 你打这儿离开的时候，你是积极鼓动人们起来斗争的。你不是现在这个样儿！那时我喜欢你、信任你，我丢开自己的父亲跟你走。那时我以为我们可以开始改变这一整套肮脏的制度。那时我就是这样想的。可是你干了什么呢？你渡过大西洋，他们给你喝了点香槟酒，给你几个跳舞女人。你还没有回来就开始变得象个浸礼会的老牧师那样说话了，讲着什么去“爱白人啊”这类混帐话！简直叫我作呕。你简直叫我作呕。

马尔科姆 西德尼，我没有讲过这种话。

西德尼 没有？一大批人都听到了，他们听了也简直要作呕呢！

马尔科姆 西德尼，我是想要转变一个方向。

西德尼 要想转到白宫里去吗？

马尔科姆 听我说，我讲的穆斯林世界的真诚的兄弟精神，是真实的情况。可是我从来也没有说过这儿也有真诚的兄弟精神。可是，这儿有一些白人跟——跟——跟我一样献身于变革。我没有说过有许多白人，——事实上，我讲的恰恰相反。不

过,你知道,不管是什么人种,献身于变革的人从来就是不多的。

西德尼 喔,马尔科姆,马尔科姆,你着了什么魔啦?我现在马上就可以带你到监狱里去走一遭,让你看一看成千个献身于变革的黑人!他们正等着人家去帮助他们改变世道!等着帮助——他们需要帮助!你知道这些牢房里关的是什么人吗?是黑人和波尔多黎各人,黑人和波尔多黎各人。他们在这儿,因为在这个混帐的白人社会里他们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可你却要我去爱白人?屁话!我巴不得我真是一个象他们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吃人的人。我就要给自己搞一味清燉传教士。孩子,吃上好多天。

马尔科姆 我晓得监牢里关的是什么人,我也晓得为什么关着这些人。我自己也在牢里关过,即使你想我已经忘了,我还是记得的。我一直要讲的意思是,这个国家里的白人之所以是象现在那个样子,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肤色,而是由于这个国家,是由于他们生活在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里。我一直想要讲清楚我自己开始看清楚的东西——正是基督教和资本主义才是把我们投进监狱的两个罪恶。

西德尼 孩子,是白人把咱们弄到这块土地上,从咱们的身上榨取金钱的!现在他们不再需要我们从身上赚钱了,他们就要把咱们都搞掉!事情就是这样地冷酷无情。这儿不是什么监狱,这儿是集中营的预演!

马尔科姆 我怎么能使你再相信我呢?

西德尼 把我们弄出监狱,我就相信你。

(敲铃叫守卫来,起身,离开。)

(内景, 傍晚, 路德家的室内。

镜头随着一个模样端正、高个儿的黑人进入路德的书房。)

高个儿黑人 马尔科姆·爱克斯先生要见你。

路德 马尔科姆·爱克斯? (高个儿黑人点点头)带他进来。可是你一定得先搜查他一下。

(特写镜头: 马尔科姆正在被抄身。唇间微露苦笑。他被带入路德的书房。高个儿黑人离去, 剩下他们两人。他们彼此对视了一会。)

路德 坐下吧!

(马尔科姆坐下。他看出路德要让他先讲话。)

马尔科姆 我今天去看了你的儿子, 在监狱里。

路德 是吗? 我已有一段时期没有见到他了, 大概是六个月吧。

马尔科姆 你似乎不大在意他出了什么事情。

路德 西德尼离开我跟你走了, 我晓得他会出什么事情的。任何离开尊敬的使者的人都会出这种事情的。因为他们变得糊里糊涂, 他们受到真主的诅咒。西德尼不再是我的儿子了。对我来说, 他已经死掉了。你该知道这一点。所以我跟西德尼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你跟我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你现在到这儿来干什么?

马尔科姆 我一定得见你。我有些问题要问你。

路德 问题? 好久以前你就不再问我问题了。是你变成老师了。我不能为你多花时间。尊敬的使者知道了我接见你, 会十分不高兴的。问吧!

(马尔科姆站起来向房门走去。

近景：路德，紧张、忧郁。)

马尔科姆 你和尊敬的使者对一切问题的看法都一致吗？

路德 是的，我很高兴，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马尔科姆 包括谁死掉——是西德尼死去，还是我死去——这一点你们的看法也是一致的吗？

路德 西德尼的死活，不是由我作主。你的死活也不由我作主。写上了的就写上了。如果我办得到的话，我可以救你，从你的自负、你的愚蠢中把你拯救出来。

马尔科姆 在要我死去的黑人和要我死去的白人之间有什么区别吗？事实上他们不是一码事吗？他们不是相互勾结吗？

路德 我不知道有任何人要你死掉。你的脑袋是糊里糊涂的。如果你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那是由于你那愚蠢的说教，由于你的那种自以为了不起，居然抨击起万物之主的先知来了。

马尔科姆 你知道你现在是胜利了。你准备用你的权力干什么呢？

路德 我将保持我的权力，运用我的权力。

马尔科姆 本来我想你是要变革这个世界的。

路德 我知道你是这么想的。马尔科姆，世界更象我，而不象你。人们承认我，他们在镜子中看到我。可是他们几乎从来就看不到你，你从来就不跟他们在一起。这就使人们看到你的时候会显得那样的惊讶。你想改变他们，我不想改变他们。他们也不想被改变。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转向窗户。马尔科姆看到了城市街道。街道

变成了映出他过去生活情景的万花筒。)

路易丝的声音 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给那孩子吃猪肉。

厄尔的声音 我们的家乡在——非洲!

(索菲娅和马尔科姆跳舞。)

马尔科姆 回来了跟你一道打算干什么?

索菲娅 你好象喜欢音乐——我的汽车里有一架收音机。

(特写镜头: 劳拉。)

劳拉 喔, 马尔科姆, 你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特写镜头: 后来的劳拉。)

劳拉 象我这类女人是无求于寺院的。

埃及人 不必多谢, 你是我的教友。

贝蒂 你虽去了, 依旧在我身边。

(太阳从亚拉发特山冉冉升起。

特写镜头: 马尔科姆转身对着路德。)

马尔科姆 我不相信你, 我知道得更清楚。正象我知道我比你
好那样, 我也知道人们不会这样做。

路德 我知道你是这样想的。你安全地回家吧!

(马尔科姆离去。路德走向窗户。)

(内景,夜晚。贝蒂站在他们家的窗子跟前。

从贝蒂的眼中看出去:一辆黑色汽车,停在马路对面。

马尔科姆的汽车从街上开来,停在屋前。

马尔科姆进入屋内。

黑色汽车的灯头亮了,开走了。

室内,晚上,马尔科姆家里。

他走向贝蒂,拥抱她。)

马尔科姆 一切都好吗?

贝蒂 好,都好。

马尔科姆 孩子们睡着了吗?

贝蒂 睡了。你显得累了。去洗一洗吧!我马上把晚饭弄好。

马尔科姆 人们不再信任我了。我试图改变一个方向,可是我每试一次,原先的那个马尔科姆·爱克斯就站在那儿,挡住我的路。

贝蒂 马尔科姆,我知道难为你了。可是你应该记住他们也难啊。毕竟,你离开了这个国家。你离开了这个国家以后,你就看到了如果你呆在这个国家里就永远也不会看到的事情。亲爱的,别着急。人们比过去更需要你,更敬爱你。即使他们有一点弄糊涂了,也没有人能因此而责怪他们。

马尔科姆 我希望能做点好事,而不是做点坏事。

贝蒂 这些日子里我不能为你做什么太多的事,只能做饭给你吃。不过,我确有一个有利因素,我比你更清楚你是怎样的人。去洗一洗吧!洗好了来吃点东西。

(夜晚。一只瓶装手榴弹充满银幕画面,破窗飞入马尔科姆的起居室,屋子着火。

马尔科姆和贝蒂立刻从床上跃起。马尔科姆十分镇静,贝蒂不及他

那样镇静。)

马尔科姆 救孩子们! 救孩子们! 把他们带到外面去。(她冲向孩子的卧室。他冲向电话机旁) 给我接火警电话, 火警电话!

(特写镜头: 贝蒂把孩子叫在一起, 发现没有时间给他们穿衣。)

贝蒂 快! 快! 跟我来, 来。

马尔科姆 我要报告火警——是的, 现在还在烧着, 不然我干吗要打电话给你? 地址是——

贝蒂 来吧, 来, 别怕!

(她把孩子带到后门门口。马尔科姆随后跟来。)

马尔科姆 都在吗?

贝蒂 都在。

马尔科姆 数一数。

(贝蒂默默地按着孩子们的头一个个地数着。)

贝蒂 都在, 马尔科姆, 她们都在。可是她们很冷。我们怎么办呢?

马尔科姆 再数一下。

(一户邻居的电灯亮了。一位男邻居出现在他的门口。)

邻居 马尔科姆兄弟, 贝蒂姊妹, 到这儿来吧!(马尔科姆抱着两个孩子走向邻居的屋子) 救火车呢?

(他在邻居门口放下孩子，贝蒂和孩子们走进屋内。

马尔科姆环顾四周：

黑色的夜景，

火，

天空。)

马尔科姆 救火车在哪儿？

(插镜头：厄尔·利特尔的屋子在烧着。

邻居们望着火。

救火员们望着火。

路易丝的脸孔，望着火。

有轨电车的轨道，电车压在厄尔身上。)

邻居 马尔科姆兄弟，进来吧！

马尔科姆 (他不是对着邻居说) 好吧！

(外景。早上，在烧毁的房子前站着马尔科姆和记者。)

马尔科姆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的报纸会怎么报道的。我谴责“运动”用燃烧弹烧了我的房子。而他们却谴责我——即使我的妻子和孩子都睡在这屋子里，说是我自己放的火，为了让自己名声远扬。

(内景。白天。“墓狱”。

西德尼和其他坐牢的人，听着无线电关于此事的报道。

蒙太奇：

劳拉在酒吧间内，听着。

一只白人的手拿起电话听筒。

一只黑人的手把电话听筒放下。

特写镜头：索菲娅弯身把无线电卡嚓关掉。

特写镜头：路德面对记者。)

路德 我相信诸位先生会同意我的意见的。“运动”不可能想到要用燃烧弹烧掉我们自己的财产。

(马尔科姆在机场的一个电话间里打电话。

出现两个白人。一个站得相当远，一个走近电话间。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明显地感觉到有这两个白人。

靠近电话间的人走出马尔科姆的视线之外。

特写镜头：受惊的马尔科姆离开电话间。

马尔科姆走了。

两个黑人开始跟在他后面走。

马尔科姆在停车处找到自己的汽车，上车。

两个黑人仍然注视着他。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开始转动发火器的钥匙，又停下不转了。

特写镜头：在汽车的后视镜中看到马尔科姆的一双眼睛。

两人开始向他走来。

他转动钥匙，发动汽车。

特写镜头：贝蒂。)

贝蒂 你知道，我从来，从来，从来也没有要你听我的话，我从来也没有！可是你不能一个人到处乱走——你不能！

马尔科姆——就是这么回事，你不能这样！

马尔科姆 贝蒂，你是我的一切。我听你的话。真的，我听你的话。可是——不单单是“运动”在追踪我。我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我教过他们。我也知道他们不能干什么。

(电话铃响。他们两人都瞧着电话。一个孩子奔进来接电话。由于恐怖,贝蒂用力从孩子手中抢过电话。孩子被她惊呆了。)

贝蒂 喂? 唔?——喔,你好! 本杰明教友?

(特写镜头: 马尔科姆抱着孩子。)

贝蒂 喂,是的,是的。马尔科姆在这儿。星期天,在奥杜朋舞厅。好,好。你要和马尔科姆讲话吗? 好吧,本杰明教友。我们星期天再见。再见!

(贝蒂放下电话听筒。马尔科姆放下孩子。他们的目光越过孩子的头顶,互相对视着。)

贝蒂 是本杰明·爱克斯来的电话,他只是想再敲定一下,你星期天晚上是否一定到奥杜朋舞厅去。

马尔科姆 唔,去的。

贝蒂 跟你爸爸去亲个吻,就去睡吧!

阿蒂拉 明天见,爸爸!

马尔科姆 明天见,阿蒂拉! 我想你和孩子们星期天还是不要到奥杜朋去。我想,从今以后,如果我要上城里去演说的话,头一天晚上我总在城里过夜。

(贝蒂向他走过去,吻他。他们久久地、热烈地吻着。)

(白天。外景。海报,上面写着: 马尔科姆·爱克斯将在奥杜朋舞厅演说,欢迎公众参加听讲。)

外景。早晨。从天空可以俯瞰纽约希尔顿旅馆。

内景：纽约希尔顿旅馆的汽车房，冷冷清清，空空洞洞。

内景：希尔顿的客厅。分别走进两个黑人，一人走向家用电话机，一人坐下。

内景：在希尔顿旅馆马尔科姆的房内。马尔科姆正睡着。

电话铃响。

马尔科姆醒来，拿起电话听筒。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

马尔科姆 喂——？

电话声 马尔科姆教友，醒来吧！

（滴答一声，对方挂断电话。）

马尔科姆 醒来吧，马尔科姆！（他起身坐在床上，面露苦笑）醒来吧，马尔科姆！（他拿起电话听筒）喂——？是接线员吗？请你替我接我妻子的电话。她的名字是贝蒂·沙巴兹夫人。电话号码是——

（内景。白天。马尔科姆家。电话铃响。贝蒂奔去接电话。）

贝蒂 喂？马尔科姆？喔，你好，亲爱的。什么？你的主意改变得真快。不，亲爱的，我不会不高兴的。我马上给孩子们穿好衣服。我们会到那边去的。好，好，亲爱的。你爱我，我也爱你。（贝蒂挂断电话）阿蒂拉，过来。你得帮我把一切都准备好，去听你父亲演说。去准备吧！

（内景。白天。马尔科姆在淋浴，让水从身上往下冲。在水声中，我们可以听到别人的声音。）

路易丝的声音 到太阳底下去晒一晒,孩子,可以晒黑一点。

矮子的声音 那是从底特律来的乡巴佬——现在别动,那东西
会把你头上烧个洞。

路德的声音 ——那个家伙奸污了你的母亲,谋杀了你的父亲!
可你居然有脸孔把自己看作一个人。

西德尼的声音 把我们弄出监狱,我们就相信你。

(侧视镜中看到哈莱姆的街道。

镜头在奥杜朋舞厅前。

马尔科姆紧张地擦他的眼镜片子,戴上眼镜,走进大厅。

奥杜朋舞厅休息室。

马尔科姆,本杰明和一个年轻妇女一动不动地坐着。

大厅,来的人逐渐增多。大厅内没有中间的过道,没有警察。

贝蒂和孩子们走进大厅,不声不响地、远远地坐在后面。

休息室。)

马尔科姆 那位叫做什么的牧师怎么还没有来?

年轻妇女 马尔科姆教友,我想他不一定能来了。他事先说过
他另外还有约会。我看我们还是开始吧。本杰明教友,你
去介绍一下马尔科姆教友吧?

马尔科姆 你不该当着我的面叫他介绍我。

年轻妇女 马尔科姆教友——对不起——我没有想到——

马尔科姆 对不起,我没有想到。

本杰明教友 马尔科姆教友,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将十分乐意
替你介绍,并且感到荣幸。

马尔科姆 本杰明教友,我搞不清楚自己今天是怎么回事。我
十分乐意你替我介绍,并且感到荣幸。

年轻妇女 那末我们最好就开始吧，已经坐满了。

(本杰明·爱克斯。可以听得见欢迎他的掌声。马尔科姆踱步。)

马尔科姆 他要讲多久？

年轻妇女 不会超过半小时。

(马尔科姆很快看了一下手表，继续踱步。年轻妇女瞧着马尔科姆。)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的手表，他仍在踱步。

特写镜头：本杰明的介绍快要完毕时的马尔科姆。)

本杰明的画外音 ——现在，我不多讲了，我谨向你们介绍一位愿意站在你们方面的人，一位愿意为你们献出生命的人。我要求你们听，注意地听，还要了解他——他是黑人的勇士——马尔科姆·爱克斯先生。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听到掌声震动时，面露倦色。)

马尔科姆在门口停下，转身向年轻妇女说：)

马尔科姆 对不起，请原谅我这么高声跟你讲话。我几乎不知道怎么办好。

年轻妇女 请别那么说。我理解你。

(他走上台去，微笑着和本杰明·爱克斯握手。本杰明走入休息室。)

马尔科姆 爱——沙兰姆——爱莱卡姆。弟兄们，姊妹们！

众人 瓦——爱莱卡姆——沙兰姆！

(特写镜头：马尔科姆，因大厅后座极度混乱而吃惊。)

男人的画外音 不要把你的手伸在我口袋里!

马尔科姆 安静，安静！弟兄们，别激动！安静下来，弟兄们!

(这时，一排子弹击中了他。)

马尔科姆看到：黑人；站着，开枪，奔逃。

吓呆了的人们的脸孔，一会儿死板板的，一会儿又露出表情。

在他头顶上的灯光。

马尔科姆挥起双手，抓住自己的胸脯，向后倒下。可以听到呼喊声、尖叫声、枪声，人们因为马尔科姆突然离开人世象受了催眠术似地呆住了。

这时，怀有身孕的贝蒂尖叫起来，进入画面，扑在她丈夫的尸体上。

早晨。在哈莱姆的寺院，马尔科姆将从这里运去安葬。人们慢慢地在寺院前面排起队来，其中有不少白人，大家都静默无声。矮子排到队伍里。

寺院里：贝蒂，肃穆。

黄昏。墓地上下着小雨。

特写镜头：棺材，上刻厄尔·哈季·马立克·厄尔·沙巴兹，1925年5月—1965年2月21日。

马尔科姆的一些追随者向墓上加土，然后拿起铁铲准备把墓穴填平。

镜头离开他们，映出哈莱姆的一条条街道，细雨濛濛，夜色逐渐降临。劳拉，慢慢地走着。)

马尔科姆的画外音 如果我能在带来一线光明以后死去的话，能在为揭露美国身上的种族主义这颗恶性肿瘤而做一些工作以后死去的话，一切功劳应归于真主。而一切错误却都是我自己造成的。

贝蒂的画外音 你虽去了，依旧在我身边。

(复旦大学外语系部分英语教师译)

黑人诗歌十首

选自《美国黑人诗集》，美国哈珀与罗出版公司 1973 年版

这些诗表达了美国黑人要造反的强烈呼声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他们不再忍耐，不再祈祷，决心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给敌人以“致命的一击”了；他们拿起了武器，“滑膛枪擦得雪亮，子弹已经上膛”；而且，与高高举起的黑拳头“并排举起的还有那白种工人的白拳头”，这说明，美国黑人运动正在冲破种族的界限而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从艺术上看，这些诗也是很好的。《我看见黑人的手》、《在那个时刻》等，构思巧妙，层次分明，感情强烈而又深沉，读来十分激动人心。

自 由

兰斯顿·休斯

妥协和恐惧
决不会带来自由，
不管是今天、今年
还是今后。

我要用自己的双脚站立，
我要拥有我自己的土地，
别人都可以这样，
我也完全有这个权利。

我听厌了人们的唠叨，
说什么“一切听其自然，
明天会变得美好。”
身后的自由我不需要，
今天的生活哪能靠明天的面包。

自由是坚强的种子，
因为急需才播种下地。
我也生活在这里。
我要自由
也正象你。

决 心

约翰·亨里克·克拉克

我的双脚踩过许多国家的土地，
我喝过许多地方的泉水，
现在我老了，
比金字塔还老，
比压迫我的那个种族还老，
可我还要活下去……
直到世界上没有了压迫，
直到那些压迫者统统死绝。

如果我们非死不可

克劳德·麦凯

如果我们非死不可，
决不能象那些猪猡，
被驱赶、圈禁在肮脏的角落，
让疯狂的饿狗围着我们嚎叫，
对我们倒霉的命运恣意嘲笑。
如果我们非死不可，
让我们死得高贵，
宝贵的鲜血不能白白浪费；
就连我们蔑视的魔鬼，
也不得不对死去的我们表示钦佩！
哦，同胞们！我们要迎战共同的敌人！
尽管他们人数大大超过我们，
让我们显示出大无畏的精神，
为了回答他们对我们的千百次打击，
我们要还给他们致命的一击！
即使眼前是张开大口的坟墓又有什么！
我们要象个堂堂男子，
不怕那些豺狼怯懦而又凶恶，
我们被逼到墙根，
死亡正在降临，
可是我们奋战相迎！

你要说些什么呢？

小约瑟夫·西曼·科特

老弟，来吧！
让我们到上帝那儿去。
当我们站在他面前的时候，
我要说——
“主啊，我没有憎恨别人，
可是我受到憎恨。
我没有鞭打别人，
可是我受到鞭打。
我没有覬覦别人的土地，
可是我的土地受到覬覦。
我没有嘲弄别的民族，
可是我们的民族受到嘲弄。”
老弟，你要说些什么呢？

童 年

玛格丽特·沃克

当我是一个孩子时，我认识那些红颜色的矿工，
他们衣衫褴褛，头戴矿灯。
我看见他们走下红色小山返回营地，
古老的依舍库达矿里的红土沾得满头满身。

一夜又一夜，我在大路上和他们相遇，
我在小镇的街头看见他们的眼神，
盛饭的提桶在他们手里摆动，
诅咒的话儿在他们嘴里咕噜出声。

我还在低洼的植棉地区住过，
那儿月光照耀着草堆，
还有那树桩和佃户们破烂的茅屋，
四周是饥饿、恐怖、洪水和瘟疫；
笼罩那儿的伤感和仇恨依然如旧，
只有那贫瘠的土地被洪水冲走。

舍身之时

雷·加菲尔德·丹德里奇

我的黑兄弟，难道生活竟那么可爱
为了它你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难道苟延残喘的生存
值得你为它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
或者是对于坟墓的畏惧
才使你甘愿忍受一辈子奴役？
哦，我的兄弟！当眼泪把你的生命送走，
让我们这样说吧，
你的死是垫脚的石块，
你的子孙踏着它往前把步迈。
一些人献出生命，

另一些人才得生存。
盯住你仇敌的眼睛！
在你白白地死去之前，
把生命献出来做点事情。

老婆婆的回忆

斯特林·A·布朗

她的眼神温和，她的嗓音轻柔，
就象坐在教堂的硬背长椅上，
或是在夜幕缓缓降临的亚特兰大的门廊下
低声唱歌。
可是她往事涌心头。

她说：“在他们从酒吧间和游乐场里赶走了
醉鬼和流浪汉之后，
他们觉得最好是把我们统统撵走。
那情景实在可怕。
他们从街车里抓走男人，
他们对妇女拚命殴打。
有几个我们的人奋起还击，
可是他们当场遭到毒手。
这样做当然不合乎他们的脾性，
于是命令下给了民兵^①，
暴徒们回家换上军装，

^① 指资产阶级的地方武装，非职业军队。

发疯似地鸣着枪冲回街头。
在我们的领袖中，
有几个要我们相信法律和州长，
另几个却没有那样的信心，
还有的对这一套根本就不信。
州长也是白人，
选举已经临近，
暴徒们疯狂得象野兽，
他可不会光着头惹那些大马蜂去叮。
高楼大厦里的白人，
把他们的奴仆留在屋里关得紧紧，
他们肯劳驾做的就是这么一点事情。
有些人家的厨子和小厮被从车子里抛出来狠揍，
有的后来回了家，有的从此无踪影，
他们的白主人丢失了奴仆倒也有点儿发愁。
警察帮助暴徒，
民兵帮助警察，
情况越来越糟，
就象火上加油。

“他们闯进食品店、杂货铺和理发铺，
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都一样对付。
他们毒打一个擦皮鞋的蹩脚，
直到他一命呜呼，
他们还用大砍刀将一个老人开膛破肚。
报纸管我们叫黑畜牲和疯狗，
于是他们用枪托敲打我们神学院的院长，

在那儿坐着一大群黑人通宵祷告祈求保佑。

“终于”，她说，“我们的人对于被追逐、殴打和枪杀感到厌倦而又厌恶。

突然间，有那么一天，他们全都感到了厌倦和厌恶。

当奴仆的放下了手中的拖把、煎锅、扫帚

以及那马鞭、钉耙和锄头，

不成器的黑小子不再去喝劣等红酒，

善良的好黑人认为他们已经祈祷得够，

他们统统回家了——他们离家已经太久，

许许多多寻找他们的人正在把他们等候。

“他们坐在屋前的台阶上，

他们坐在自己的院子里，

他们沉默寡言，

可是他们作好了准备——迎接客人的准备：

他们的滑膛枪擦得雪亮，

子弹已经上膛，

平放在自己的膝上。

“于是，

骚乱就此终场。”

为斯蒂芬·狄克逊而写

扎克·吉尔伯特

一则新闻：一个十八岁的南方黑人青年
遭白人警察枪击，濒临死亡。

这是我最后的呼喊，
为倒下的受害者写的
最后的悼词，
为濒临死亡的黑人青年写的
最后的赞歌。

在我们当今这个
血肉横飞枪林弹雨的时代，
吐几句愤怒的空头议论，
那简直是可笑愚蠢。
耳朵已经变成石头，
有谁来听你的呼声。
我们正步走向我们的坟墓，
听不见的死亡之曲正在演奏。

我的钢笔已折断，
我的墨水已枯干，
现在我唯一的语言
是尖刀和枪杆。

滚滚热血
胜过滔滔雄辩，
头颅做成葫芦，
那该多么好看。

在那个时刻

雷蒙德·R·帕特森

当他们开枪把马尔科姆·利特尔^①
打倒在奥杜朋舞厅的讲台上时，
当他的生命从身上的弹孔中溢出时
(就象人们在谋杀事件发生时冲出舞厅一样)
他的鲜血染红了地板，
在雷鸣般的嘈杂声中
有一滴血穿过缝隙滴下讲台，
开始了它的旅行：
它透过水泥进入地窖
在黑暗中直往下掉，
拍的一声飞溅开来
象无数水银珠发出光采，
耗子惊破胆、蟑螂吓个呆；
它蜿蜒前进穿过屋基的碎石
和支撑着这座城市的地下岩块，
流进了水管、电线、煤气道和电缆，
变成了火种千千万。

^① 马尔科姆·利特尔即美国著名黑人领袖马尔科姆·爱克斯。

在那个时刻，
在他所到之处喝水的人……
在他经过之处做饭的人……
在他谛听时点灯的人……
在他走过时谈话的人，全都知道
他就是从龙头里流出的清水，
他就是从喷嘴里冲出的煤气，
他就是从插座里送出的电流，
他就是沿着绷紧的电线传递的语言——
他就是他们生活中渴望的一切。

据说

那一天整个哈莱姆区贫民窟里拥塞的管道，
呻吟着解开了纠结，
断了的煤气和电流重新连接
滚滚不止，滔滔不绝……
他们把马尔科姆弹痕累累的身体放在担架上
急匆匆地送往医院。
可是警察们做得已经太迟，
这一切都已经无法制止。

我看见黑人的手

理查德·赖特

.....

我是黑人，我看见黑人的手，千千万万双黑人的手——
疲乏而笨拙的手，长老茧的手，肮脏而布满肉刺的手，

它们被飞转着的机器皮带咬住、撕裂、扯碎、轧烂，
它们随机器的震颤上下跳动，替老板们的银行堆积起
黄金如山，
它们积聚了越来越多的钢铁、木材、小麦、黑麦、燕麦、
玉米、棉花、羊毛、石油、鲜肉、水果、玻璃、石料和
煤炭，直到多得用不完，
它们抓起步枪，扛上肩头，开赴前线，钻进壕沟，攻打、
杀戮、征服别的民族——那些民族所消费的货物，
正是由这些善良的黑手所生产。
于是，黑人的手又继续积聚起越来越多的货物，直到多
得用不完，
然后黑人的手在工厂门口颤抖，手里握着的是可怕的
解雇通知单，
于是黑人的手无所事事，晃来晃去，由于失业和饥饿，
变得瘦弱而柔软，
它们一会儿抓紧，一会儿放开，在痛苦、疑虑和犹豫不
决中抖动不安，冒着虚汗……

我是黑人，我看见黑人的手，千千万万双黑人的手——
它们在缓慢的死亡中迟疑地伸出，要想得到一点它们
制造的货物，可是老板们发出警告：货物是私人
所有，它们休想揩油，
为了生存，黑人的手绝望地往前猛击，鲜血流下，狂怒
的老板们判定这是错上加错，
于是黑人的手进了由它们自己建造的监狱，它们抚摸着
冰冷的铁栅，绝望中想试试自己的力量，发现那些
铁条既拗不弯，也折不断，

于是黑人的手又打又抓向后退缩，可是一千只白人的
手抓住它们，将它们牢牢捆绑，
于是黑人的手默默地高举着向暴徒们徒劳地乞求，暴
徒们麻木不仁的脸上流露出喜悦，他们嗜血成性，
疯狂得象野兽，
于是黑人的手拚命地挣扎着撕扯套在脖子上的绞索，
可是那正在收紧的绞索仍然套住他们黑色的咽
喉，
于是那些黑人的手恐惧地挥舞着拍打高高升起的火
苗，烈火嗤嗤地烧焦黑色的肉……

我是黑人，我看见黑人的手，
它们高高举起，紧握着造反的拳头，并排举起的还有那
白种工人的白拳头，
有一天——为了这一天我才把一切忍受——
千千万万的拳头将要出现，
在那红色的一天，新的地平线上将升起数不清的拳头！

（司马平译）

黑 鸟

(独幕剧剧本)

作者：马文·埃克斯

选自《黑人戏剧新作》，美国班塔姆图书公司 1969 年版

这个剧本通过一只黑鸟的故事说明黑人不应忠诚于白人主人，而应回到自己的“家里”去，表现了美国黑人的强烈的民族意识。

作者马文·埃克斯是黑穆斯林，因此剧本宣传了穆斯林教义，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但它并不引导人们脱离现实，而是说：“天堂在地上，地狱也在地上——上帝在地上，魔鬼也在地上。”“白人的天堂就是黑人的地狱。”可见，宗教只是被用来作为进行民族斗争的工具。

剧本不分阶级、把一切白人都叫做“魔鬼”，同时也没有能够为被压迫的黑人指出什么积极的斗争道路，这表现了作者的局限，也表现了黑穆斯林运动的局限。

剧 中 人

黑人兄弟 26 岁

黑人姐妹 甲 6 岁

黑人姐妹 乙 7岁

三个舞蹈演员 (穿黑衣服)

布景：黑人团体的一个房间。右面仅有的一扇窗旁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有一架打字机；室内还有一张床、一只冰箱、一只火炉、一个洗脸盆和一个橱柜。墙上挂着真主的使者、可敬的埃里亚·穆罕默德的巨幅画像。

(幕启时，黑兄弟在打字。他感到有人在注视着他，便转过身，朝左边半开着的门那边望过去。)

黑兄弟 嘻！(门外孩子的笑声)祝你们平安！(黑兄弟笑)

声音 你在干什么？

黑兄弟 打字。

声音 打什么呢？

黑兄弟 打一些东西。

声音 你会打字吗？

黑兄弟 会。

声音 谁教你的？

黑兄弟 一个白人。

声音 他教你的吗？

黑兄弟 是的。(黑兄弟走向门边)你在干什么呢？

声音 我在玩。

黑兄弟 你住在哪里？

声音 大厅的那一边。这是你的房间吗？

黑兄弟 是的。

声音 你叫什么名字？

黑兄弟 就叫我兄弟好了。

声音 你是我的兄弟?

黑兄弟 当然罗。

声音 你真是我的兄弟吗?

黑兄弟 真的。

声音 不,你不是!

黑兄弟 我是的。

声音 真的是吗?(黑兄弟点头) 噉——喘——我要告诉姐姐,
你说过你是我们的兄弟。

(黑兄弟舒展了一下身子,回到座位上打字。过了一会儿,两个黑人小女孩,大约六岁和七岁,跑进了房间。)

姐妹甲 兄弟,告诉她你是她的兄弟!

黑兄弟 我是你的兄弟。

姐妹乙 你怎么会是我的兄弟呢?你根本不是我的兄弟。

黑兄弟 我是的。

姐妹乙 那末,你是怎么变成我的兄弟的?

黑兄弟 你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

姐妹乙 我的父亲可不是你的父亲啊。

黑兄弟 他是的。

姐妹乙 那我的父亲怎么会是你的父亲呢?

黑兄弟 我们有同一个上帝。

姐妹乙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黑兄弟 阿拉^①。

姐妹乙 谁?

黑兄弟 阿拉。

^① 穆斯林教信奉阿拉为唯一的神,埃里亚·穆罕默德为阿拉的使者。

姐妹乙 哈,这不是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的名字不叫阿拉。

黑兄弟 那末,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姐妹乙 托马斯·杰斐逊·琼斯。

黑兄弟 是吗?

姐妹乙 是的。

黑兄弟 那不是你父亲的名字。

姐妹乙 那是我父亲的名字。

黑兄弟 不是吧。

姐妹乙 是的嘛。(转身对着她的妹妹,她正在观察房间,盯着真主使者的画像)告诉他,那是我们父亲的名字。

姐妹甲 那是他的原名。

黑兄弟 那不是他的名字。

姐妹乙 那末他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

黑兄弟 他的名字不是托马斯·杰斐逊·琼斯。这是一个白人的名字。你的父亲不是白人吧?

姐妹乙 不,他不是白人。

黑兄弟 那该感到高兴啊。

姐妹甲 他是有色人种。

黑兄弟 不要说有色人种,姐妹,说:黑人。

姐妹甲 不,他不是黑人——他是有色人种。

黑兄弟 他是黑人,小妹妹。他不是有色人种。黑色不属于任何一种颜色——它是这样——它总是这样。为你是黑人而感到高兴吧,我们都是黑人。黑人最好。白人希望他们也是黑人。上帝是黑人!

姐妹甲 他吗?

姐妹乙 上帝不是黑人。

黑兄弟 是的,他是。

姐妹乙 你怎么知道?

黑兄弟 《圣经》上这样说的!

姐妹乙 上帝一点也不黑。

黑兄弟 他不是白人——那是肯定的!

姐妹甲 他是谁? (指着使者画像)

黑兄弟 他是可敬的埃里亚·穆罕默德,阿拉的使者。

姐妹甲 谁?

黑兄弟 阿拉的使者——上帝。他是我们人民的领袖——我们黑人的领袖。白人有一个领袖,我们也有一个领袖。他们有尼克松总统——而我们有埃里亚·穆罕默德总统。

姐妹甲 他是我们的总统?

黑兄弟 是的。

姐妹乙 他不是什么总统。

黑兄弟 他是的。

姐妹乙 他怎么会当总统,——他不住在白宫。

黑兄弟 他住在黑宫。

姐妹甲 黑宫!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黑宫”。

黑兄弟 白人的总统住在白宫——黑人的领袖住在黑宫。

姐妹乙 黑宫在什么地方?

黑兄弟 在芝加哥。

姐妹甲 你去过黑宫?

黑兄弟 去过。

姐妹乙 你见到过黑人总统?

黑兄弟 没有,——他很忙。

姐妹乙 他住的是什么房子?

黑兄弟 一座黑房子。

姐妹甲 漂亮吗?

黑兄弟 漂亮。

姐妹甲 他是我们的总统？

黑兄弟 是的，所以，要是有人到你家去，问你妈妈打算投谁的票——你叫她去说我们早就有了自己的总统——可敬的埃里亚·穆罕默德。怎么样？

姐妹甲 行。

黑兄弟 让我听你说一遍：可敬的埃里亚·穆罕默德，阿拉的使者。

姐妹甲 可敬的埃里亚·马——哈——曼特，阿利的使者。

黑兄弟 阿——拉，姐妹。说：阿拉。

姐妹甲 阿拉。

黑兄弟 说：穆罕默德——不是马哈曼特。讲得亲热一点。

姐妹甲 穆罕默德。

黑兄弟 对。说：阿拉。

姐妹甲 阿拉。

黑兄弟 对。

姐妹乙 阿拉是谁？

黑兄弟 阿拉是上帝，唯一的上帝——阿拉是黑人——阿拉是你的父亲！

姐妹乙 我父亲的名字不是什么阿拉。

黑兄弟 他的名字肯定不是托马斯·杰斐逊·琼斯。那是恶鬼的名字。

姐妹乙 恶鬼？

黑兄弟 就是白人。

姐妹甲 白人是恶鬼？

黑兄弟 是的，他是恶鬼。

姐妹乙 我想，恶鬼是红色的？

黑兄弟 不，姐妹，恶鬼是白色的——当他发疯的时候，他就变红啦。

姐妹甲 白人是恶鬼？

黑兄弟 是的，姐妹。

姐妹乙 我认为恶鬼是住在地下的。

黑兄弟 不，姐妹，恶鬼不在地底下——他在地上。

姐妹甲 他在什么地方？

黑兄弟 到处都有他，他住在白宫。

姐妹乙 总统住在白宫。

黑兄弟 恶鬼住在白宫。

姐妹甲 总统是个恶鬼吗？

黑兄弟 他是最大的——他是天字第一号的恶鬼！你的教师都是白人吗？

姐妹甲 我的教师是的——她的教师是有色人种。

黑兄弟 别说有色的——说：黑人。

姐妹甲 她的教师是黑人。我的教师是白人。

黑兄弟 你的教师是个恶鬼。

姐妹甲 她是恶鬼？我再也不上那个鬼学校去了。叭！

黑兄弟 杂货店老板是白人吗？

姐妹乙 是的。

姐妹甲 他是恶鬼！

黑兄弟 对。警察是白人吗？

姐妹甲 他是恶鬼。

黑兄弟 对！

姐妹乙 邮差是白人。

姐妹甲 他是恶鬼。

黑兄弟 对。现在你们把这些人都看成魔鬼了，好吧，你们听

着。

姐妹甲、乙 好。

黑兄弟 恶鬼住在哪儿？

姐妹甲、乙 住在白宫。

黑兄弟 对。阿拉是谁？

姐妹乙 我父亲。

黑兄弟 对。

姐妹乙 阿拉是黑人！

黑兄弟 不错！托马斯·杰斐逊·琼斯是一个恶鬼的名字。你的父亲不是恶鬼，对不对？

姐妹甲 对，我的父亲不是恶鬼——不要把我的父亲叫成恶鬼。

姐妹乙 我父亲是黑人。

黑兄弟 要为你是黑人而感到高兴，听见没有？

姐妹甲 听见了。

姐妹乙 黑人是最好的。

黑兄弟 上帝在哪儿？

姐妹甲 在天堂里。

黑兄弟 天堂在哪儿？

姐妹甲 在天的上面。

黑兄弟 那是白人的大谎话！

姐妹甲 那是我的主日学校教师——

黑兄弟 那是白人的一个大谎话。

姐妹乙 我妈妈也——

黑兄弟 那是白人的大谎话。姐妹们，天堂在地上！你们说：天堂在地上。

姐妹甲、乙 天堂在地上。

黑兄弟 说：白人的天堂就是黑人的地狱。

姐妹甲、乙 白人的天堂就是黑人的地狱。

黑兄弟 现在我要你们记住，天堂在地上，地狱也在地上——上帝在地上，魔鬼也在地上。记住！我们现在在地狱里，小妹妹们，你们知道吗？

姐妹甲 我们？

黑兄弟 对。在地狱里，你整天工作但得不到报酬。你父亲不是整天工作吗？

姐妹甲 是的。

黑兄弟 你父亲有钱吗？

姐妹乙 有时有。

黑兄弟 对了——在地狱里的人只是有时候有一点钱——多数时候他们什么也没有。在地狱里，人们日夜受苦，他们从来没有安稳的时刻。人们在地狱里总是生病和劳累。你妈妈和爸爸不是终日生病和劳累吗？

姐妹甲 是这样的。

黑兄弟 这就是地狱。你的爸爸一会儿下班回来，然后吃饭，看电视，睡觉。对不对？

姐妹甲 对。

黑兄弟 他在受地狱的苦。人们在地狱里终日挣扎，互相打骂。你妈妈和爸爸不就一直吵架吗？

姐妹甲 是的。

姐妹乙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

黑兄弟 我什么都知道，姐妹。阿拉是无所不知的。好吧，姐妹们，我得把字打完。你们说，你们走之前要不要听一个故事？

姐妹甲 要，给我们讲一个恶鬼的故事。

黑兄弟 不,我们没时间讲什么恶鬼的故事,姐妹——只要你们知道谁是恶鬼就好了,你们去告诉别的小朋友,谁是恶鬼——当你们看见恶鬼从街上走来,或者你们在电视上看到恶鬼的时候,就对别的小朋友讲,“看,恶鬼来了!那就是恶鬼。”怎么样?

姐妹甲、乙 行。

黑兄弟 这个故事是关于阿拉的孩子们的。有时我们迷路找不到家了,阿拉就会来找我们。从前,有一只黑鸟。(当黑兄弟开始讲故事的时候,三个舞蹈演员出现在戏台上。笛子的音乐。舞蹈演员表演黑兄弟讲的故事)黑鸟住在鸟笼里,鸟笼的门总是开着的,但是这只小鸟总是不愿出来。他在里面住了这么长时间,很喜欢这笼子。别的鸟时常飞到白房子里,恳请他出来,但是他不干。别的鸟都远飞到天堂的家里去,他们很悲伤,他们为那个喜爱笼子的迷路的兄弟感到心痛。“他太顽固啦,”别的鸟在飞到家里去的路上说,“但我们要把他弄出来,我们要把他弄出来……”他是一只好鸟。但是除了他的主人以外,谁也不会告诉他什么事情。他也会唱歌。当主人唱歌的时候,这小鸟就和着唱。主人所有的歌他都记熟了。他不爱唱鸟儿的歌。各个地方的人们都来看他玩把戏。主人训练这只小鸟学会了许多把戏,当人们到白房子里来观看的时候,他就表演。他是一只挺不错的供人玩赏的小鸟。他是这样的听话,所以他的主人总是把他的笼子门开着;主人知道这只小鸟已经忘记了什么是自由。“来吧,飞走吧,和我们一起享受自由,”别的鸟总是这样讲。但是这小鸟不想出去!“我喜欢蹲在鸟笼里,”他说。“你们这些鸟都是蠢蛋——从我这里滚开!!”一天又一天,这只黑鸟老是坐在笼子里对着镜子自我欣赏。“他是一

只多么美丽的黑鸟，”所有的观赏者都说。“不错，”主人说，“我有一只挺好的鸟。”但主人却对自己说，“这只小黑傻瓜玩玩把戏使我发了财，他笨得不会飞向自由——多么愚蠢的鸟！”主人用桌上的面包屑来喂他。小鸟是那样喜欢面包屑，别的什么都不吃，甚至别的鸟溜进主人的房子，给他吃一些黑人吃的食物，他也不吃。一天，主人的房子着火了。谁也不知火是怎么起的，连小黑鸟也不知道。主人拚命救火，但火太大了，于是他逃了出去，把小黑鸟丢在里面。火越烧越旺，但这小鸟还是坐在笼子里。也许他是在等候主人回来……。后来，一只十分友好的鸟突然飞进了正在燃烧的白房子。“黑鸟！”他喊道，“你不知道房子起火了吗？快——跟我一起飞走。”“不过我喜爱我的笼子，”黑鸟叫着说，“我要留在这里！”“你要被烧死了，”那只友好的鸟说着，跑进笼子，一把抓住黑鸟，飞出了正在燃烧的房子。“再见，”黑鸟飞过他的主人头上时呼喊道，他的主人在院子里叫喊着什么。“别了，主人，”小鸟再一次大声叫唤——他终于走上回家的路途了。（舞蹈演员下）

姐妹甲 噫——这个故事很好。

黑兄弟 是的，这是黑鸟的故事，姐妹们，你们都不愿做黑鸟，是吗？

姐妹甲 我决不做什么黑鸟！

姐妹乙 嘿，我也不——那只黑鸟太蠢啦！

黑兄弟 是的，他确实是愚蠢的。行了，我以后再给你们讲别的故事，现在我得把字打完。埃斯——萨拉姆——阿莱科姆。

姐妹甲 什么？

黑兄弟 埃斯——萨拉姆——阿莱科姆——意思是：祝你们平

安。你们讲：瓦——瓦莱科姆——萨拉姆。

姐妹甲乙 瓦——莱科姆——萨拉姆。（姐妹两人下）

黑兄弟 （作斋戒沐浴状，脸朝东方，背诵以下祈祷文）

以阿拉的名义，

仁爱的、慈善的真主，

阿拉是绝世仅有的上帝，永存的、自存的上帝，一切靠他而生存；困盹或是酣睡都不能压倒他，天堂和地上的一切都属于他。没有他的允诺，谁能向他求情？他熟知他们的前生后世，而他们对他的知识一无所知，除非他愿意告诉你；他的知识广阔，天上地下，无所不晓，而获得这么丰富的知识并不使他感到劳累，他是最高超的、最伟大的。

（林骧华译）



马尔科姆·爱克斯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美国黑人团体非洲裔美国人统一组织主席马尔科姆·爱克斯，在发表演说时被美帝国主义者杀害了，当时他只有三十九岁。

马尔科姆出生于美国密执安州的蓝辛。父亲是黑人牧师，因为宣传黑人解放的思想而被美帝国主义杀害；母亲是一位深受种族主义迫害的混血妇女。马尔科姆在美国最大的贫民窟——纽约黑人聚居区哈莱姆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在那里，他饱尝了失业、民族迫害和民族歧视的痛苦。由于他坚持反抗歧视和迫害，曾多次被捕入狱。

马尔科姆原是美国黑穆斯林运动的一个领袖。黑穆斯林是在美国黑人中颇具影响的一个黑人组织。它宣传黑人解放的思想，启发黑人的民族自豪感，主张在美国划出一个地区来建立黑人自己的国家。但它不主张拿起武器，也不允许黑穆斯林拿起武器。在这一点上，马尔科姆和黑穆斯林发生了分歧。马尔科姆认为，黑人“把脸转过去让人打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美国，“这是一个讲暴力的国家。四百年来，黑人一直是暴力的受害者。黑人应当保卫自己，反对他们施行的任何暴力。”一九六三年，因意见难以统一，马尔科姆离开了黑穆斯林运动。

一九六四年六月，他在纽约发起成立了一个新组织——非洲裔美国人统一组织。马尔科姆宣布，这个组织将不受宗教信

仰的限制,反对“非暴力主义”。这个组织的目标是“以一切必要手段”为非洲裔美国人赢得自由、正义、平等和尊严。而“一切必要手段”,就是马尔科姆在第二次非洲国家首脑会议(马尔科姆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上所说的:“以暴力对付暴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当时,正是美国约翰逊政府公布所谓“民权法”、欺骗广大黑人群众的时候。马尔科姆无情地揭露了“民权法”的虚伪,指出这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目的是“为了使它的种族主义行径免受非洲国家谴责”。“以暴力对付暴力”,正是马尔科姆对这种虚伪的“民权法”的最有力的回击。

马尔科姆·爱克斯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一九六四年五月,他在加纳阿克拉发表谈话,欢迎毛主席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发表的《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他说:“毛主席的声明正是我们美国黑人所需要的。我们欢迎他的声明和他代表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对我们斗争的支持。”马尔科姆·爱克斯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看作是“一九六四年最重大的事件”,“是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的一个重大贡献”。马尔科姆支持中国争取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斗争。他说:“既然联合国里没有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代表,它又怎能自诩是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呢?”“联合国必须改组”。

马尔科姆·爱克斯的斗争精神,特别是他“以暴力对付暴力”的革命思想,使美帝国主义当局和白人种族主义者把他看作眼中钉、肉中刺。他被诬为“恐怖分子”,并“经常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最后终于惨遭杀害。

但是,正如鲁迅所说:“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美国黑人运动并没有“被头挂退”,相反,一个马尔科姆倒下去,千万个马尔科姆站起来。马尔科姆的血没有白流。

(翟慧之)

詹姆斯·鲍德温

詹姆斯·鲍德温是美国有影响的黑人作家。一九二四年生于纽约哈莱姆区——黑人贫民窟的一个传教士家庭。一九四二年毕业于惠特·克林顿中学。鲍德温年轻时当过牧师,做过工,后来从事写作,曾多次获得各种文学奖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鲍德温侨居法国,后来曾数次回美,但长期在法国从事写作。

由于鲍德温生长在纽约哈莱姆区,从小就身受种族歧视的种种迫害,后来又同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马尔科姆·爱克斯、黑豹党领袖休伊·牛顿以及一些有名的黑人作家有过接触;亲身参加过某些争取民权的运动(如向华盛顿进军),耳闻目睹了美国各地种族歧视的情况以及美国政府残酷镇压黑人运动的法西斯暴行,尤其是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爱克斯的被害对他的震动较大,因此在他的作品中,特别是在他的论文中,对美国种族歧视作了一些揭露,对美国被压迫的黑人表示同情。

但由于鲍德温逐渐成为美国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资产阶级作家,他就不可能看清美国种族歧视的本质及根源,也始终不能认识“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这一真理。他把美国统治集团与广大黑人之间的尖锐阶级矛盾看成为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矛盾,对于美国黑人受到种族歧视又不分阶级地认为“我们美国人民”都有责任。有时,他甚至站在美国资产阶级立场上把受迫害的黑人称为“他们”。虽然随着美国政治、经济危机的增长,美国社会各种矛盾的日益激化,鲍德温有时也意识到黑人应该拿起武器,但并不赞成暴力革命。他说:“暴力革命远非我的意愿”,“因为我决不想看到一代人毁灭在街上”。而且他

长期侨居国外,远离国内阶级斗争的实际,还说什么作家不同于革命家。此外,鲍德温和美国其他资产阶级作家一样,在他的某些作品(如长篇小说)中描写了极其低级黄色的东西。

詹姆斯·鲍德温的主要著作有:

长篇小说

- 《向苍天呼吁》(1953)
- 《吉万尼的房间》(1956)
- 《另一个国度》(1962)
- 《告诉我,火车已开多久》(1968)
- 《假如比尔街能够讲话》(1974)

短篇小说

- 《去见他》(1965)

戏剧电影剧本

- 《黑人怨》(1964)
- 《教堂的前座》(1968)
- 《迷路前后》(1973)

论文集

- 《美国儿子的笔记》(1955)
- 《谁也不知道我的名字》(1961)
- 《下一次火灾》(1963)
- 《他的名字,在街上已不存留》(1973)

(闻 延)

《水 浒》在 外 国

二、美、英有关《水浒》的评论

美、英对《水浒》的研究和评论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了，但完整的七十回译本却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即美国人赛珍珠的译本《人皆兄弟》和英国人 J·H·杰克逊的译本《水浒》。

美、英的资产阶级学者对《水浒》的评论，就我们所能看到的材料，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

(一) 认为《水浒》表现了“愤懑的中国”，是一部鼓吹反叛和革命的书。如乔治·康德林说它“回响着粗暴的、威胁性的反叛之声”，“那种大胆的反叛精神，对正义的严正的、不可调和的追求得到了强烈的表现”。菲茨杰拉德说《水浒》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因为它“是一部鼓吹革命的书籍”。《水浒》的英译者杰克逊则认为《水浒》“是与社会不平作永恒斗争的一个缩影”。马吉尔则称道宋江是一个“革命者”。

(二) 认为《水浒》的基调是“孔夫子的道德观念、几百年的令人愤懑不平的苦难、受屈辱民族的抗议”；《水浒》所歌颂的英雄人物“不反皇帝、只反官府的倒行逆施”，所以他们既是“平民百姓反抗压迫的先锋”，又是“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的积极力量”。持这种观点的有美国人理查德·格雷格·欧文。

(三) 认为《水浒》描写的是“一个盗匪集团”。从而污蔑中

国人民并不是“热爱和平的民族”，而是“根本不把流血当作一回事”，喜欢“杀来杀去”。持这种观点的是美国反动文人赛珍珠。她介绍和研究《水浒》的目的是借评论《水浒》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并为了帮助美国统治阶级研究中国的“古老的战术”。因为她预见到“美国人也许有一天会在亚洲与这种战术相周旋”。

(四) 认为《水浒》的主要优点在于情节引人入胜和语言生动，以及表现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如英国人赖明等就把《水浒》叫做“惊险小说”。

现在我们将这些观点按作者分别列举于后。

1. 理查德·格雷格·欧文(美)

《水浒传》是由许多串连起来的故事汇编而成的。小说介绍了一百零八个主角，因性格和出身不同而各有个性。他们蔑视王法，反抗朝廷，先后投到芦荡环抱的山寨中藏身，相互扶持。小说先是描写这些主角如何各自被逼上梁山泊，后来则叙述他们成群结伙地袭击、抢劫富户并击败了派去征剿他们的官军。尽管梁山上的人员都是些不法之徒，但却自认为是不反皇帝、只反官府的倒行逆施的反叛者。他们的首领宋江，长久以来一直盼望着他们可以重新成为皇上的守法子民，有机会忠君报国。他们一帮终于被招安了，并编入官军。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与国内外敌人交战中立功赎罪。四次远征都高奏凯歌，但最后一次梁山的一伙人却伤亡过半。生还者再一次各奔东西，小说在悲剧的气氛中结束，因为朝廷上的阴谋家谋害宋江的奸计终于得逞了。

《一部中国小说的演变：〈水浒传〉》，第117页，
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

自从“杂剧”时代以来，《水浒》这一帮人就成为抗议腐败政府的象征，成为忠于道义原则（它经常触犯法律）的象征。这一帮人的这种观念及其意义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详尽的发挥，特别在描述迫使它的众多英雄人物落草为寇的环境方面。……但这部小说大大超过了过去的作品：它把这些人描写为命运注定的、负有开创多数人反对少数人斗争的任务，那少数人依靠滥用特权和权力把多数人束缚为奴隶。

同上书，第45页。

在《宣和遗事》和《宋江三十六人赞》中，他们（指梁山泊头领——注）都是以一般强盗的身份出现，这些人之所以出众，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机智、义气以及他们反抗官军讨伐的成功；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只不过是些逃犯而已。在杂剧中，他们则都是带着飘扬在忠义堂上的旗帜所公开宣称的“替天行道”的使命而现身于舞台上。“替天行道”意味着什么，可以从他们只杀贪官、不杀孝子节妇的好名声中得到说明。换句话说，他们已摇身一变成为英雄人物，成为平民百姓反抗压迫的先锋，成为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的积极力量。孔夫子的道德观念、几百年的令人愤懑不平的苦难、受屈辱民族的抗议，组成了贯串于整部《水浒》的基调，并进而说明了《水浒》能在中国人民群众中间长期盛行不衰的原因。

同上书，第38页。

2. 查尔斯·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英)

《水浒》的优点和令人感兴趣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它的风格和语言。它叙述了宋江及其一百零八个伙伴(原文如此——注)

的冒险经历和业绩。故事情节一回又一回地逐步展开，告诉我们这些人怎样一个个地“落草”（即做强盗），加入扎寨于梁山泊的盗匪集团。整部书以盗贼为英雄，他们是勇敢、忠义而高尚的人，而宋朝的官吏、大臣和皇亲国戚却都无一例外地被描写成卑劣的压迫者、恶棍和无可救药的懦夫。

因此，《水浒》是一部鼓吹革命的书籍。这样，明朝和后来的清朝政府对这部书颇感头痛也就不足为奇了。书中的绿林好汉无一不是由于官吏和朝廷的贪赃枉法而被逼落草的。他们都是一些正派人，在蒙受无可容忍的冤枉之前，头脑中从未出现过犯罪的念头。但是他们一旦成为亡命之徒，就向贪官污吏报仇雪恨。他们很容易地战胜了这些贪官污吏和怯懦的官兵。……

……

……另外，《水浒》提供的生活图景比之《三国》更为平易近人。在《三国》中，主要人物都是些掌大权的帝王将相，作者在写他们时也尽量忠于史实。而《水浒》的作者却没有这方面的限制。宋江虽然也是历史人物，但却是一个虚构的形象。这样，作者才可能根据想象赋予他以各种品质。他的追随者是一般的老百姓，有些简直就是乡巴佬，其余的有退役的军官、小官吏或小地主。

《中国文化简史》，第508—509页，克雷塞特出版社，伦敦，1954年。

3. 赛珍珠（美）

但是，在中国也有军阀。就象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一样，中国也有那些天性喜爱当兵的人。

这种人同他们意气相投的人聚在一起，组成盗匪集团或地方军队。对立的集团之间常常发生战斗，但一般只限制在较小

的地区进行，不涉及其他区域。政府军一直试图担任警察角色，控制这些集团，可是成效不大。在某些盗匪集团中英雄崇拜十分盛行，它们的领袖往往是英雄式人物，是劫富济贫的罗宾汉。中国的伟大的小说《水浒传》，写的就是这样一个盗匪集团。

《我所看到的中国》，第189页，约翰·台公司，
纽约，1970年。

在保卫中国的战争中，传统的军队几乎毫无用处。只有精通游击战术的革命军队，一边发动人民，一边从敌后进行骚扰，才起了较大的作用。毛泽东长期以来就是以这种战术来训练自己的。这是一种古老的战术，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传》第一次对这种战术作了描写。三十年代初期，我曾译过这部小说，用的英文译名是《人皆兄弟》。当时，我预见到我们美国人也许有一天会在亚洲与这种战术相周旋，事实也确是如此。

同上书，第298页。

《水浒传》尽管近代的版本上都标明作者为施耐庵，实际上不是出于一个人的手笔。这部伟大的、结构完整的小说是由关于宋朝一伙盗匪的一些故事发展而来的。那些盗匪原来占据的巢穴在山东仍然存在，或者至少到最近以前一直存在着。我们西历十三世纪这个时期，在中国是十分可悲而很不正常的。在徽宗皇帝统治下，中国日渐腐败混乱。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当没有人出来纠正这种状况时，这些正义的强盗就站出来了。

《中国小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在
斯德哥尔摩瑞典科学院所作的接受诺贝尔
文学奖金讲演》，第42页，约翰·台公司，
纽约，1939年。

这部小说(指《水浒》——注)历尽一切终于流传下来了。在中国目前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它具有一种新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已经重印了他们自己的版本，由一个有名的共产党人写了序，把它作为中国的第一部共产主义文学重新发行。没有时间局限性证明了这部小说的伟大。在今天和在许多朝代以前看来，它都是一样的真实。中国人民——和尚和名妓、商人和文人、贤妇和恶妇、老年和青年、甚至顽童——仍然在书中活跃着。唯一缺少的人物是在西方受教育的、手里拿着哲学博士文凭的当代学者。

同上书，第44—45页。

我有意把进一步对《水浒传》的论述留在最后，因为在这三部小说中(指《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注)，《水浒传》在今天最受读者欢迎。据说它是由一个自称施耐庵的人写的，尽管没有人知道施耐庵为何许人。

简单说来，故事写的是一帮扎寨于山东省山中的强盗，……贯穿整部书的是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经历，他们由于社会上的各种不公正与不平等现象而成了逃犯，被迫落草，其中有些人这样做完全是违背了自己的意愿的。……

……

……这些人物遭到生活的各种折磨，然后碰在一起，成为一批亡命之徒，向社会宣战。

在当今这些革命的日子里，当共产主义如此深入地影响着中国青年人的思想的时候，这部书就获得了新的意义。书的作者在他自己的序言中说道，他写这部书并没有什么严肃的意图。他说，他只不过是是在友人告别后的夜晚或孤寂无聊的雨天为了自娱而写书解闷罢了。他说，这部书纯粹是为了娱乐读者，并

无寓意，也不是什么巨著。对他来说，写书已成为一种习惯，一种已经习惯了的消遣。……

《东方、西方和小说——早期中国小说的源流》，第36—37页，中国华文学校，1932年。

有一个激进分子用笔名为这部书写了一篇新的序言，他十分严肃地把整部书看作是一篇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论文。

同上书，第38页。

只要读一读《三国》、《水浒》这类书籍，就将永远打消那种认为中国人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的看法。他们这个民族根本不把流血当作一回事。正如一位老学者说过的那样：“严格说来，这两部书写的只不过是杀来杀去。”另一位中国学者说：“我们中国人最赞赏的就是杰出的打仗才能。”……

同上书，第39页。

对于这部中国最著名的小说之一《水浒传》的翻译，译者并不自认为是学者研究的结果，不想作详细的说明和考证。老实说，我译这部小说并无学术上的兴趣，只是感到原书的写作和故事都非常精采，欣赏之外，别无其他目的。……

当然，英文书名不是汉文书名的翻译，这个汉文书名简直无法译出。……因此我主观地选择了孔夫子的一句名言作为英译本的书名，这个译名在内容和含义上表达了这一伙主持正义的强盗的精神。

……《水浒传》的故事，取材于十三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时期，当时在宋徽宗皇帝的统治下，宋朝正日益衰败混乱。故

事的情节关系到一百零八人，其中三十六人是主角，七十二人是配角。这些人由于贪赃枉法的官吏、政府的压迫以及万恶的社会情况等种种原因，被迫逃到一个处在水泊中四周有芦苇荡的高山上。这座山位于山东省，高高地耸立在云雾之中，水道蜿蜒曲折，便于埋伏和出击。这些亡命者集合在这里，组成一个复杂的集团，不仅在作战方面，而且在行为和礼节上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严格的法制。有足够的根据可以相信这故事是以历史为依据的，这三十六个强盗头子生于北宋末年，曾横行于中国中部，反抗官兵。他们从不骚扰老百姓，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声誉，其威名远播四方，世代相传。在故事中常常讲到他们这些人的勇敢，对穷苦人和被压迫者表示同情，对为富不仁的财主和残暴的统治者十分愤恨，虽然他们自己从不否认是强盗和国家的反叛者。……

……

今天，中国最新和最激进的政党——共产党把《水浒传》拿过来，发行了一个版本并由一位共产党的领导人写了一篇前言，他称《水浒》是中国第一部共产主义的文学作品，对今天同对当时写作时的那个时代同样适用。

没有比这更好的证据说明这部小说的生命力，尽管时间过去了几百年，它还是伟大的，充满了人道主义的精神。

《人皆兄弟》序言，纽约，约翰·台公司，
1933年。

4. 费正清（美）

……燕京大学和北平几所大的国立大学里的知识分子，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精神，打起背包，参加游击队。他们生活在自

然环境中,接近老百姓,仿效中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好汉,在援助被蹂躏的人民的正义事业中和忠诚的同志一起英勇奋斗,正象中国的形象化小说《水浒传》中有名的英雄好汉一样(《水浒传》由赛珍珠译成英文,改名《人皆兄弟》)。

《美国与中国》,第272页,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1年,第三版。

5. L·卡林顿·古德里奇(美)

……这个流浪汉体的故事(指《水浒》——注)讲的是十二世纪时的一帮强盗,他们从位于山东群山里的巢穴出动,打击那些维护法治与秩序的势力,为他们在社会上所受的冤屈报仇雪耻。

《中国人民简史》,第210页,英国,乔治·
艾伦和昂温公司,第一版1948年,第二版
1957年。

6. 赖明(英)

乙·惊险小说:《人皆兄弟》

南宋末年(原文如此——注),民间流传的一些话本是关于宋江(《人皆兄弟》一书的主角)及其一伙三十五个盗匪的故事。当时的一位学者和画家龚圣与写了《三十六人赞》,在前言中说道:“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学者们之所以赞赏这伙盗匪,似乎是因为契丹和金正不断威胁着宋朝的安全,他们希望有象宋江那样的人起而对付外族的威胁和侵略。

周密在龚圣与所著《三十六人赞》的跋中写道：“此皆群盗之靡耳。圣与既各为之赞，又从而序论之，何哉？太史序游侠而进奸雄，不免异世之讥；然其首著胜、广于列传，且为项籍作本纪，其意亦深矣！识者当自能辨之云。”陈胜、吴广和项羽都是造秦王朝反的人。这三个人都失败了，尽管项羽一度曾是国中之最强大者。周密说龚圣与正在做过去司马迁做的事，他的意思是说，假如宋江等人成功的话，他们将无异于过去一些朝代的皇帝。鉴于当时宋朝已经灭亡这个事实，很可能周密在写此文时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击退外族的入侵。毫无疑问，这种表达自己观点的方法十分隐晦曲折，但是，在蒙古人已经统治国家的情况下，影射反抗也只能隐晦曲折了。

流传的关于宋江的故事源自《宋史》和《侯蒙传》的下列段落：

“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侯蒙上书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江才必有大过人者……不若赦之，使讨方腊以自赎。’”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宋宣和遗事》中说宋江由张叔夜劝降，后来征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

……不过，这本小说最流行的版本还是金圣叹编订的这一种，因为金在文字方面进一步加了工。在他那个时代，人们对于盗匪并不十分同情，他们对于盗匪太了解了。金的版本删去了后三十回，更集中在宋江的故事上，以梁山泊一百零八人被嵇叔夜俘获杀死的梦作为结局，这样，他的版本深受人们喜爱，变得如此流行，以致在过去的三百年中，小说的其他版本均被遗忘了。

《水浒》实际上由一连串的小故事组成，小说中的一百零八个好汉都由于环境所逼当了梁山泊的盗匪。它情节丰富，颇象当代的惊险小说或美国的“西部小说”。除李逵、鲁智深和武松之外，人物刻划得并不好。许多人物进入小说显然只是为了凑满三十六个天罡星和七十二个地煞星。其他有些是老套头的人物，例如吴用和公孙胜。首领晁盖这个人物写得毫无生气。甚至宋江为何在同伙中得孚众望也从未很好地解释过。但是尽管它有缺点，包括一些地名上的错误，书中故事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中国人特别喜爱武松、鲁智深和李逵出场的那些章节，这三个直爽、鲁莽的人往往单凭体力来应付局面。

《中国文学史》，第 291—294 页，伦敦，1964 年。

7. J·H·杰克逊(英)

……“《水浒》是贯串世界人类历史人心不能征服的又一个证明，它是人性反抗不平的又一例证。官僚的任人唯亲和昏庸阻塞了正义的道路，人民只有被迫成为流寇。这是与社会不平作永恒斗争的一个缩影，它在一切国家里都会发生，不论东方还是西方。”

《水浒》英译本编者前言，商务印书馆，1937 年。

8. 弗兰克·N·马吉尔(美)

宋江——译名“及时雨”，众头领之首，在团结许多盗党中起了主要作用。他是一个抄写小吏和诗人，受天神启示，成为

其他一百零七个好汉的首领。他之成为首领，一部分是由于他的勇敢的业绩、题在墙上的革命诗词和他的孝道。虽然他向那些和他敌对的头领报仇雪恨，但他不象别的不敬神的强盗那样杀人成性。

《文学作品人名词典》，第26页，哈珀和罗公司，1963年。

李逵——诨名“黑旋风”，秉性温和而又暴烈。是众头领中最忠诚者，同时也是复仇心理最强烈的一个，曾杀死一个冒充强盗的敌探。在某些方面他是温和的，他坚持要把上了年纪的母亲接上山寨，可是老虎的袭击使他的老母丧生。他十分悲痛，英勇地杀死了一窝老虎。由于他的直率的性格，他给他的首领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麻烦。他常常打抱不平，并援救他的朋友柴进。

同上书，第26页。

9. 亚历山大·怀利(英)

……比起《三国志》来，《水浒》对军事方面的描写要少得多，但《水浒》更为深入地在各个方面描写了中国的生活。《水浒》的情节极度分散，由于作者的生动描写使作品大为生色，但这些都由作者精心编写的故事却很少有事实根据。……

《中国文学札记》，第162页，上海，1867年第一版；北京，法文书店，1963年重新发行。

10. 詹姆士·罗伯特·海托华(美)

用地道的口头语言写成的《水浒传》，说的是十二世纪初一伙强盗的业绩。其中有些人物是历史上的真人，故事发生的地点(山东)在地理上也有精确的依据。

小说中讲述的事件源出民间流传的故事。在情节和主题方面，小说表现了前后不连贯的现象，这可能是由于作者试图将原先的传说和后来与之有矛盾的传说揉合在一起的缘故。有人认为，小说中至少包含了两组故事：一组集中写在山东的一伙强盗的活动，另一组则叙述在山西的一伙强盗的活动。小说并未由于它的不连贯而受到严重的削弱，因为它以生动的故事情节而不是以人物的性格刻划来引人入胜；小说的统一性是通过将全部故事纳入一个框框而取得的。目前的七十回本是由清初的金圣叹(1610?——1661)根据一种或几种更长的版本编纂而成。

《中国文学的主题》，第104页，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

11. 赫伯特·艾伦·贾尔斯(英)

……《水浒》中有些故事非常可笑，其价值是深入地描写了中国的风土人情。……

《水浒》所用语言，近似口语，但文风生动、形象，从而赢得了高于其真正价值的地位。

《中国文学史》，第281页，伦敦，1900年。

12. 乔治·康德林(英)

《水浒》使我们又回到象《三国演义》那样的小说，但格调较低。它叙述人物多于讲说历史。文风奇特、粗俗、直截了当、生动、热烈，每一个字都象雕刻刀可怕的一划。如果你有温文尔雅的中国人缺乏表现力的想法，读一读这本书吧。这里有山巅上采石夫的粗壮的力量，他能深深劈进岩石的中心。野蛮、粗暴、诚挚，象但丁那样的作家也不能写得比它更简洁、更生动。就其力量的粗壮、残忍、阴暗的性质来说，它有如久经风霜的悬崖，中国没有任何其他作品可以和它媲美，其他的任何语言也没有一部作品能够超过它。它全是图画，是一种尖锐的、粗犷的大师的笔触，所有的画面都是剪影。

从一个方面看，这部作品和《三国演义》恰恰相反。《三国演义》中响彻了忠义的号角声，《水浒》却回响着粗暴的、威胁性的反叛之声。它表现了盾牌的可怕的另一面——愤懑的中国。……那种大胆的反叛精神，对正义的严正的、不可调和的追求得到了强烈的表现。……这部作品虽然笼罩着威胁和阴沉的情绪，但它是一个强有力的心灵的作品。书中的男男女女虽然象命运之神一样肆无忌惮、大胆无礼、严酷无情，但是他们讲义气、勇于抗争。他们并不属于微笑的、温和的、有人情味的类型，他们是可怕的，是山洞魔窟中的生物。由于它的主题，这是一部禁书。但是在中国，如果你想得到它，这是算不了什么障碍的。

《中国小说》，第29—30页，芝加哥公共法庭
出版公司，1898年。

(复旦大学外语系现代英语研究小组汇编)

(未完待续)